

Inches  
Centimetres  
**TIP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pfen Company, 2007



吉安府志卷十七

學校志

府學校  
校廬  
陵泰和學校

蓮花廳學

府學校



宋吉州學在城西南隅慶歷四年郡守李寬建郡人歐陽

修記

記云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入

書以對

人問治天下其要幾何伏願首言此非愚臣所

能及惟

陛下所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勤農

桑責吏

課舉賢材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

官之員

然後海隅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有學嗚呼

盛矣學

然王政之本也古者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

記曰國

有學術有本也古者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

大備之

制也宋興蓋入十有四年而於天下之學始克大

立豈非

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

之日臣

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爲知州事殿中

吉安府志

卷十七

學校志

萬二千工而人以為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三十二  
萬三千五百而人以為多學有堂講有筵有藏書之  
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闕耀而人  
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盛美退而予世家於吉而  
濫位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  
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於人者漸故善教人者以  
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而人於人者漸故善教人者以  
不倦之勤須遲久之功至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也  
後為學之績及於州縣之吏不得久於職而躬親教化  
故李侯之績及於州縣之吏不得久於職而躬親教化  
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  
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入於其里而可為公卿問  
於其俗而昏喪飲食皆中禮節其羸老者壯者代其負荷  
於道路然後樂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者壯者代其負荷  
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  
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  
成也刻辭於石而宣和間徙東南向紹興二十八年郡  
立諸其廡以俟

守魏安行重建教授廳安福王庭珪記淳熙十五年郡

守朱希顏重建南向廬陵周必大記

之學故南嚮也郡人蕭序辰轉輸本道與其守方時可  
規徙東方據依弗安徒取城之門相直耳學之次舍一  
礎盡易吉之人雖未嘗為士者無不議其非也昔之以  
科目起者眾矣今不幸而劣於舊吉之人又曰此東嚮  
之咎也夫仕有顯晦未可知其學之東嚮果能為之歟而  
夫子顏孟不得正位則失之民相勸以成蓋自宣和之  
文謀所以正之令既出而學始復南嚮其役之大費之多  
已距濶熙之戊申而學之難無以異也願有以記之  
復而從舊與創而為新之難無以異也願有以記之  
聞慶歷中詔天下立學是時吉學之成最早有以記之  
最盛而他郡猶未充盡如詔學制亦隨弛熙寧以後至  
於宣和天子始屢垂意置教授員立提舉官分常平以  
儲廩食行三舍貢士而罷科舉下州遠障無不有學而  
以訓啟學者不可復加矣吏於斯時不推明道術之極至  
向哉夫豈以學校美其嚮以致非議重煩後來之改作  
於悠久而苟務興役以爲新奇可喜之政而然歟昔文  
翁興蜀郡之學蜀人由是以僻陋自恥其文化之不可  
承至今蓋文翁之故宮猶有存者然則夫自孔子沒而  
滅雖土木之不可恃者亦賴以承也夫自孔子沒而

大義分裂豪傑之士迭出講貫罕有得其統紀而學道之興廢亦隨世不同互計勝負苟務於蹇淺而精力不能獨造於深微役其外之可慕而忽其內之可樂喜於其始之以學校為政而弗便於其終之以禮義成俗也名日隆而實不究之患也則是學也雖幸而復南嚮矣焉能保異日之不重變乎况舍其學之邪正而即仕宦之多寡以論學之得失哉余家於吉三世矣追觀前人立朝多名公卿臨大節則忠義挺挺而居於鄉者又皆能以文行自施未嘗不嘆人性之善而思來者之嗣音也故因朱君之請而併著之以相與期夫遠者大者賈慶二年郡守趙汝愚修大成殿文學掾劉漢弼請於郡守趙希仁趙汝愚復建藏書閣吉水楊萬里記記云學學有閣閣有書自本朝慶歷三年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始也學之成歐陽文忠公為之記極盛大備壯偉一閣耀棟宇凡七而閣與居一焉於今二百餘年蠻舍後一再徙所謂壯偉閣耀者非其舊閣不復存幸書存焉耳有書無閣書將焉儲儲之直舍直舍豈書度哉書弗度是輕其書輕其書有書猶無書也然則書之輕重閣之有無繫不繫邪寶慶二年會稽劉君漢弼為郡文學掾偕諸生請於郡曰學之舊書有如九經則後唐長興

後周廣順所刻印之帙也諸經諸史則本朝京師國子監中胡公之貽也大江之西郡十有一書亦悉萃則今兵部所資舍州疇資郡可之於是前使君趙侯希仁與之米五百今使君趙侯汝愚與券緡五百永新張大夫治亦俾工師致大木焉營度斯決財用斯發直舍斯撤新閣斯傑扁榜斯揭華堂斯設燕處斯列復舊觀之烈經始於丙戌之冬落成於丁亥之夏裝舊書悉叢於閣貯以四皮第以甲乙丙丁藏焉閣郡咸喜視寶慶猶慶歷然視二趙侯猶李侯然漢弼以書諗某曰子為我記之某不敢以未學固陋辭則為之言曰閣之未復君子固其憂也閣之既復書之既藏君子猶有憂也君子何憂也蓋閣易爾書為難書易爾讀為難書藏焉閣奠焉顧不美歟雖然為書謀不若為人謀繼自今後學者居是學登是閣啟是度讀是書朝於斯夕於斯讀經則探聖賢之本原讀史則知歷代之治忽讀諸子百家則擬文章之英華絲書而心絲心而身絲身而國而天下致君澤民盛德大業皆書之用也至此則閣焉可也弗閣焉何則書即人人即書大哉書乎

元元貞天德間時有修葺滕升記至正三年總管高志

重修廬陵劉詵記

新略云今天子在昨務欲以教化作

學校甚盛意也至正三年秋燕山高侯志自懷慶移守

廬陵既下車祇承德命以學校為先務凡所以育材成

化者朝夕究心焉先是廬陵後學多事章句記誦之習

或經旨未明躬行未粹者有之公進而誨之曰為學之

道讀書明義理修身積實踐之以為正人君子之歸若

飾文華微利達非聖賢意也乃與職訓者講論為學之

次第使入歲入小學十五人大學者皆卓然為古人之

規程絲是士洗濯琢磨始彬彬然知慕三代之風他日

又進其老宿而謂之曰朝廷養貧寒老病之士亦謂其

有道有學耳若但以年無擇於市井執技有過不為

士所齒者豈上意哉絲是士稍自引退而老宿無不

知廉恥者先是廟學禮儀是士稍自引退而老宿無不

設禮生禮公曰本末一貫奈何舉體遺用哉革禮生而

而不知禮公曰本末一貫奈何舉體遺用哉革禮生而

謂之曰汝曹能知禮始可大用今惟事刀筆殉薄利特

民之蠹也使之胡望聽講與諸生相問難選其才者以

次升縣州府吏之胡望聽講與諸生相問難選其才者以

士不以吏自限先是廟學錢糧雖多府曹專役始知進為

之科州縣則吏胥移易侵貸上下表裏為弊歲不給用

公革府曹專任者責舊通嚴新徵而倉廩以實講堂舊

扁振文公復取三代立學大義增揭明倫二字其前作

廬陵學道者朝夕究心焉先是廬陵後學多事章句記誦之習

或經旨未明躬行未粹者有之公進而誨之曰為學之

道讀書明義理修身積實踐之以為正人君子之歸若

飾文華微利達非聖賢意也乃與職訓者講論為學之

次第使入歲入小學十五人大學者皆卓然為古人之

規程絲是士洗濯琢磨始彬彬然知慕三代之風他日

又進其老宿而謂之曰朝廷養貧寒老病之士亦謂其

有道有學耳若但以年無擇於市井執技有過不為

士所齒者豈上意哉絲是士稍自引退而老宿無不

知廉恥者先是廟學禮儀是士稍自引退而老宿無不

設禮生禮公曰本末一貫奈何舉體遺用哉革禮生而

而不知禮公曰本末一貫奈何舉體遺用哉革禮生而

謂之曰汝曹能知禮始可大用今惟事刀筆殉薄利特

民之蠹也使之胡望聽講與諸生相問難選其才者以

次升縣州府吏之胡望聽講與諸生相問難選其才者以

士不以吏自限先是廟學錢糧雖多府曹專役始知進為

之科州縣則吏胥移易侵貸上下表裏為弊歲不給用

公革府曹專任者責舊通嚴新徵而倉廩以實講堂舊

扁振文公復取三代立學大義增揭明倫二字其前作

宮牆修杏壇新儀門立課習飲膳定規著於石使後之

典教化者恪有所守絲是深山窮谷之士多峩纓鼓篋

而來若徐膝淮揚江浙廣海暨色目公卿之子弟為員

積百二十有奇至正四年應鄉試者五十有奇君子謂

廬陵學道者道德明秀之盛自朱慶歷歐陽公作記以來

殆未始過此若漢唐則必無也夫所謂興學棟宇之高

明戶庭之夷厥其小者也人繪句下筆如春濤瑞錦學

勉其大者也博聞強記稀章繪句下筆如春濤瑞錦學

之末也少者日勉於孝弟禮節長者日修乎仁義忠信

以進乎修己治人之方則學之本也公之興學不徒事

其小末而務其大本非知道者未易與言也於是

教授李柱與多士謀書公之美俾詵述其辭焉

明洪武間知府莫已知朱仲智相繼修宣德九年知府

陳本深修郡人李楨記成化安治間知府虞忠張銳顧

福張瀆相繼增修嘉靖間教授黃大廉清學基

國朝順治十五年知府李興元修廟學建明倫堂自為

學校志

學校志

學校志

學校志

學校志

學校志

學校志

學校志

學校志

記略云吉以理學奧區士有準繩進取無躐等苦師  
 以漸亦其勢然也十數年來先務綏輯後及講肄雖為之  
 倫堂則久無寸朽可仍守臣以五載待罪白鷺書院幸  
 興復矣頃賴直指許公觀察趙公環視宮牆商度營繕  
 慨然捐助予亦未敢辭而卒成之不徵力役於民釐金  
 錢於士而堂已垂成崇高深廣各中度謬謂守臣勞績  
 然守臣亦何與焉第稽諸故事宜伐片石以載歲月不  
 村固陋以茲諸吉士曰惟吉有學肇宋慶歷而倫常根  
 諸天性有宋之五忠一節元之杜環蕭燧翁明之名公  
 鉅卿理學大儒及靖難死事諸公諫大禮排權相忤逆  
 瑞殉國變者雖更僕未易悉無非因倫常之明乃克有  
 其建樹是以今日為師帥者無不任其倡明為子弟  
 者不可不謹其踐履舍親義序別信別無倫理舍格致  
 誠正修別無學問自多士萃止之地標表之區尚其猛  
 措之則茲明倫堂為垂三不朽如諸  
 省進修立德功言垂三不朽如諸  
 先達斯無負守臣期待之倦倦云  
 康熙三年知府郭景  
 昌捐修二十七年知府湯修楨捐修二十八年知府羅  
 京竣工三十三年知府強致中修五十四年署知府李

宏璐修雍正三年知府吳銓修廟學建崇聖祠學使沈

翼機記 記略云吉州學在城之西南宋慶歷四年殿中  
 之記閱百餘年而圯郡伯趙公汝愚補葺正殿券縉五  
 百復修藏書閣於新矣大成殿屹然在中前有兩廡有  
 令相繼學日即於新矣大成殿屹然在中前有兩廡有  
 櫺星門後有明倫堂有文昌宮有啟聖祠郡人士薰其  
 德而善良焉自兵燹後頽敗零落以至棟宇墻垣門壁  
 不中程式啟聖祠亦卑陋而不容於拜跪矣余視學按  
 臨慨然有古今祠廟亦卑陋而不容於拜跪矣余視學按  
 吳君之力也其工以萬餘計其費以千餘計皆起而獨  
 任之擴其垣墉華其棖榭創建崇聖祠分饗四子之先  
 高曠宏敞與廟堂等命司訓蕭璋紳士龍嘉德等勦其  
 事始於乙巳之夏竣於丙午之春十閱月而告成吉人  
 士因是而奮起焉望夫子之堂而恍然於天地之所以  
 配古今之所以富入聖人之室則智者之五世以前並  
 美百官之所以為仁賢之所在觀於大聖人之五世以前並  
 者之所配以諸大賢之所在觀於大聖人之五世以前並  
 列明禮配以諸大賢之所在觀於大聖人之五世以前並  
 響親之微意矣又况觀鄉賢而思道德瞻名宦而迺功  
 勳感忠節而興慨慕吉郡之英賢豪傑必且方興而未

宏璐修雍正三年知府吳銓修廟學建崇聖祠學使沈  
 翼機記 記略云吉州學在城之西南宋慶歷四年殿中  
 之記閱百餘年而圯郡伯趙公汝愚補葺正殿券縉五  
 百復修藏書閣於新矣大成殿屹然在中前有兩廡有  
 令相繼學日即於新矣大成殿屹然在中前有兩廡有  
 櫺星門後有明倫堂有文昌宮有啟聖祠郡人士薰其  
 德而善良焉自兵燹後頽敗零落以至棟宇墻垣門壁  
 不中程式啟聖祠亦卑陋而不容於拜跪矣余視學按  
 臨慨然有古今祠廟亦卑陋而不容於拜跪矣余視學按  
 吳君之力也其工以萬餘計其費以千餘計皆起而獨  
 任之擴其垣墉華其棖榭創建崇聖祠分饗四子之先  
 高曠宏敞與廟堂等命司訓蕭璋紳士龍嘉德等勦其  
 事始於乙巳之夏竣於丙午之春十閱月而告成吉人  
 士因是而奮起焉望夫子之堂而恍然於天地之所以  
 配古今之所以富入聖人之室則智者之五世以前並  
 美百官之所以為仁賢之所在觀於大聖人之五世以前並  
 者之所配以諸大賢之所在觀於大聖人之五世以前並  
 列明禮配以諸大賢之所在觀於大聖人之五世以前並  
 響親之微意矣又况觀鄉賢而思道德瞻名宦而迺功  
 勳感忠節而興慨慕吉郡之英賢豪傑必且方興而未

有艾也余樂於視學之暇執筆而為十三年知府徐亨  
之記時雍正四年歲在丙午春月而為十三年知府徐亨  
時重修自為記

廊廡圯敗從祀木主參錯紛如退輒惕然不自寧今年  
正月用捐薄俸以失之九邑之長暨合郡紳士咸欣然  
樂助不介而孚爰屬同官董其事於三月二十六日經  
始凡大成殿崇聖祠櫺星門明倫堂東西二廡木植之  
朽者易之瓦甃之壞者新之塗暨丹雘繕宇葺垣毋廢  
舊規毋侈浮觀其木主譌謬殘缺者亦皆次第完繕閱  
五月而竣計費銀二百九十兩有奇錢四十八千九  
百有奇考碑記前都守吳公於雍正三年倡捐修葺所  
費視今數倍未及十稔輒已頽敗所冀司鐸之員勤謹  
董事則署廬陵縣事臨江府通判裴君玉麟本府教授  
陳君九韶訓導薛君理鳩工則府照磨陳啟謨監督則  
生員劉聲掄宋光裕

鄒鉉例得借書於左  
乾隆十三年知府張照乘改建學

宮易正南原向為東南向學使林枝春記  
不有學所以萃天下英才而教之以率性由道也人性  
皆善而教之有方則人知由道人知由道則賢才出而

天下治必然之理也乾隆戊辰余視學江右至吉安謁  
廟學規制巍峩堂構整肅既講學明倫堂以次登降周  
歷則見王祠賢廡奎閣星門莫不簷楹輝映丹堊維新  
涖任初見學宮規制卑隘親為文序其原委檄十屬人  
士協力鼎建吉之士知興建之非偶莫不樂輸恐後  
不一年間厥功遂以告成郡人士請記其事余惟宋慶  
歷問知吉州事李寬建新學歐陽公學記謂吉之人士  
當歌詠李侯之績於不衰余之法嘉許張太守猶歐公志  
也願余觀歐公所云教學之法於於人性者則非以人  
性本善故耶人性本善即倫叙之所有者教之故教以  
孝弟忠信以立其本而後叙倫叙而於人才之節以禮和以  
樂則風化成人矣學校者風化之性皆由基人才之所從出  
古之聖人盡已性以盡人物之性皆由基人才之所從出  
隆之世尚思不負以聖天子尊賢育才盛心以紹休  
前人吾知張太守振興之功當與李侯並垂不朽抑太  
責復重鑄歐記於石以示不忘所自學使者有教學之  
安府學宋宣和間徙向東南南瀆熙十五年知州朱晞顏  
重建南向今易南向為東南南瀆熙十五年知州朱晞顏  
符不知慶歷與瀆熙時學宮皆向南也前守移建時有  
府學掾吏彭世隆者竊記舊係坐北向南大成殿門闕

皆善而教之有方則人知由道人知由道則賢才出而

皆善而教之有方則人知由道人知由道則賢才出而

皆善而教之有方則人知由道人知由道則賢才出而

外掘土發石得古方圖中有貯水數小井清冽如新注  
 又見有舊省牲石臺在今泮池右厥向皆南與通志南  
 向之說適相合特跋  
 此以存古基向址  
 三十年郡人捐輸請改建儒學正

門擴明倫堂左址崇高學門知府李源委訓導鍾建光

成之三十二年崇聖祠圯知府李源率教授周嗣紱訓

導鍾建光勸輸修建督學金牲捐貲相其成三十八年

知府盧崧捐增祭器樂器教習樂舞三十九年大成殿

前梁圯知府盧崧修之兩廡大成門名宦鄉賢祠加以

丹漆泮池增石改砌繕治資牆及道德二坊釐正名宦

祠位次自為記記云吉州始立學記之者州人歐陽子

學之成他日又嘆樂舞投器之禮缺略不行而釋奠徒

文具也旨哉古大儒之因學以立教乎夫釋奠於先聖

先師必大合樂學祀孔子以定一宗至隆以大成之稱

尤取諸樂為舉似焉然則合樂祀學尤典禮之重者是

鳥可懈弛衰越相沿飾於故事已哉乾隆三十八年癸

巳初夏崧來視郡事祇謁廟學詢儒官禮器所在具以

殘缺告春秋二祭曲奏于舞又習樂律舞節於是秋入

增補祭樂器考取脩生如額教習樂律舞節於

月丁祭器數儀制整齊肅穆歌行舞列和洽雍容無失

禮焉然如瞻榭廟貌雖崇而正殿柱梁兩廡廊階泮

橋欄檻及道德二坊名宦鄉賢二祠皆有待於修葺夏

午春允郡人士修志之請因得備放郡學建置源流諸

六官而告之曰古帝王之於樂也尚已始孟以大成

之集擬孔子元大德間用隆廟號明代即以後世又設

原夫廟之用樂也漢章帝以六代樂祀闕里後我朝

外掘土發石得古方圖中有貯水數小井清冽如新注  
 又見有舊省牲石臺在今泮池右厥向皆南與通志南  
 向之說適相合特跋  
 此以存古基向址  
 三十年郡人捐輸請改建儒學正

門擴明倫堂左址崇高學門知府李源委訓導鍾建光

成之三十二年崇聖祠圯知府李源率教授周嗣紱訓

導鍾建光勸輸修建督學金牲捐貲相其成三十八年

知府盧崧捐增祭器樂器教習樂舞三十九年大成殿

前梁圯知府盧崧修之兩廡大成門名宦鄉賢祠加以

丹漆泮池增石改砌繕治資牆及道德二坊釐正名宦

祠位次自為記記云吉州始立學記之者州人歐陽子

學之成他日又嘆樂舞投器之禮缺略不行而釋奠徒

文具也旨哉古大儒之因學以立教乎夫釋奠於先聖

先師必大合樂學祀孔子以定一宗至隆以大成之稱

尤取諸樂為舉似焉然則合樂祀學尤典禮之重者是

鳥可懈弛衰越相沿飾於故事已哉乾隆三十八年癸

巳初夏崧來視郡事祇謁廟學詢儒官禮器所在具以

殘缺告春秋二祭曲奏于舞又習樂律舞節於

增補祭樂器考取脩生如額教習樂律舞節於

月丁祭器數儀制整齊肅穆歌行舞列和洽雍容無失

禮焉然如瞻榭廟貌雖崇而正殿柱梁兩廡廊階泮

橋欄檻及道德二坊名宦鄉賢二祠皆有待於修葺夏

午春允郡人士修志之請因得備放郡學建置源流諸

六官而告之曰古帝王之於樂也尚已始孟以大成

之集擬孔子元大德間用隆廟號明代即以後世又設

原夫廟之用樂也漢章帝以六代樂祀闕里後我朝

吉安府志

卷十七

府學校

六

故且聽觀於堂上下之間擊拊歌合止有節焉俯仰  
 屈伸綴兆疾徐升降上下周旋褻襲有文焉於金聲玉  
 振見大成之樂所以成於終始條理見大成之聖所以  
 至如人本可與言樂矣如是亦可與言學矣此孔子所  
 在成人也由成以學於集大成而後禮樂之量何涯矣  
 諸生也誦法歐陽子之文當有成之感於歐陽子之  
 求學聖人誦法歐陽子之文當有成之感於歐陽子之  
 焉立於禮成於樂以庶幾聖人之可學而至其亦心嚮  
 國家造士於人之具也諸生勉乎哉謹卽以此記學  
 成之嘉慶五年知府張衍齡改建學宮易東南向爲西南  
 向復閉東南向興賢門開西南向魁聚門知府武鴻記  
 記云嘉慶八年春撫軍秦芝亭中丞陞辭來江奏及  
 江西民風好皇帝曰且係詩禮之邦洋洋聖謨嘉獎此邦  
 之地何其欣喜愛惜至於此耶郡洋江上游水接章  
 人士何其欣喜愛惜至於此耶郡洋江上游水接章  
 貢青螺白鷺帶其左天華眞君諸山環其右山川鍾毓  
 人物俊偉素爲歐陽文忠公卽已思詠其遺愛且謂士  
 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其後名賢輩起節義文章炳

如日星建學之效如此宜歐陽文忠之思詠於不置也  
 鳴蒞任之初正值郡學改建百堵皆作築登登而前馮  
 臺廡坊池各極美善學之前鑿城垣爲門向以丑未顏  
 曰魁聚登樓一望四面水光山色屏列如畫下接長橋  
 夾以石欄跨濠以達於路濠水環注四時不涸所謂外  
 泮也學之東偏鑿井以便民汲名曰東井凡此規模程  
 度良材堅斲積工若干計費若干備載各屬簿檔茲姑  
 不贅初學之議修也嘉慶元年丙辰郡人以舊學傾圮  
 思復宋時西舊向封閉與賢門起復原門未果越五  
 年庚申前守緡陽張公衍齡蒞任有原任廣東陽春縣  
 令廬陵劉子揚與各屬紳士集議改建以爲城門卽學  
 門昔年學向異城門遂因而向異今學向未城門亦宜  
 照學向議定以請張公緡陽可之郡人於是歡呼載道  
 贊恐後遂卜吉於六年二月鳩工興建嗣張緡陽謝病  
 去士民扳轅阻道尸祝不絕如昔之頌李侯云嗚呼  
 是劉以觀此邦民情矣今各段工竣已久而各屬董事  
 碧成劉巡等請余記其事乎秋學丁率諸生入廟行禮  
 禮成進諸生而告之曰尹子有言學諸生入廟行禮  
 天地並列三才其責甚重荀子云通天地人曰儒通天  
 地而不通人曰伎學校者儒所自出人道莫重於倫故

儒以明倫為本自來處為鉅儒出為名臣未有不由乎此者吉之名賢後先叠起文忠所謂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者今豈必異於古所云耶昔文信國公謁鄉賢祠作而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此其為儒何如夫如是而後可以踐形人道立而學乃成用以仰副聖天子欣喜愛惜之至意與邦人士踴躍爭先之雅懷余忝一郡之長亦得繼美李侯而鑄於石道光五年冬知榮施焉諸生勉乎哉遂書此而鑄於石

**府銘息重興樂舞廬陵邱曰韶捐置祭器樂舞器并舞**

**生膳貲十九年廬陵王德孚捐修大成殿知府戈其邁**

記云學宮之建古庠序之遺也所為明倫講學崇師名吉郡學大成殿距嘉慶庚申改修後瞬四十年余奉府主簿王君德孚率其子姪捐貲重修鳩工庀材首大月歲事而殿之恢宏壯麗視昔有加南闈舊建樓其上今以與學宮相望特增高之肖魁星像供樓之上層並門外石橋整使完好西齋學署旁隙地建

居室廳事以至庖湍皆具則於學宮所應有而未有者顧使之無乎不有美哉備矣初王聖暨四配十二哲神牌暫奉明倫堂至是議復舊位或曰肩輿或曰昇亭嗣以先師嘗乘車謂宜輦車載主於是承修者定議製車其車高幾及丈方廣稱之雕檻朱輪衣以錦幟中為高坐安神牌前轅絆匹繪以備率輓製成誼吉余與同城僚屬先期齋戒屆期朝衣冠詣明倫堂行禮畢請神牌奉安車中自堂至殿凡歷數門門內外置承輪木版纂以櫻檀扶輪者余先之知縣以下各官及王君德孚副焉執綬者王君子姪先之預祀兩學諸生副焉樂既作推輓而前聲隆隆然與鐘鼓之音相聞當是時觀者如堵人無問婦孺咸奔走駭汗翹首跂足儼乎至聖之憑軾而來臨也及殿而止而自輿而龕恭奉神牌於座祀事具備與釋奠略同卒度罔有愆儀禮成而退嗚呼盛矣以聖人之德之大侔天地而而樂其親忠臣之媚其君哉願人心悅服之誠如孝子之而此其親忠臣之媚其君併力殫思無少愆惜以爲不如此不足將敬慕之私忱盡觀感之極致而俯仰若有憾焉者則所係夫性情風化者大矣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固與君親等也學宮頽敗不為繕治奚以安先聖之靈而慰士庶之望今自正殿以次諸工堅甃良材刻期而就士瞻棖棟之巍仲祀事藉以修明即朔望行香俾都人士瞻棖棟之巍

煥依道德之落籬益得習禮容而敦儒素且學使者三年之問一再按考謁廟而深仰止退而講學問業與多士揖讓於其間觀覽所周罔有不治其必曰地治而後可以治人大成殿治而後可以圖末學宮之地學人根本之所在也大成殿治而後可以圖末學宮之地學人根本之齋舍治而後可以圖末學宮之地學人根本之意矣諸應奎垣亦煥乎文明之象也蓋一學宮治而後有當於計工二百四十日共無用錢一萬有五百緡施財則慷慨無矜意在事則始終無惰容其子姪之用命亦皆懃懃懇懇勉勉赴工趨承恐後嗚呼若王君德孚者可以勸矣學官乃以碑文請於余余謂紳民急公之舉例得申紀其事為士大夫風宜咸豐元年承新尹作樞修崇聖祠又修雙忠詞詳府廟祀案自嘉慶五年改十年廬陵彭大忻率弟姪建大成殿教授署又建昭忠祠修雙知府曾省三記泰和嚴楷修靈星門會記云同治元年康移守吉州時廬陵在籍比部彭君世芳以叔父道街大忻獨力捐修府學宮之大成殿及丹墀石砌於閏八

月大工告成計用銀一萬五千八百兩有奇又重修雙忠祠創建雙忠書院二楹從姪世德建昭忠祠祀吉郡殉難文武官弁今已一律竣事計用三千五百四十餘兩凡共用銀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兩有奇本年春大忻以積勞病故其弟知府銜大怡自粵東寄論大忻之子編修世昌昆仲曰此次捐建各工我仲季往來函商原為學校起見其毋以邀叙上請世芳爰據情申報乞詔豐四年後疊經兵燹惟遺沙礫咸豐九年郡學宮自咸詠以大成殿頹圮甚非所尊聖人隆祀典慨然為興復計又以民力艱難特重其舉獨彭君大忻不惜重資鳩工庀材躬親監督雖嚴寒暑不稍輟凡三載有餘卒巍煥如舊得以妥安夫子之靈而此邦人士瞻仰高堅咸憬然於詩書之澤禮讓之教而未可以一日而忘雖其秉質愚柔亦不敢妄自菲薄自外於聖天子與學勸士之善意則彭君是舉其有裨於文教者豈淺鮮哉省三少時讀吉州學記謂治之盛衰視學之興廢又謂教學之法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豈以夫子之道莫如文忠文山整菴一峯諸歟吉郡文章節義大儒名臣如文忠文山整菴一峯諸歟抑學術之相承固有淵源歟方今文運聿新雖頻年

用武而士不廢學豈不以夫子之教充周淪浹於人心  
 有不容已者歟特惜前太守曾公力圖興復未及觀厥  
 成而彭君大忻力致其成又未得與諸子弟同親釋菜  
 之典獨省三以渺渺之躬與諸寮吏紳民等相與觀禮  
 於崇楹廣殿之間咨嗟嘆美於彭君之有功聖教宜其  
 子姓之蒸蒸日上而尤望此邦人士有所觀感興起蔚  
 為國家棟樑菁莪之盛同治二年萬安嚴詳修大成  
 為之俯仰低徊者如此

坊泮池永新汪思泮修崇聖祠三年蓮花廳劉運宇修  
 府學頭門永豐縣修明倫堂安福縣修尊經閣龍泉縣  
 修東西廡名宦鄉賢祠吉水修文昌宮詳府廟祀七年廬陵彭怡怡  
 堂捐置祭器樂器八年泰和劉作龍捐修靈星門十一  
 年永寧縣修訓導署十二年廬陵彭怡怡堂增置舞器  
 縣紳籌費教習佾舞

廟學祀典源流

漢高祖過魯以大牢祀孔子平帝追謚孔子褒成宣尼  
 公光武始建太學明帝始幸辟雍章帝東巡作六代之  
 樂和帝更謚為褒尊侯靈帝繪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兩漢致祭皆於闕里曹魏正始間始命太常於辟雍行  
 釋奠禮東晉成帝始親釋奠劉宋元嘉中牲牢祭器悉  
 用上公禮樂設軒懸舞用六佾元魏改謚孔子為文聖  
 尼父始詔立宣尼廟勅有司享薦北齊文帝制春秋二  
 仲及每月朔行禮後周封孔子鄒國公隋文帝贈孔子  
 先師尼父詔州縣學以春秋二仲上丁日釋奠此稱先  
 師行丁祭之始唐太宗升孔子為先聖詔州縣皆立廟  
 元宗追封孔子文宣王設塑像南向坐宋太祖詔祀文

宣王立十六戟於廟間真宗增諡元聖復改至聖徽宗  
增立二十四戟如王者之制御書大成殿名於辟雍高  
宗詔祭孔子稱大祀釋奠止於大成門外入廟步行元  
世祖詔春秋二丁執事者穿公服自此丁祭皆用朝服  
成宗大德十一年制加孔子曰大成遂定廟號明太祖  
四年更定祭器品物犢一羊一豕一鹿首一邊豆各十  
登一鉶一簋籩各二酒罇三爵三用登歌堂上堂下之  
樂舞用六佾十五年大學成去塑像設木主十七年敕  
郡縣每月朔望詣學行香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  
下各如式製造嘉靖九年用張璁議改大成至聖文宣  
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始詔天下盡去塑像設立木主

國朝順治二年加諡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  
仍改諡至聖先師孔子康熙二十六年直省各學舞用  
六佾樂舞生各八十六人雍正二年頒樂器祭器圖式  
三年避聖諱加卍作邱五年至聖誕辰八月二十七日  
直省各官致齋一日乾隆二年國子監聖廟改用黃瓦  
頒樂器及頒祭器悉仿古制一體更正五年增直省樂  
舞生共一百二十八人丁祭俱用藍衫雀頂八年頒樂  
章祭文於直省  
配享從祀源流

漢明帝東巡至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曹魏文帝祀  
孔子以顏回配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

爲先師唐太宗復以顏回配左邱明以下二十二人竝  
令配享高宗始以曾參與顏回竝配元宗爲塑像詔顏  
回曾參像宜坐宋神宗始以孟子配食文廟又增荀况  
揚雄韓愈三人從祀理宗淳祐元年詔加周敦頤張載  
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竝從祀孔子廟庭景定二年加  
張栻呂祖謙二人竝從祀度宗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  
孔伋孟軻竝配孔廟四配遂定又升顥孫師於十哲列  
邵雍司馬光從祀元仁宗以許衡從祀孔子廟文宗加  
封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會參鄒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  
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年冬進祀董仲舒明英宗正  
統二年以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吳澄從祀孝宗宏治八

年始以楊時從祀世宗嘉靖九年考正祀典定四配爲  
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闕損  
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顥孫師東  
西兩廡祀澹臺滅明以下六十二人稱先賢左邱明以  
下二十二人稱先儒去重祀者一人申黨卽申枏又罷  
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  
王弼杜預吳澄十二人增祀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  
九淵五人而以蘧瑗林放鄭眾盧植鄭康成伏虔范甯  
七人各祀於其鄉穆宗隆慶五年以薛瑄從祀神宗萬  
歷間以羅從彥李侗王守仁胡居仁陳獻章從祀 國  
朝康熙五十一年升朱子於十哲位東哲卜子之下五

十四年以范仲淹從祀雍正二年復祀遷瑗林放秦冉  
 顏何鄭康成范甯六人增祀縣置牧皮樂正克公都子  
 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焯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  
 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澠羅欽順蔡清陸隴其共二十人  
 乾隆二年復吳澄從祀三年升有子於十哲移朱子於  
 西哲顧孫子之下東哲卜子下位有子道光六年以陸  
 費呂坤從祀八年以孫奇逢從祀二十三年以文天祥  
 從祀二十九年以謝良佐從祀咸豐元年以李綱從祀  
 二年以韓琦從祀三年以公明儀從祀七年以公孫僑  
 從祀九年以陸秀夫從祀十年以曹端從祀同治二年  
 以毛亨呂柟方孝孺從祀七年以袁燮從祀十年以張

履祥從祀

大成殿康熙二十四年欽奉

御書萬世師表額

雍正四年欽奉

御書生民未有額

乾隆元年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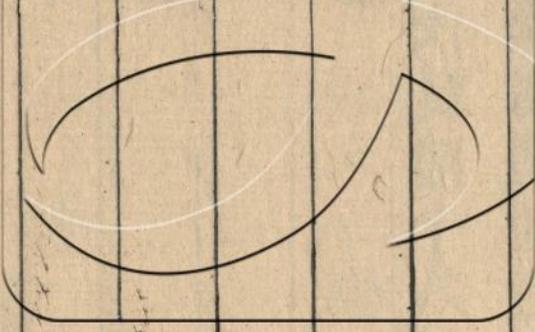
御書與天地參額

嘉慶元年欽奉

御書聖集大成額

道光元年欽奉

御書聖協時中額



咸豐元年欽奉

御書德齊疇載額

同治元年欽奉

御書聖神天縱額

雍正二年頒定位次乾隆十八年禮部核改同治二年禮部詳議覈定序次奏請通行

正殿

至聖先師孔子

東配

復聖顏子

述聖子思子

西配

宗聖曾子

亞聖孟子

以上配位宋以前稱封爵元至順元年皆贈公明嘉靖九年改稱聖國朝因之

東哲

閔子損

冉子雍

端木子賜

仲子由

卜子商

有子若

西哲

冉子耕

宰子予

冉子求

言子偃

顓孫子師

朱子熹

以上哲位宋以前稱爵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東萊子國朝因之有子朱子升列哲位從一例

吉安府志

卷十七

學校志

十五

東廡先賢 同治二年 移定位次

公孫倫 林放 原憲 南宮适 商瞿

漆雕開 司馬耕 梁鱣 冉孺 伯處

冉季 漆雕徒父 漆雕哆 公西赤 任不齊

公良孺 公肩定 鄒單 罕父黑 榮旂

左人郢 鄭國 原亢 廉潔 叔仲會

公輿如 邦巽 陳亢 琴張 步叔乘

秦非 顏喲 顏何 縣亶 牧皮

樂正克 萬章 周敦頤 程顥 邵雍

西廡先賢

邊瑗 澹滅明 宓不齊 公冶長 公皙哀

高柴 樊須 商澤 巫馬施 顏辛

曹卹 公孫龍 秦商 顏高 壤駟赤

石作蜀 公夏首 后處 奚容蒧 顏祖

句井疆 秦祖 縣成 公句茲 燕伋

樂欬 狄黑 孔忠 公西蒧 顏之僕

施之常 申枏 左邱明 秦冉 公明儀

公都子 公孫丑 張載 程顥

以上先賢位宋以前皆稱爵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某子周張程邵五子嘉靖時稱先賢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在七十子之下漢唐諸儒之上國朝俱稱先賢不稱子

東廡先儒

公羊高 伏勝 毛亨 孔安國 后蒼

鄭康成 范甯 陸贄 范仲淹 歐陽修

司馬光 謝良佐 羅從彥 李綱 張栻

陸九淵 陳淳 眞德秀 何基 文天祥

趙復 金履祥 陳澧 方孝孺 薛瑄

胡居仁 羅欽順 呂柟 劉宗周 孫奇逢

張履祥 陸隴其

西廡先儒

穀梁赤 高堂生 董仲舒 毛萇 杜子春

諸葛亮 王通 韓愈 胡瑗 韓琦

楊時 尹焞 胡安國 李侗 呂祖謙

袁燮 黃榦 蔡沈 魏了翁 王柏

陸秀夫 許衡 吳澄 許謙 曹端

陳獻章 蔡清 王守仁 呂坤 黃道周

湯斌

以上先儒位明嘉靖以前稱封爵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某子國朝稱先儒不稱子

木主定式

先師位高二尺三寸七分濶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濶七

寸厚三寸朱地金書 東西配位高一尺五寸濶三寸

二分厚五分座高四寸濶六寸厚二寸八分 東西哲

位高一尺四寸濶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濶

四寸厚二寸 東西廡位先賢木主式皆與東西哲同

先儒木主高一尺三寸四分濶二寸三分厚四分座高

二寸三分濶四寸厚二寸

禮器 乾隆二年  
做古更正

聖殿正壇

瓷爵三 白 錫登一 錫劍二 錫簋二 錫簋二 竹

邊十 木豆十 酒罇一 犧罇一 以下做  
古新增 象罇一

山罇一 壺罇一 著罇一 罍罇一 大罇一 銅

龍杓一 繡龍桌六 俎盤連桌 木祝版二 以下  
另置 銅

毛血盆二 錫盥盆二 錫毛沙池二 瓷毛血碟十

六 鐵療爐二 木高照二 木燭臺二十五 瓷香

爐十五 銅杓八 供桌二 綢圍八 桌圍十八

案爵登銅簋簋雍正二年頒行圖式皆沿明舊代以瓷  
器乾隆二年悉做古制一體更正惟爵皆用瓷登銅簋

簋概用錫酒罇仍用銅增  
犧罇等七罇並用精鐵

祭品 據闕里  
志編

帛一 白色每段各長一丈八  
尺旁織禮神制帛四字 牛一 俎 羊一 俎 豕一 俎 酒

三 爵 大羹一 登 和羹二 銅黍一 簋 稷一 簋 稻一 簋 梁一

籩 形鹽一 邊 藟魚一 棗一 栗一 榛一 菱一

芡一 鹿脯一 白餅一 黑餅一 形鹽以下至黑餅  
共十皆以竹邊盛

之 韭菹一 豆 芹菹一 笋菹一 箐菹一 醢醢一

魚醢一 兔醢一 鹿醢一 脾肝一 豚胎一 以下  
至豚胎共十皆  
以木豆盛之

四配每位各一壇每壇應設

帛一 簋 羊一 俎 豕一 俎 瓷爵三 酒 錫劍一 和 錫簋二 黍

帛一 簋 羊一 俎 豕一 俎 瓷爵三 酒 錫劍一 和 錫簋二 黍

錫簋二稻 竹籩八形鹽 蕘魚鹿脯 棗 木豆八

韭菹 芹菹 笋菹 菁菹 鹿醢 銅酒罇一

東西哲東西各二壇今東西共二壇 每壇應設

帛二同 羊一 瓷爵三 酒 錫劔一和 錫簋一 黍 錫簋

一稷 竹籩四形鹽 栗 鹿脯 木豆四菁菹 芹菹 兔菹

東西廡每四位一壇今東西各總一壇 每壇應設

帛一 羊每廡十二龕共三少 銅爵四 錫簋一 錫

簋一 竹籩四 木豆四籩簋邊豆所薦

案東西哲位暨東西兩廡向未用少牢惟用豕首豕肉

乾隆十八年癸酉經內閣會典館奏准十二哲東西各

豕首一盤每位豕肉一盤兩廡先賢先儒一百二十七

位東西各豕首六盤每位豕肉一盤陳設處皆沿前明

之舊今十二哲東西各改少牢一案兩廡各改少牢三

案又十二哲每位帛一東西共籩二兩廡各增香帛

陳設正壇依次分列帛一爵三列於神位前爵前列登

登左右列銅簋簋列登銅前簋東簋西籩豆列簋簋左

右前各分三行籩左豆右籩豆前為俎為香案餘俱照

式陳設

樂器

麾幡二用紅緞八尺兩面繪金龍一繪 琴六 瑟二

編磬十六共一架 特磬一 編鐘十六共一架 特鐘一

搏拊二 應鼓一 鼙鼓一 門鼓一 祝一 敔

一 笙六 洞簫六 龍笛六 篴二 鳳簫二 塤

二 笏版六 鼓架五以下外 鼓傘一 琴桌六

舞器

旌節二 朱竿龍首啣五色線九節舞長執之為綴兆疾徐行立進止之則以導舞 三眼翟三

十六 龍頭籥三十六 千二 戚二 孔雀尾羽六

十 雉雞尾羽三十六

樂舞生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令直省府州縣衛春秋二丁致祭舞用六佾選樂舞生八十六名乾隆五年庚申令直省府州縣揀選通曉音律嫻於佾舞之人召募樂舞生一百二十八名專心演習

歌生

歌生六人各執笏版立堂上歌八音

樂章

春祭夾鐘為宮倍應鐘起調

迎神 昭平之章

大 伏 哉 佻 孔 佻 子 伍 先 佻 覺 佻 先 伍 知 佻 與 佻 天 佻 地

佻 參 伍 萬 佻 世 佻 之 佻 師 伍 祥 伍 徵 佻 麟 佻 紱 佻 韻 佻

佻 答 佻 金 佻 絲 佻 日 佻 月 佻 旣 佻 揭 佻 乾 佻 坤 佻 清 佻 夷

初獻 宣平之章

予 佻 懷 佻 明 佻 德 伍 玉 佻 振 佻 金 佻 聲 佻 生 佻 民 佻 未

佻 有 伍 展 佻 也 佻 大 伍 成 佻 俎 伍 豆 佻 千 佻 古 伍 春 佻

秋 佻 上 伍 丁 佻 清 佻 酒 佻 旣 佻 載 佻 其 佻 香 佻 始 佻 升

亞獻 秩平之章

式伏禮伏莫伏愆伍升伍堂伍再伏獻伏響伍協伍鼗

髦伏鏞伏誠伍孚伍壘伍獻伏肅伍肅伍雍伏雍伏譽伏

髦伏斯伍彦伏禮伍陶伍樂伏淑伏相伍觀伏而伏善

終獻 叙平之章

自伏古伏在伍昔伏先伍民伍有伏侏伏皮伍弁伍祭

侏伏菜伏於伍論伍斯伏樂伏惟伍天伍牖伏民伍惟伏

聖伍時伏若伏彝伍倫伍攸伍叙伏至伍今伍木伏鐸

伏伏先伏師伏有伏言伍祭伏則伍受伏福伍四伏海伏鬯

先伏宮伍疇伏敢伏不伏肅伏禮伍成伍告伏徹伍毋伏

疏伏毋伏瀆伏樂伍所伍自伏生伏中伍原伏有伏菽

徹饌 懿平之章

送神 德平之章

鳧伏釋伏我伏我伍洙伍泗伏洋伏洋伏景伍行伍行

伍伍止伏流伏澤伏無伍疆伍聿伍昭伍祀伏事伏祀伏

事伍孔伏明伏化伏我伍蒸伏民伍育伏我伏膠伏庠

伏伏秋祭南呂為宮仲呂起調

學校志

二十一

二十一

迎神 昭平之章

大伏哉伏孔伏子伏先伏覺伏先伏知伏仕伏與伏天伏仕伏地

參伏萬伏世伏之伏師伏祥伏徵伏麟伏絳伏韻伏

答伏金伏絲伏日伏月伏旣伏揭伏乾伏坤伏清伏夷

初獻 宣平之章

予伏懷伏九伏明伏仕伏德伏玉伏振伏九伏金伏聲伏仕伏民伏九伏未

有伏展伏九伏也伏仕伏大伏成伏仕伏姐伏豆伏仕伏千伏仕伏古伏仕伏春伏

秋伏仕伏上伏仕伏丁伏仕伏清伏仕伏酒伏旣伏九伏載伏仕伏其伏仕伏香伏仕伏始伏仕伏升

亞獻 秩平之章

式伏禮伏九伏莫伏仕伏愆伏升伏仕伏堂伏再伏仕伏九伏獻伏仕伏響伏仕伏協伏仕伏鼗

九伏鏞伏仕伏誠伏仕伏孚伏仕伏壘伏仕伏廡伏仕伏肅伏仕伏肅伏仕伏雍伏仕伏雍伏仕伏譽伏仕伏譽伏

髦伏仕伏斯伏仕伏彥伏仕伏禮伏仕伏陶伏仕伏樂伏仕伏淑伏仕伏相伏仕伏觀伏仕伏而伏仕伏善

終獻 叙平之章

自伏仕伏古伏仕伏在伏仕伏昔伏仕伏先伏仕伏民伏仕伏有伏仕伏九伏仕伏作伏仕伏皮伏仕伏弁伏仕伏祭

九伏菜伏仕伏於伏仕伏論伏仕伏斯伏仕伏樂伏仕伏九伏仕伏惟伏仕伏天伏仕伏牖伏仕伏民伏仕伏惟伏仕伏九

聖伏仕伏時伏仕伏若伏仕伏彝伏仕伏倫伏仕伏攸伏仕伏叙伏仕伏至伏仕伏今伏仕伏木伏仕伏鐸

徹饌 懿平之章

先伏仕伏師伏仕伏九伏仕伏有伏仕伏仕伏言伏仕伏祭伏仕伏則伏仕伏受伏仕伏福伏仕伏四伏仕伏九伏仕伏海伏仕伏覺

吉安府志

卷十七

府學校

學校志

伏宮伏疇九敢伏不九肅伏禮伏成伏告伏徹伏毋九  
 疏仕毋九瀆伏樂伏所伏自九生伏中伏原仕有九菽  
 伏

### 送神 德平之章

鳧伏繹九峩仕峩伏洙伏泗伏洋九洋仕景伏行伏行

伏止伏流九澤仕無伏疆仕聿伏昭伏祀九事伏祀伏

伏事伏孔九明仕化伏我伏蒸伏民伏育九我仕膠九庠

### 舞法

### 第一成 初獻 宣平之舞

予正立羽懷身作向內勢內足勾後百轉明正立兩手  
籥植  
籥植

如十德正立籥植近肩玉  
 字轉向西兩手金正西身微  
 面出羽籥斜交民內向籥斜未並立向內  
 兩足並籥植也外推內身大向身微  
 倒指內少垂籥植也外推內身大向身微  
 正立籥平舉籥植也外推內身大向身微  
 過肩羽植籥植也外推內身大向身微  
 兩手推向外籥植也外推內身大向身微  
 羽籥並植籥植也外推內身大向身微  
 籥下垂右手籥植也外推內身大向身微  
 伸出羽植籥植也外推內身大向身微  
 植過肩羽平籥植也外推內身大向身微  
 額交如十字籥植也外推內身大向身微  
 羽籥清內向兩足並酒身俯  
 籥上清內向兩足並酒身俯  
 籥平衡內向兩足並酒身俯  
 斜指東載居中植籥上籥  
 正面左足虛立籥始籥如十字  
 籥衡膝上籥始籥如十字

### 第二成 亞獻 秩平之舞

式正手並面身微蹲兩禮豐內向內足虛立莫微外向身微俯面  
 指外植愈內向起內足兩手升如正立羽植堂後正兩手高舉斜  
 羽植再身並推向外羽籥植獻身如十字羽籥面兩上響正立  
 斜交協正內趾虛立羽籥並植進前鼓正面籥向兩上響正立  
 向交下正面身向內籥植進前鼓正面籥向兩上響正立  
 斜交協正內趾虛立羽籥並植進前鼓正面籥向兩上響正立  
 植鋪正立籥植東誠身俯向西植側向東植虛立籥植並  
 正高舉左植足戲平額交籥植過肩羽十東植虛立籥植並  
 肅俯身偏外植起雍出正立兩手並植伸肅內向籥斜指十字  
 籥平舉右手如起雍出正立兩手並植伸肅內向籥斜指十字  
 微伸中植髮正立左手伸肅內向籥斜指十字  
 籥居禮身微向東籥平植近左肩斯兩正高舉籥植並  
 羽衡籥下禮身微向東籥平植近左肩斯兩正高舉籥植並  
 向東籥身微向東籥平植近左肩斯兩正高舉籥植並  
 並植樂籥倚肩羽平指西進前高舉籥身作向西勢兩手  
 相正立觀仰面內兩足而高舉籥身作向西勢兩手  
 籥斜交觀仰面內兩足而高舉籥身作向西勢兩手

仰向內抱內膝羽  
 籥斜交如十字

第三成 終獻 叙平之舞

自正立籥下古並向外身俯兩足在正面向內身微蹲兩手昔  
 外向起植先左正右籥如十字於前籥西身俯左足進  
 足羽籥植進前左正右籥如十字於前籥西身俯左足進  
 身俯右足植進前左正右籥如十字於前籥西身俯左足進  
 籥下垂羽植進前左正右籥如十字於前籥西身俯左足進  
 弁正面上屈右足植進前左正右籥如十字於前籥西身俯左足進  
 羽籥於內籥兩手相並論正舉惟籥正偏左如十字羽天思  
 植地於內籥兩手相並論正舉惟籥正偏左如十字羽天思  
 身俯起內籥兩手相並論正舉惟籥正偏左如十字羽天思  
 籥衡斜羽植樂斜正立籥下垂惟籥正偏左如十字羽天思  
 屈左足右足植樂斜正立籥下垂惟籥正偏左如十字羽天思  
 籥下垂右足植樂斜正立籥下垂惟籥正偏左如十字羽天思  
 肩惟正立籥平舉過右正立惟籥正偏左如十字羽天思  
 正立身俯羽高舉聖指外籥平植如十字時外籥平植如十字  
 籥如十字俯羽高舉聖指外籥平植如十字時外籥平植如十字

羽叙正立兩手相至正面屈左足今正面屈雙足木  
植交羽籥並植至羽籥如十字今平衡羽植居右木  
足羽籥植鐸籥如十字

釋奠先期儀注

釋奠釋菜皆廟中祭名身訓置謂置牲幣之物設饌奏

樂以致祭釋菜止設菜以祭不用犧牲不奏樂每歲春

秋二祭用仲月上丁日

崇聖祠在大成殿後案宋真宗祥符二年始封聖考為齊

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啟聖王明世宗嘉靖九年

改封啟聖公十年別建啟聖祠春秋祭祀以顏無繇曾

點孔鯉孟孫激左右配享俱稱先賢以程珦朱松蔡元

定兩廡從祀俱稱先儒二十二年以先儒周輔成從祀

國朝雍正元年改啟聖祠為崇聖祠追封孔子以上

五代竝為王魯二年以先儒張迪從祀定神牌位次乾

隆二年崇聖祠改用綠瓦十年定朔望行香禮咸豐七

年以孔孟皮配享

正位

肇聖王木金父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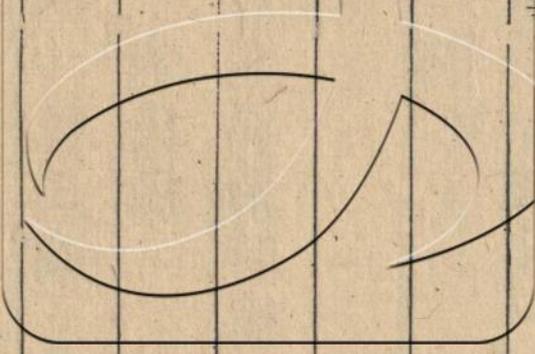
裕聖王祈父公

詒聖王防叔公

昌聖王伯夏公

啟聖王叔梁公

配位



東配先賢孔氏孟皮 顏氏無繇 孔氏鯉

西配先賢曾氏皙 孟孫氏激

東廡先儒周氏輔成 程氏珦 蔡氏元定

西廡先儒張氏迪 朱氏松

以上先賢先儒位明嘉靖時稱先賢某氏先儒某氏

國朝因之

正位五壇祭品 乾隆二年增定

每一壇帛一 長丈八尺 羊一 組 豕一 組 白瓷爵三 酒 錫罏一

和錫簋二 黍 錫簋二 稻 竹籩八 形鹽 蕘魚 麥

艾 菹 木豆八 韭菹 笋菹 芹菹 菁菹 鹿脯 兔醢 鹿醢 魚醢

配位東西各一壇

帛二 長同 少牢一 銅爵三 酒 錫簋一 黍 錫簋一 稷 竹

籩四 形鹽 栗 木豆四 菁菹 芹菹 魚醢

兩廡東西各一壇

祭器祭物皆同配位乾隆十八年奉准崇聖祠內四配

各改用少牢一案每歲春秋二仲月上丁日正祀之先

四鼓致祭用鼓吹齋戒印帛省牲宰牲俱同正祀儀正

獻官一員分獻官四員

名宦祠在學宮門左祀孫輔以後七十四人乾隆三十九

年知府盧崧重修祠宇釐正祀位署廬陵知縣伍魁孝

記云宦非務為名也古人守官無赫赫名實至則名記自歸之若史漢立循吏傳志家亦仿之紀其實也至功令設學祀孔子兩廡祀先賢先儒又各就其郡邑所產之賢及官師之有宦蹟者歿後附祀瞽宗以風厲鄉

士大夫與當官守令吉安舊為廬陵古郡唐以前吏治不盡可攷落落數人而已沿宋及明多有足徵然歲久志缺記載口碑之在人者將亦不復可取信焉乾隆癸巳秋余由東鄉改攝廬陵謁府廟學尋名宦祠則前代所祀主位無幾存者先伯祖忠襄公諱文定典郡時功在社稷亦令人有不祀忽諸之嘆值郡伯襄平盧公振舉治行明年甲午重修府志繼余提調局中事既仲夏大修府學式煥新猷因核編名宦傳慨然釐正祠主謂府學祠官秩從郡自應敬謹奉祀今祠雖具竝無前代名宦則名存而實亡也於是詳稽舊志於賢侯傳中起東晉咸康訖前明嘉靖得郡秩孟嘉等三十二人復於通志豫章書名宦傳中自漢至國朝舊志失載者得郡秩孫輔等近四十一人又於楊誠齋藏書閣記中得宋趙公汝愚白鷺洲志名臣傳中得前明黃公宗周分別朝代官階設立總牌位大書而特書焉人祠進主幾入十人即余先人忠襄公竝邀榮祀以垂不朽然後信公景仰前哲表彰循良示郡僚以前事之師冀以成今日之治本實心以行實政亦豈徒以前事之師冀以成今日之禮成公迺諗於郡之僚屬曰諸君勗諸大夫官不必著惟其賢功不必備惟其能宦是郡者生則衣租食稅爵祿以加其身及其身歿復禮祀之上庠俎豆馨香以報其功可不謂榮焉諸君渴是祠相與指而數之曰某也

良某也廉明而慈惠知取則之不遠各精白乃心以上副國家之任使下慰閭閻之具瞻皆於此祠主位定標準焉可余聞而再拜稽首慶曰公之勗我寮屬者至矣請即詮次公語為名宦祠記

鄉賢祠在學宮門右設各屬鄉賢總牌

忠義孝弟祠在學宮右設各屬忠義孝弟總牌

教授署在明倫堂左訓導署在學宮右

學額

順治四年定直隸各省儒學視人文之多寡分大學中

學小學大學取生員四十名中學取三十名小學取二

十名又定直省各學廩生府學四十名州學三十名縣

學二十名衛學十名增廣生額數同十五年題准儒童

入學大府取二十名大州縣取十五名小學取四五名

康熙九年題准直省考取儒童府學二十名大州縣學十五名中學十二名小學七名或八名各省不等雍正二年題准江西州縣學向係大學今照府學額各取進二十名向係中學今改為大學各取進十五名向係小學今改為中學各取進十二名小學仍十名或八名不等

吉安府學照例額每歲考取人文童二十名武童二十名科考取人文童二十名均於所屬廳縣童生內考取撥入廩增額設各四十名以一等附學生員挨次補增補廩其歲貢每年貢一人同治六七年間因吉安各縣捐助軍餉題准加府學永遠定額歲科文童各十名歲

試武額同

學田據舊志存七十餘畝今無

蓮花廳學校

蓮花廳學

國朝乾隆十年同知黃增歷訓導許叔倡率

廳人士建於廳治南中洲村二十四年同知李其昌訓

導陳繼鎮於明倫堂左建忠義孝弟祠右建節孝祠於

訓導署右增齋舍兩楹李其昌記記云古者立學以造

遂著於令三代而後極海隅邊徼莫不尊孔子而廟祀

之我朝聖相承典禮有加蓮廳自乾隆甲子分設

前分守黃君增歷始與司訓許叔倡廳屬紳士釀金創

建其址在廳南隅之中洲村面山環水度材庀役首營

大成殿前為兩廡祀先賢先儒廡北左右各建兩楹貯

下相映而貞元之洩於多士者愈久愈昌焉予因歌詩以紀其盛南為戟門最前起齋庖北為崇聖祠後為明倫堂堂西為儒學解燕坐之齋庖予與司訓陳繼鎮率紳士度明倫堂之左右庀材兩祠予與司訓陳繼鎮率紳士度明倫堂之左右庀材創建之夫學校教化之地王政所先蓮雖版圖初闢遐稽前代為姚文獻劉濬瀟諸君子下帷講學之區流風餘韻猶有存者設廳未幾而陳君迥顏君雲聳李君世輔即聯科擢高第今顧瞻新廟翼翼巍巍凡我儒服儒冠出入是門者益當敦崇實學為國家儲有用之材寧徒務詞章競浮名已哉是役三十六年六月忠義節也經始落成日月詳勒於碑陰

孝兩祠及齋舍皆圯於水冬月同知德起訓導王廷楷倡兩祠後裔修復紳士修復齋舍王廷楷記略云蓮承新地設立未三十年析二邑祀典內自唐以來忠義節孝之宜歸廳治者創建兩祠於學署右增置齋舍兩楹蓋前分守李公其昌訓導陳君繼鎮實始其事於乾隆己卯也丁亥楷司鐸於茲稍修葺之辛卯六月蛟水盛漲兩祠皆圯齋舍隨之余請於分守德公起集廳人士議會兩祠後裔慨然以修復自任廳人士亦慮講肄

無地亟以修復齋舍請咸出私錢襄事齋舍規制仍舊兩祠舊址在明倫堂左右忠義孝弟祠西向節孝祠東向仍其址俱改向南八月朔遂庀材鳩工十一月齋舍成題曰觀實十二月兩祠亦告竣蔽以高垣厥制堅整蠲吉進主禮畢集兩祠後裔餞酢嘉慶四年重修道光皆舉酒請余記爰書此俾刻諸石

十四年廳紳仍舊址新建拓廣二十餘丈咸豐六年燬於兵同治二年同知楊長杰督紳捐修五年縣人甯正誠修訓導署

崇聖祠在大成殿後

名宦祠在戟門左乾隆十年建

鄉賢祠在戟門右乾隆十年建祀明賀守約劉元卿

忠義孝弟祠在闕門左乾隆二十四年建祀唐賀泰江檀

宋吳希奭 國朝李枝炯

節孝祠在闕門右乾隆二十四年建祀元烈婦彭李氏以後九人

訓導署在明倫堂右

學額

文生員額設八名乾隆八年撥安福額五名永新額三名武生額設五名撥安福額三名永新額二名又各撥廳學廩膳生三缺增廣生三缺兩年一貢學田

永新安福二縣乾隆九年共撥學田十七畝一分零永新割婆塘丁錫坑兩處田四畝八分零在今隄西鄉十三都安福割石坑峒背旱塘大壠大坵員坵弓背七處

一則田一十二畝三分零送廳入冊廳學徵銀八兩零

解學院散給貧士

廬陵縣學校

廬陵縣舊有文宣王廟在縣治北二里宋慶歷四年始建

學

廬陵志云舊志從府志載慶歷四年始建學不詳其地通志則云始建學於縣治東南疑舊在治北至是

始建於東南後紹興甲子柴紱學記亦云在縣治東南以當時人目擊紀事諒無抵牾府志直指為誤恐非是

紹興六年縣令王昌修縣人胡銓記云吉州廬陵古

有地三百餘里戶餘二萬至熙豐間戶籍號七萬迨今不啻倍蓰縣當刺史理所令曰兩趨衙退則錄判將校

無所不關決煩言易生凡事難專又適茲軍興益午百姓創罷爬梳不可以及夜繼晷為吏贖埋沒至破頭不得

出氣政且不舉何暇及教縣故有先聖廟歲上丁舍菜

府吏執事爭趨如令則止視貌象殆土木偶然官之設豈端使然哉今令君老於政事如古健令其為治鑣之以勤強練密異時築黠吏縛不能展手不暮月煩言寢

聞則笑曰夫其口眾我寡吾知行吾政爾益痛掃溉辦  
了公家事大小斬新拊餽虞饑以為未至則喟然修治  
賢舍一新廟庭凡宮室不能風雨者自我形鏤像圖巍  
然突兀照映於是廬陵之學可以責士之修來賈生有  
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非俗吏之所能為誠  
有味其言也夫俗吏云者不過曰獄城不得其情乃箠  
不次於骨箕歛口率不登其時憑進干諷不中其程吾  
所汲汲也勸學養士二千石之職也令於何有哉因謂  
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則苟而可鳴呼是蓋不知教學政  
之源養其源則未治獄訟誅斂末也夫民性非本惡彼  
其強有力者豈暴悍者盜豈專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  
也父母我民不知勸學至其寡廉鮮恥一落檻穽驟以  
三尺批繩之可謂大不仁矣誠能隆師尚賢使民知方  
彼有恥則可使無訟彼知仁矣誠能隆師尚賢使民知  
愛上則賦可使不趨而辨我無欲則可使畫地不入彼  
賞之不竊如使是則前所謂獄城刀篋口率箕歛遮避干  
誡雖寢可也反是雖日撻以治不可也郡公尹李公  
銳意養士得梅池萬鏐為之師而令君聞其揮鞭又建  
鼓而和之炳乎其相輝蔚乎其相彰于市于田往往樵  
夫談王道將聞絃歌息丁寧俎豆壓戎馬簿書筆楚且  
於煤尾若荒涼然則使民回心而嚮道不在俗吏矣鏐  
余同年進士也嘉其意不苟屬余記之書賈生之語以

論焉十四年州守江少虞率縣令羅烈闢地為講堂大修

學宮始行舍采禮縣丞柴紱記

吉州治所為廬陵縣治東南隅有至聖文宣王廟旁  
無室廬以居學徒春秋二丁羣諸生於州學以祇祀事  
縣廟雖像設尊嚴莫有執爵踐庭以將裸者故聖宮蛛  
絲蝸篆如一窳祠局門白日過者慢之信安江少虞為  
是州也命知縣事羅烈亟圖營之惟廟南臨通衢西直  
縣門北抵主簿廳東際地數尺則已切民居矣因其故  
若無所容更諸則重於遷廟乃即其東厚償易諸民得  
地數十步撤屋與揆日築講堂其中而旁列二齋於是  
師長有位寓直有舍飲饌有庖祭器有庫門因於廟左  
右列戟旂鼓既聲諸生升堂列坐聽講退而就舍討程  
課藝問閭秩秩絃誦之聲相聞也秋八月丁丑長官暨  
厥僚率諸生饜格於廟冠履委蛇籩豆靜嘉登降肆將  
無敢不恪遠近改觀動其歆艷以不籍於學為羞昔子  
由是知設為庠序蓋所以迪教明義育成才俊以底摩  
化導為國家輔成治範非以侈觀聽虛總理已也守令  
之意則固遠矣盧志案云宋慶歷間因舊文宣王廟  
立學俱在城北考各記及現在遺址皆符柴紱記誤作

東南又記稱西直縣門北抵主簿廳時縣解在城東原  
與學宮密邇但西為縣城隍廟非直縣門北近城闔難  
置主簿廨所稱西與北亦恐未確今案柴紱以當時人  
記當時事固不得直指為誤而後來蕭文昭志學基則  
謂西界縣隍北直城壁實與柴記齟齬不合疑中間有  
徙建前志遺漏也盧志乃據蕭文昭語以駁柴記耳  
慶元五年知縣王疇若修廟學造祭器咸淳六年縣令  
劉汝礪建進士第一堂於學縣人歐陽守道記云進  
士第一  
堂建於廬陵縣學始寶祐丙辰文君天祥為進士第一  
縣大夫東陽劉侯汝礪即其宿昔肄業之所為進士第一  
之既成求書於守道今詔歲庚午士當試禮部學官眉  
山史君普為立碑焉曰必有繼丙辰盛事者予惟進士  
之第一千百年矣廬陵自歐陽文忠公以來甲科相望  
丙辰最盛繼此其可知也漢初第功臣第一曰蕭何次  
舒可謂哀然舉首矣猶未以第一稱之也武帝時有董仲  
舒之謂哀然舉首矣猶未以第一稱之也武帝時有董仲  
仲舒之上者乎今羣天下士而試之天子親擢其一冠  
之英俊數百人之上公卿皆由此選得之者亦榮矣如  
其人可繼仲舒榮不已甚乎丙辰第一余固有望焉雖  
然第一人所通願亦人皆可為也明道先生之教人曰

第一不可遜與別人言學便以道為至言人便以聖為  
至然則明道先生所謂第一也豈非人皆可為者乎以  
此為國家科第之第一必有其人謹拜手於碑以暢劉侯之指

元元貞二年學官蕭渙可建立心堂於學劉辰翁記

余年十三以童子試縣學堂上後十年而進士第一者  
亦於此噫其如夢耶當其時堂鼓鼓集不可一布武講  
於斯食於斯後偏縣丞簿解鄰器變其左暗分寸不得  
入每霖溢溝浸無所可泄亦百年於此盛時邑宰園顧  
無策董疏為樓窻數尺飛雨霑移比年邑改是贅旒者  
尚不廢墜而教諭鼎來廩空而客去况有能議改拓至  
元元貞間蕭渙可始至歎然陋已起而圖之則向之丞  
簿廨莽焉已久屢屢請儼回復餘歲而後下溝埒餘五  
丈厥既荒度而老兵居之蹴之不可栖之後左已而廢寺  
熾然有禪居僧贗契齒而脇新安學田將奪渙可指學  
碑辨危而後定而工役亦少間矣興造未易為也難又  
若此吏且接踵而荷之役有既而荷不休斯堂比進士  
第一高深倍廣稱蓋鑿而築之三尺翼以兩窻然後席  
函丈餘然後池雨四集然後取樓窻者西之為戴書易  
米廩為小學觀者環迴不獨櫺星之新其外也渙可曰  
吾為鄉校不可以累後人一以已力任之惟昂櫺星小

學等成終而會渙可復以其俸補不足諸生感曰此悃  
 悃復為誰事請各效供奉餘足焉由是不毫髮掛簿責  
 有贊有嘆無敢問起丙申冬終求堂名余命之立心揖  
 諸生而進之曰學何為也政爾不為抑復誰能強此自  
 有天地而斯人立焉斯人天地心也其心天地者學也  
 伏羲堯舜氏作而後人得其所以為人者伏羲堯舜氏  
 不作而學焉者私淑於曲阜之匹夫自曲阜是也學無小  
 下為學校之天下以至今日邑無小曲阜是也學無小  
 伏義堯舜是也洪水汨陳三光五嶽之不得其寧禹以  
 胼胝為平成也功當是時也獨首陽之子戚然其間為  
 營父師微改之所歸往而夷齊舜氏以幸萬世然微言  
 為常當是時也天地託之夷齊舜氏以幸萬世然微言  
 難於一聖二賢而接乎伏羲堯舜氏以幸萬世然微言  
 絕而邪說塞孟軻氏以聞知關之廓如也當是時也天  
 地託之孔孟狙豆之絃歌雖存乎寥廓而天下以學不  
 學為治亂人亦未嘗不以不學為其耻向非隱然者檢  
 而律之則游梁而困者皆為儀秦讀城旦書者皆為鞅  
 斯封君侯王皆為五霸而功利與刑名交驚於世民之  
 黔籍其不鬼魅幾希黨錮清流雖無益於存亡之數然  
 此風不競將宦寺小人皆迭執其柄斯人者雖不幸乃  
 其心則布之天下國家矣故嘗謂韓歐當平世崇辨距  
 邪又在關洛之先楊墨之外為學校功宗皆所謂天地

立心者也夫庸人者不足以為天地心矣異民者不足  
 以為天地心矣千載一時科舉廢而學校興學校興而  
 人材出故學校又為天地心之也予也若昔堂下之  
 童子也豐碑在刻志節如前蓋在再衰進而有道德初  
 心之愧故於斯堂也始之喟然終之喟然渙可名延祐  
 渙時同官趙時第前職周適道朱介實相成之

四年知縣秦思修大成殿貢奎記  
 殿創自宋慶歷再葺於紹興餘百七十年基廬陵學之有

殿創自宋慶歷再葺於紹興餘百七十年基廬陵學之有  
 久湮雨集輒瀆溢廊廡無有司大懼禮弗虔及延祐丙辰  
 京兆杜侯毓由廣東憲使移守茲郡尤屬意興學縣尹  
 河間秦思教諭承豐艾吾老旣至胥慨然議圖明年春  
 侯命府吏浚溝免於沮洳尋謀遷大成殿於五月丁君德  
 與教諭請得縮用贏給法腐構堅郡博士丁君德恒嘉  
 其志轉問於郡郡守曰可於尺是經始於五月而十月  
 成殿制比舊高廣各增為七尺是經始於五月而十月  
 以枋地塗堊彩繪是故煥然改觀矣嗟夫凡物成毀存  
 乎時斯文禽張者存乎數夫自衛反魯實哀公十一  
 年丁巳即年退修六經後千八百而與邑新殿之  
 歲合豈六經修明之一候故耶學故有進士第一堂為  
 丙辰掄魁作甲子一周年安知復無進士第一堂為  
 山出然則丙辰丁巳其斯文復興之初乎故曰數與時

立心者也夫庸人者不足以為天地心矣異民者不足  
 以為天地心矣千載一時科舉廢而學校興學校興而  
 人材出故學校又為天地心之也予也若昔堂下之  
 童子也豐碑在刻志節如前蓋在再衰進而有道德初  
 心之愧故於斯堂也始之喟然終之喟然渙可名延祐  
 渙時同官趙時第前職周適道朱介實相成之

也是役也為工三千為鈔貫萬七千尹與教諭實至正  
 董之尹既去邑長不花偕其僚請記於是乎書  
 三年知縣管文通重新廟學劉岳申記  
 之堂以丞相文信公魁天下故名宋亡不屆節以死堂  
 至於今所以開來哲勸忠孝興學校也廬陵自丞相益  
 國周公記三忠堂以來尚矣學起米紹興乙丑始行釋  
 菜禮中廢而春秋諸生陪位郡庠者久之慶元己未始  
 造祭器修廟學於今百四十有七年皇元元貞丙申改  
 開立心堂泰定乙丑改造鄉賢祠而祠丞相文信公其  
 中惟廟宇庫隘不足布邊豆式位序令尹管文通始至  
 大懼不恭一新廟學自殿陛達於兩序咸飭如慶起至  
 正癸未訖乙酉倡義濟美勤之乎管尹矣予讀李泰伯  
 記袁學以為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至歐陽公以道德明  
 秀可為公卿望吉士其後忠襄楊公忠簡胡公文忠周  
 公文節楊公相繼迭與至丞相文信公獨收宋三百年  
 養士之功不辱虛陵於是進士第一之堂有開必先可  
 信不誣也是役也經始於教諭建昌朱禮而落成於教  
 諭兀沙惹賢其間悉心具力相令尹十五年監郡納速  
 以克成者攝學事臨川錄阮宏濟也

兒丁修蕭飛鳳記

堂記略云廬陵縣學舊有進士第一之  
 堂以出乎此者往往以文章魁天下為

第一而大忠大節炳炳琅琅與一代相為終始數百年  
 之後聞其風者為之興起感發誠天下一人而已今天  
 子崇朱氏之學而以貢士典教職其所以望於斯人者  
 甚至士未有不由朱氏之學而能發於斯道之蘊亦未  
 有不由貢士而能明朱氏之學而當於此時乃能使斯  
 民不惑於邪說不迷於正道故當至正壬辰寇亂之初  
 人心橫流莫知所止獨廬陵之民仗義討逆父死子繼  
 終始不渝則斯道之具於人必者故不泯而學校明道  
 之功亦既可見矣事變以來萬宇一炬學宮不與俱化  
 特宋桷摧撓巧蓋毀疏教職久已病之越四年乙未監  
 郡公中憲大夫納速兒才修廢墜業已有次教諭會  
 景請以書廩大夫納速兒才修廢墜業已有次教諭會  
 聲教之所由始其所以繫豈輕哉即命鳩工掄才腐者易  
 之摧者更之巧塲之空穿者新之瓦級之疏漏者密之  
 府掾劉一德協贊其成又命縣丞吳師尹專董其役以  
 二年三月始工以四年告畢門廊殿廡齋閣賓次丹粉  
 互映煥然一新而所謂第一者亦聲光赫奕如目接於當日也

明洪武七年知縣王泰修夏霖記宣德初教諭董文建

明倫堂闢學門鑿泮池縣人李昌祺記

負城逼軍民居又參錯左右視郡學差弗逮中為大成  
毀旁進士第一堂堂之東為明德育材兩齋前為門出  
入咸取道於戟門又舊無明倫堂凡上官師生之講臨  
皆坐進士堂大為闕典宣德初元教諭董君始至有志  
推廣而力弗逮會御史金華包公珣按治首昇楮錫若  
干縉左通政橋李朱公侃繼至復予米若干石郡貳以  
次捐助暨諸義士咸謹輸焉先是學旁三皇廟址與餘  
棄地皆沒於有力者董君閱籍白有司復之建明倫堂  
文昌閣其上各五楹餘地則以闢學門鑿泮池改道於  
泮池之上於是戟門始嚴肅矣與郡學等其藻繪修二齋庖  
湏廩圃次第就緒於是壯麗與郡學等其藻繪修二齋庖  
得今太守四明陳侯本深踵成之日昌祺故庠序諸生也  
惟昔歐陽文忠公之記郡學也曰將見吉之士皆道德  
明秀可以為公卿所以期後之學士者至矣後之士皆  
負公之期者惟我丞相文信公之學士求不愧於公卿  
宰相卒以孤忠柱宋社稷承學之士求不愧於公卿而道  
愧歐公之期矣雖然士之生世未必人人皆公卿而道  
德明秀則固可勉焉以至至則雖不為公卿固君子也  
否則雖為公卿亦小矣天順元年按察僉事余應欽知府  
張瑄知縣楊英倡修易戟門以石縣人蕭維禎記云  
皇帝

光復大寶之元年化理重熙文運丕昌乃江西按察僉  
事浙右余公應欽繼出行縣祇謁廬陵學宮病其圯隘  
弗治亟命知縣隆慶楊英事知府江浦張瑄倡厥僚  
友各捐俸揭其端邑富人之慕學者咸發贏羨佐焉楊  
令胥訓導王綱計畫厚直拓隣伍棄地來屬開先乃基  
全付有工相舊大成殿明倫堂兩齋堅完者稍葺之戟  
門兩廡之敝陋者撤而改作戟門外為櫺星門楹易石  
以當風雨堂後藏書閣閣後文昌祠堂左立心堂殿西  
隅鄉賢祠咸復舊觀復創德兩齋之南偏東西增號房  
心其北為射圃作亭曰觀德兩齋之南偏東西增號房  
四十間直毀東進士第一堂稍前徙就陽位皆舉行如  
故事越明年成教諭鄭華訓導薛英遣生員毛昱詣南  
臺請記予惟廬陵漢為郡隋改郡名吉遂為縣學始建  
宋慶歷中歐陽子而下諸先生舊皆廬陵人而文蕭兩  
狀元實異代同學其節義文章左右聖經翊贊皇猷當  
屹橫流之砥柱於天下數百年如一日信哉庠序之教  
使然耳是故廬陵為望縣大江以西之鄒魯也後生來  
游來歌於斯其尚思聖天子興學養賢之仁孜孜圖不  
忝於廬陵則余成化元年僉事陳夢祥修徙學門左坊  
明年副使陳文耀增置齋舍夏寅記正德間知府伍文

定修定學基四址陳鳳梧記

盧志案云蕭文昭志學基東抵軍營西界縣隍南臨

大街北直城壁直深四丈橫濶三十丈周圍一百四十丈

正德間知縣鄧鑾修暨

科第題名碑於明倫堂嘉靖二年知縣王舜耕率諸生

行釋菜禮

盧志案云廬陵縣附府城春秋二丁縣令僅隨州學行禮縣學不致祭紹興十四年始行

舍采禮至此復書

九年知縣常序修匠慶五年知縣龔

懋賢申請改建學宮於仁壽山白鷺書院舊址巡按任

春元允之萬歷元年知府雷以仁始徙學宮於仁壽山

永新尹臺記

見縣志 盧志案云縣學遷建仁壽山二

川門內及景賢

十一年知府余之禎知縣錢一本改學

門向二十年知縣胡廷宴遷學宮於原所劉日升疏

云吾邑儒學創之北城者昔為文明勝地科甲名賢之盛載諸信牒近在賂記自誤遷於仁壽山逾二十年無

論春秋薦士浸失舊額聖殿蟻生累葺累蠹將不可久

存士人有故宮之思由今時參驗往日兩地利害較然

非拘泥形迹渺茫不可知之說也天佑斯文幸賴直指

葉公郡守張公振文爰士允呈復舊斷在必行邑侯胡

公銳意肩荷以副輿情一切經費各捐已俸飭材鳩工

有日矣我邦薦紳先生及里中長老庠士願各量力捐

賞共襄茲役庶幾不負當時德意嘉惠來學諒諸君子

有同心也日升不量敢為募勸之疏 盧志案云縣學

宮於萬歷元年癸酉徙建南關外仁壽山二十年壬辰

遷復原所邑人劉日升疏可據或謂劉疏僅募眾出資

尚未遷復康熙中廬陵志於前明劉日升疏後直接

國朝張貞生記中問亦未云遷復自何時且順治間府

志廬陵學宮圖仍在南關外遂疑復學宮遷復原所不在

萬歷壬辰不知順治府志悉仍萬歷之舊僅於原刻各

卷下增添未創修所以繪圖亦仍原刻至廬陵康熙

志未經參考如學宮自萬歷壬辰建復北城原址至崇

禎七年甲戌邑人趙善鳴重修學宮記歷歷可稽又

國初順治間兩次重修見之通志亦未及攷今逐一分

網立 崇禎三年知縣雍鳴鑾倡葺工未訖七年知縣劉

成治 通志作 捐俸修縣人趙善鳴記 記畧云廬陵縣學

若干年始遷今址復故址也學復若干年日以頽圯崇  
 禎庚午邑侯雍公經始工未訖用戊邑侯劉公下車謁  
 學宮立捐俸興修不逾年美富咸備鼓篋既進遜敏乃  
 來多士顧瞻遊息沐教澤於方新沂流風之不墜斷  
 如也會朱君秉鐸適至屬為文以紀歲月善鳴因是嘆  
 士之有為而無待也亦如是矣吾邑理學忠節名臣後  
 先相望爭不朽而大有為寧昔人是遜乃於今表廬陵  
 者不曰歐公必曰文山如弗再見然者二公於廬陵遂  
 獨有千古教以無姑待之心行之盧陵從此益振雖謂  
 劉侯以身教可也劉侯名成治字無功漢陽人崇禎甲  
 戌進士

國朝順治十六年知縣張文熹十七年知縣劉愈炤相

繼修葺康熙五年知縣于藻修縣人張貞生記

子記云孔

書禮樂垂教弟子蓋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其時  
 或問為邦或問為政以至祭祀朝覲征伐盟會治民折  
 獄之類講習已熟蘊藉已優往往隨其才器各底於成  
 是則傳道育才不在乎辟雍泮水而在乎洙泗杏壇乃  
 若後世儒生則必有講學明倫之地斯有經明行之  
 實蓋其居之者無異處官之者無異路取之者無異行

士始有定志無外募早夜孜孜惟懼乎德業不修行謹  
 不端而後風俗由此而醇教化由此而興節義文章由  
 此而盛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君子知魯之所以興青  
 子於在城闕兮君子知鄭之所以微學校之舉廢關乎  
 世道之升降可不重乎哉廬陵邑學創自宋慶歷在邑  
 治北二里明稍徙向東形家以其壤卑下隆慶間撤仁  
 壽梵宇改為之即今景賢書院後卒徙歸城北凡三徙  
 而後定明季殘毀後歷今二十餘年屋不覆宇坐不容  
 席非但多士無所游息藏修即學官至止顏垣不蔽  
 寓民房邑侯于公蒞任數年挽衰釐敝慶有起色猶慮  
 膠序日圯爰教弗興亟謀之安先聖矧理學事功廬邑  
 風化之本而南流弗易以安先聖矧理學事功廬邑  
 幾甲東南率皆庠序之所教以安先聖矧理學事功廬邑  
 學宮頽廢乎爰是捐俸重修環辟泮為宮駿奔有地俎  
 豆有堂雅樂嗚呼盛矣諸珮題若恍如遊三代澤宮祠  
 而懸雅樂嗚呼盛矣諸珮題若恍如遊三代澤宮祠  
 締造之力教育之心屬余記以志不朽夫侯之大有造  
 於我邑遂溺救焚不朽事蹟匪止一端則今日文廟告  
 成亦何藉余言以傳而余獨有不能不為多士告者三  
 代而上學校之建原以明倫三代而下學校之設亦未  
 嘗非以之明倫而無如士之登其堂者昧於建學初意  
 遂以是僅為科目進身之階噫聖廟之右舊有進士第

一堂為文信國夙昔肄業地實祐丙辰東陽劉侯汝礪  
 所建然試思信國當日僅以科名第一重乎抑不  
 科名第一重乎即劉侯之顏其堂僅以科名第一  
 柳不來學曰第一科名第一重乎與別公權先生舉  
 勵以聖為至凡士立志苟能矢此第一不以道為  
 吾人生平所稱第一志耳不在此地不出於吾聽之  
 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之先聖往矣精神所存即  
 神所存而言行所載即吾言行所載五品之倫明而  
 孝廉節之理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  
 學為萬世植名教蓋其高明則公私理欲之辨固  
 無所間隔孔子自處也高明則不可尚欲之辨固  
 曾氏之尊孔子以爲高明則不可尚欲之辨固  
 孔子者一思皜皜乎不可尚欲之辨固  
 人願有志之士共勉以不朽可矣盧志案云記中  
 未學在邑治北二里明稍徙而東汝明洪武以後  
 數見中間並無東徙之舉第縣學四界縣城隍廟地  
 可開拓惟東為民舍有隙地天順間蕭記云拓隣伍  
 地來屬當天順以還不過拓東邊隙地徙而大之耳  
 非自北徙東七年知縣于藻重建尊經閣自為記長  
 今併正之

者化民善俗必有其本而圖之斯可以不勞而  
 底於治化民之者在於教士也所以經教士則士  
 在於尊經經者士之法也所以經教士則士  
 所以為教士之本也夫經之為言常也如日月之  
 江河之行地萬古而不可易也天無日月則晦地  
 河則槁人無聖經三綱淪九法教天柱折地維絕  
 下學官必有藏書之閣號曰尊經閣教士之也自  
 革以來繡閣雕甍年俸稍竭力舉承乏茲土月朔  
 而太息乃積數年俸稍竭力舉承乏茲土月朔  
 壯哉增譽宮之勝矣閣成諸紳先生暨多士率以  
 屬余余讀長沙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  
 吏之所能為也俗演雅命騷則以錢穀簿書若夫  
 禮師儒同經異論雅命騷則以錢穀簿書若夫  
 情登木而忘其木故於斯閣之廢方為興復庶幾  
 聖經如日月中天江河行地俾諸人士咸得瞻其  
 化民善俗得美於古矣乃於其始成也刻記於石  
 之諸廡三十一知府張官始檄知縣劉孟易修五十七

年知縣塗宗震捐修乾隆八年知縣錢界申請改建學宮於城東南隅鐘樓右縣人黃文昭記

僻之區茂草莫除人迹罕至才祭朔望而外足音蛩然  
 歲在戊午兩庠諸生謀移建不果邑人士忿然曰事所  
 以相撓者非以舊廟址為善而不改也毋亦謂工費浩  
 繁以派累者非以舊廟址為善而不改也毋亦謂工費浩  
 千金為倡眾皆欣然躍次第書捐適邑侯錢公界視事之  
 初首謁文廟慨然心誠遂咨謀諸紳士毅然力任其事  
 據諸生呈白廟之府時郡伯邑公肅高始下車伯意斯屬  
 錢侯力贊移學之善乃允其請癸亥二月郡伯率僚屬  
 暨紳士矢於廟由是眾志咸城各効乃職工始於癸亥  
 二月日規方位置坐北而南為縣學門內迤西為  
 宮牆前建大成坊由宮牆左而右進為大成殿旁為東西  
 門更進為儀門由儀門左而右進為大成殿旁為東西  
 內安盤龍石上達月臺由臺進為大成殿旁為東西  
 廡殿北為崇聖祠祠後為尊經閣左祀文昌右祀魁星  
 閣下左區六一堂右區進士第一堂中題石陽書院立  
 心堂閣前左右為東西齋東齋之南為明倫堂書院前為  
 忠義孝弟祠學門外左為節孝祠周圍基址共長七十  
 四丈八尺有奇前廣二十丈後廣十六丈凡木石餽餼

琉璃金碧朱漆丹黃黝堊之屬既已堅良精采而殿閣  
 之峻整窻牖之玲瓏雕鏤藻繪之工緻遠近觀者僉謂  
 生平未嘗觀學宮之壯麗如此也工竣於戊辰月日糜  
 一萬一千八百兩有奇凡歷五載始告成功同局紳士  
 交相慶曰人世興替之事豈不以時哉在昔學宮莫考  
 所始自宋而後遷移不常明季府城東北繁盛今轉屬  
 西南當文教振興之日邑侯力贊成之厥基孔壯厥制  
 完美豈非文運昌隆賢才蔚興之佳會哉余垂髦適逢  
 盛事爰薰沐濡毫樂取二十八八年縣人易學宮南向兼  
 移學之始末而識之

東基址仍鐘樓右五十一年知府張明謙知縣平觀瀾

移復學宮於北城午向張明謙記

後之記學者每鄙為常談或立意過高或立意過激大  
 抵目擊士風之波靡欲以匡救其間有為而言之也至  
 聖云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庸者常也子臣弟友君子亦  
 惟勉其常而已余以菲才剖符吉郡適廬陵學文廟災  
 因邑內多故匪遑議修丙午春進士胡某偕紳士等呈  
 請移復北城元基謂自宋肇建名儒迭起指不勝屈前  
 癸亥歲誤聽青烏家言遷於今所四十餘載未獲吉占  
 茲天降災以示警人懷舊而誘衷請復之余難其貲紳

士等更進曰闔邑同志願自輸將不敢厘長官憂余乃欣然捐俸百兩為之倡署縣李令錫百亦捐助百兩已乃一之吉削平基址余亦親履其地祀告靈祇周覽四十一宏敞位向軒豁準直罄宜乎前者之忠節名臣理學文章比肩而接踵也由是庀材鳩工眾匠交作今歲丁未五月殿廡諸祠在登座配享從祀依位次序翼日丙戌恭迎至聖先師在堂兩齋均告成功虔卜二日丁亥行釋奠禮畢退就明倫堂為諸紳士慶曰巍煥嚴正金碧輝煌地靈既復其舊人文愈勝於前矣眾唯唯稱謝旋以記文請因憶曩讀中秘而見李盱江袁州學一記高古簡要才人盡為擱筆既伏而思之以治與亂衡而要以此死忠孝人膽張無所顧忌其有關於世教甚大然而竊意此或一時為之言也伏讀其有關於世教甚大然竊意此或一時為之言也伏讀其有關於世教甚大而筋士子文有云敦孝順以事親而變亦隱萬乎其中矣蓋而達道從此可推矣揭其常而志無遷改士能正本澄遇有常變道無隆污時有屈伸志無遷改士能正本澄原端其心術躬修實踐加之學問以通夫經權希賢希聖悉由乎是為真儒科第文藝其末也至於見危授命變也君子履之祇如其當以求盡其倫而已余不為高論以惑世亦不為過激以駭俗惟道其常以為廬邑多士勗是役也主其事者邑進士胡名兆爵其所舉

公正勤敏首事十道光五年冬縣紳邱曰韶捐置祭器人併附記於左

樂舞器舞生膳貲二十年縣紳王思盛捐修大成殿兩

廡大成門宮牆堂祠及尊經閣東西齋知縣顧麟趾記

記云三代以上有學而無廟自漢唐來尊祀孔子而郡邑未盡設學廟與學有分也迨宋慶歷間詔天下郡皆立學皆專立孔子廟由元及明規制漸備至我朝崇儒重道自首善之地及天下郡邑學宮咸在焉廟貌之恢宏禮器之明備為節古所未有猗歟盛哉廬陵為吉郡首邑前代理學忠節名臣鉅儒接踵而起迄今巍科顯仕亦後先相望莫非從學校中陶冶而出者其地屢經遷徙乾隆丙午莫觀閱時五十餘年矣戊戌夏建於此良材堅壁煥然鉅觀閱時五十餘年矣戊戌夏予爽尹茲土祇謁文廟禮成見棖榻有朽腐者垣墉有傾頽者而育材一齋為學校興而大小從公之詠起人廢而子衿洵達之詩作學校興而大小從公之詠起人才之盛衰繫於賢宮之興廢者如此曷敢委之廢墜不竭力以圖新乎顧功大費繁方商諸邑紳耆老揭示通衢勸捐以勤盛舉封職王君思盛慨然獨起而任其事自官牆殿宇堂祠廡階以及臺閣戟門東西學舍朽

腐者易之頹頹者坏之圯塌者築之金碧閭晦者黜之  
 聖之又於南嚮繁林翳蒼之處購地若干畝攘之剔之  
 以敞文明麗正之局王君年垂八十行不扶杖日率其  
 三子文渭文燭文煊鳩工庀材曉夜不倦而三子亦謹  
 承父命必求盡善盡美而後已經始於己亥二月落成  
 於十月計費金一萬有奇王既竣索余記余思天下所  
 當為之事有前人未為待後人割之者有前人己為賴  
 後人繼之者夫創與繼均難也又况眾勦則逸獨任則  
 勞故鉅任之肩重貲之輸進如有所望而卻者今君於聖  
 賢之域譽髦之林費財任勞如此所謂吉人為善惟日  
 不足者非歟廬陵故多慷慨之士近年來若修試院修  
 書院助膏伙建義倉或獨力以舉或駢資以成趨義若  
 鶩者不一而足若王君於是有能繼昔人之功以勵後  
 來之學其急公好義更大有益於都人士焉都人士其  
 亦可觀感而興矣夫造才尚賢崇德守土之責也  
 茲幸王君克承予志由是邑之人文蒸蒸日上而王君  
 之子若孫亦必有奮然以  
 與者其所係豈淺鮮哉

咸豐九年合縣紳士籌費修葺十年縣人張元鍾捐修大成殿兩廡大成門崇聖殿左右堂祠同治七年縣紳籌費重修大成殿大成門大

成坊兩廡宮牆崇聖殿左右堂祠明倫堂重建東西兩齋

崇聖祠在大成殿後

名宦祠在大成門左祀唐張儉以後諸人

鄉賢祠在大成門右祀南唐曾崇範以後諸人

忠義孝弟祠祀南齊王虛之以後諸人

節孝祠祀宋歐陽觀妻鄭氏以後諸婦女道光七年縣紳

重建於西齋右並建總坊同治六年彭怡怡堂徙建於

學左並總坊

教諭署在學宮左訓導署在學宮右

學額

順治四年廬陵大學額取生員四十名又定廩生二十名增生二十名順治十五年題准府學額二十名大州縣學十五名廬陵歲科各取生員十五名武生歲考十五名雍正二年大學照府學額廬陵歲科各加額五名為二十名武生仍舊咸豐七年九年同治元年捐助軍餉題准加永遠定額歲科文童各十名歲試武額同學租

明嘉靖間知縣陳楠置田贍學通志載存田七十三畝零今無

國朝雍正間縣人捐坊廓鄉水東地方田三十六畝六分有奇贍學又澹注塘八分有奇編列字號北城舊學

宮基址及海上清風隙地縣人蕭化龍捐金牛寺北房屋一所均歸學管理

泰和縣學校

泰和縣學舊在縣治西宋咸平四年縣令范應辰改建縣

治東慶歷間縣令王陶重建元豐元年建殿崇寧三年

修學建炎二年學官劉申貢士嚴煥倡修劉申記記略云自

秦變古附庸之制而為縣縣封之廣視古公侯不能除一畝地為學寓使國人有所矜式可勝惜哉唐初縣皆有學學皆為廟以祀孔子至咸平時則營廟而已我朝慶歷中詔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得立學廟祀夫子泰和學蓋肇於此異時殿在縣西范令遷之東其歲月寢不可攷攷梁間所記殿以元豐戊午立其材出於邑人學以崇寧甲申修調度一切仰給縣官規模卑陋工役苟簡材植撓弱故屢修而亟壞建炎初申聚徒教授於中補葺罅漏粗庇風雨兩廡寢仆廟宇支吾僅存申嘗請於縣令王公公曰興學令職也有能出力以成之吾

何惜分俸以助申乃問諸貢士嚴煥煥曰緇黃之徒猶能壯棟宇以崇其教豈有儒其術而忘其所自乎我當與子任其責而力勸誘於是闔邑翕然樂輸議既定告諸縣公則曰凡事中輟或中敗者匪欺則怠也可不戒諸由是聯事者不敢不勉而出納唯謹經始於二年九月落成於十有一月朔規模工役材植視前日相倍蓰表裏宏壯將將翼翼百里來觀咸知化民成俗之由遂告於眾曰自昔郡守縣令修起學宮者多矣惟蜀郡文翁餘杭范甯乃能專美何哉時異而俗不同也蓋楚蜀之初蠻風未殄民不知書而心之同然者固在也為之師者重加誘掖而訓以義理彼必悅而易從此文范二公所以有功於當年也乃若齊魯之學出於天性雖在圍中絃歌不輟初無待於守令之諄諄及其倣也不知師承不務講貫流為學術之末習借使文范二公出乎其時安能易其俗哉吾邑固素稱多士挾策讀書者十室而五彬彬之風固無愧於齊魯而齊魯之敏亦不可不監正宜黽勉淬厲早聞大道庶無負乎父兄樂育之誠且使賢令之名追配於文范顧不美哉公平原人於書無所不觀故能貫穿古今而商略紹興十九年縣令成敗其明倫善俗豈專施於一邑哉

**方師尹修劉邦昌記**  
興十九年已巳邦昌守官嶺表客

有以新事凡見於所行皆以所聞聖人之言願以經術為緣飾之具庶幾與邑之賢士大夫周旋揖遜樂斯民於禮義之域展讀數四既為邑人喜因言世及叔季士君子假經術以謀利一旦及官其設施皆與所學背馳區區微精神於俗吏沈迷簿案米鹽細碎略無圭臬關於風化可以仰酬建立師承宣德澤之本旨甚者欲毀鄉校以防議政之口求其自信所學已不可得况望其推己以及人乎今公之志如此知其以儒術節吏事不減漢董江都倪御史公孫丞相矣辛未冬邦昌受代北歸訪公政事果聞所行能踐聖言廉勤愷悌百里便安至歲考五善將遂及瓜而崇儒之意始終不渝邑舊有學幸脫羣寇凶難中經兩政隨宜輯理而縣歷年禩棟撓壞折垣頽瓦解不稱先聖所居公銳然一新之營繕斧藻會未淹時功大就緒毀宇堂廡齋館厨庫門牆瀉匱整整可觀復遵睿旨遴選舉人分職其中厚饒廩嚴課程春秋祭祀必躬必親士類歸心朋來霧集雖巖州驚擾之際所在青衿散逸而必鎮撫有方絃歌之聲洋洋不輟陶染成熟閱兩科與薦者十五人登桂籍者三人嗚呼盛矣夫下車而修庠序古人有之如衛風之於桂陽秦彭之於山陽任延之於武威范甯之於餘杭未易毛舉其意雖善而未有才效可言然作史者已點

筆疾書侈大其事况取效之速有如吾邑者記之乾道  
 以豔後來誠不可緩也用是具書始末請刻諸石乾道  
 四年學官嚴鄂建道義門王正之記  
 縣學棟宇日就傾圯門庭尤為湫隘若不足以為壯縣矣然  
 重士類稱崇尚文雅之意余簿於此位卑而力弗逮望  
 而嘆者屢矣戊子之九月會嚴鄂眾推以為學長未幾  
 與其徒議於學門欲一新之遂捐其基易以樓所費則  
 出於己與夫同志者逾身而克有成蜚輩輪與顯敞端  
 正列岫聳於前大江橫於下可以俯仰可以遊息爭奇  
 競秀若所未覩抱心懷鉛於不日於益知所嚮鄂率其  
 徒具石請書其事余心喜之迺書曰天下之事必有其  
 寓寓者意之所寓也干戈之森然眎者其意武宗廟之  
 肅然入者其意欽登泰華者意必高航滄海者意必深  
 凡人之意一也夫所寓而有所嚮至於化民成俗信所  
 寓之不可不謹若夫廣廩粟以周其食嚴課程以進其  
 業教養之道非不勤以至示人有所寓也故建一學樓  
 欣欣皆有不能自已之意實若有所寓也故建一學樓  
 若未足書然自學樓之建而有以使人感動而知所向  
 兼文藝而尚器識斥異端而崇正教息乖爭而嘉廉退  
 廓然丕變此邑號為易  
 治當基於此故余書之  
 乾道六年署縣令王正之建經

史閣於學宮傳麟記

嚴君鄂既哀眾財於學之門鼎樓

以挹山水之秀復與諸職事謀締閣於講堂之後以稱  
 是值邑主簿王公攝宰事以朔旦謁先聖嚴君以其謀  
 告且請假公帑之餘王公欣然從之於是取材陶瓦官  
 給其費差日鳩工嚴君偕二三職事督其役不日而閣  
 成目以經史危蕘層棟勢干浮雲而與樓稱過者駭囑  
 焉其謀自嚴君始然不遇王公果濟歟今之為邑者多  
 以簿書獄訟為急於學校未嘗過而問焉若王公世簪  
 紱而妙齡擢第蓋儒者也其為政審知所先後矣而嚴  
 君之請新傑閣若鬼造神設匪徒為偉觀殆使簡編之  
 富充初其志有成且暇王公之賢於人是乎  
 嘉泰二年縣令  
 書王公名正之字濟仲其先臨川人

黃斐修學

斐為黃庭寶祐二年縣令徐叔倫建攀桂樓

自為記

記略云邑有學學有登雲閣歲久棟撓將壓焉

獨於夫子之宮牆捐薄俸市材鳩工教諭魯開吉董其  
 事會不兼旬輪奐翬飛規模如舊士悅之請以攀桂易  
 其名遂援筆為大書之是科舉於鄉者入薦於胄者  
 一升於監者三視昔為盛咸以為作新起振之效云

元陞為州學大德九年學正王申祿新大成殿訓導鄧

應旗董修譚直廉記州濂溪書院山長王先生來正我

學始至禮殿久傲將壓廟屏翳闕如庖厨墜廢至寓齋

舍問其廩帑則士田多為豪強私人惕然不遑寧亟命

工先其易者以致尊嚴於像設徐條其弊控於廉訪分

司僉事阿里察公憲掾陳文成嘉其志力主張是首除

奸蠹專檄郡佐崔秀玉考核欺隱以復舊籍奉行勤恪

端緒甫見代官陳遇嗣厥任焉越明年夏學計租益修

廢補做以次第舉乃度材鳩工撤禮殿上棟新之寸瓦

尺椽悉緻而堅逾半載告成以其餘材及於庖舍傍屋

又明年經理田土事竟凡增米四石增鈔餘一遠

鄉初得請於憲府不專委於有司而分遣儒職周行遠

鄉田里近郊則親履其畝故不擾而得實既乃易大成

殿顏鼎加丹漆及外內柱植之半前楹案稅戶漏咸加

金碧工役凡五閱月代者垂至而始畢蓋三年之間無

日不葺其間與諸生講習程式又莫不畢舉而無曠闕

落成之日士友咸舉酒祝賀告成績也而先生顧若有

不憚色然愚私請其故先生曰所以盡力於聖人之居

而致嚴厲者固職也亦使遊聖門者起其瞻仰敬慕之

心而服行其道耳非徒致飾於外為觀美也吾懼或者

不是之思以為有所為而為之也公是邦之老言信而

可徵者盍為我誌其顛末以諭於眾愚竊窺先生之志

賈乎一誠而已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今於先生乎見

之使人人皆以致其職上無負國家建學立師之意下

不為聖門之罪人廬山之北董是役者前訓導鄧應旗

發源西蜀今寓家廬山之北董是役者前訓導鄧應旗

捐金相成者姓至正十一年監州達理馬識禮修學增

名詳於碑陰

齋堂四所有記太和清節之精舍時高昌達理馬識禮

實監是州予見其正己以律人損上而厚下被服飲食

儼如寒素刑罰不施獄訟自簡予以是知君之為政皆

教矣及觀於州庠則禮殿尊嚴堂序有度師生之為政皆

洋濟及觀於州庠則禮殿尊嚴堂序有度師生之為政皆

於是者期月既而寇起汝頰延蔓荆襄淮漢之間遂陷

湖廣犯江右所過城邑望風奔潰獨是州則先期而守

禦寇至而民志堅不推君能秉節抗忠臨機致勝以殉

國而其民亦能捐軀效死以從君是以寇屢犯境至敗

北而去今年春予由贛江而下以達青原白鷺之間所

過郡邑皆愴然為邱墟瓦礫幸而寇不至者則亦獨微

荒涼無復生意獨至是境則兵衛森嚴法度整暇視其

邑則巷市縱橫貨分隧別其交通往來者猶昔日也蓋

不惟四鄰視之以為防墉而天府亦賴之以為楨幹予  
是以知君之政教其厚於民者深矣曰者州文學曲阜  
孔以立以修學之事請記於予乃勉為次第之初廟學  
重建於宋黃太史裔孫棐為宰之日迄今百二十有餘  
年君以至正九年之冬至明年而州守鎮陽張翼至其  
秋以立至上下一心廉正合德乃節縮學賦經始於十  
一年八月之庚辰告成於冬十二月之辛丑改覆殿門  
兩廡悉易其椽桷之朽缺及像設采色之漫漶者陶新  
甍以卸其庭敞新簷以翼其序殿門外鼎建二廳以為  
齋宿之所左曰正心右曰肅容廣三十尺高丈有八尺  
深如之殿後曰明德堂而夾以新構二齋以居學徒左  
曰主敬右曰立教堂崇有六尺以新構二齋以居學徒左  
後則攀桂樓即其下為藏器二室又其傍作庖湏三間  
凡用粟百斛楮幣二千五百緡其未備者郡士龍渙仲  
章實助之且董是役云

明洪武二年復為縣學知縣吳去疾劉昭先相繼修二

十一年知縣孫用和修蕭執記

泰和當元豐間黃文節公作縣師帥人材輩出至今彬  
彬洪武五科以弟子員中凡若干人儒士舉弗與焉其

責成於學之效如此乃歲戊辰陽至之月湖之安吉孫  
侯用和舉孝廉來知泰和下車之初謁先聖先師顧視  
殿堂門廡遂慨然曰學校育才地也圯毀弗治誰之責  
歟即日捐俸以經始之不期月棟宇一新而肖像彩繪  
臨之儼然櫺星列戟齋舍庖厨一備具何其壯哉遠  
近駭觀咸稱孫侯之賢能知先務之為急也時執主堂  
試文留南康久之歸自西藩訓導主與善尹七年郝思  
子厚語余以其故屬紀其歲月垂不朽焉

讓修明德堂廖謙記

於是守令爭奔走欽承明詔恐後六年癸丑大尹郝侯  
實來作縣越明年政通人和盜竄盡剔以暇日臨學勉  
勵瞻明德堂梁棟欲壓上漏旁穿幾不蔽風雨慨然捐  
己俸倡致木石瓦甍鳩工之尤良者戒之曰仍舊貫毋  
事荒作完舊而新圖之不兩月而工告成堅弓橫半之  
昔有加以焉復拓地於學之東闢為射圃從百弓悉備  
中立觀德亭三間以便習射凡射之械器程度悉備  
門外作橋以梁泮水內為先賢祠兩廡齋舍欄檻牆壁  
修舉次第必不使有遺憾繪飾聖人像及配享從祀諸  
賢冠冕章服一如爵秩罔有僭差既落成謙招諸生而  
諭之曰夫學者學所以修己治人學之不講德之不修  
德為先德者民彛物則之恒性也學之方也修己之道明

將焉用學當周之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  
 之曰六德六行六藝其曰六藝者非惟小學之學蓋亦  
 大學成德之序其曰教三物而興諸學則升之司馬登  
 之天府未有不由於所學也其曰仕焉而已者歸教於  
 間里則雖間里之細猶以國之老臣為之師古者鄉校  
 之重如此哉今天子受天明命混一四海凡有血氣莫  
 不尊親亦莫不有仲尼之化西昌當水陸要衝幅員廣  
 袤方百里者二古子男邦也其民勤於務本勇於趨義  
 士生其間篤學守禮尊尚儒雅雖兵戈凋瘵之餘不  
 素守號稱忠義之邦微教化漸被不及此而郝侯廉公  
 豈弟為政急先務崇本其興學育材之意每溢於言  
 外一時同寅又皆文學彬彬之士故其設施措置必有  
 大異於常者焉永樂間知縣張源正統間知縣余耀劉芳先後  
 修成化六年巡撫夏時正發贖緩飭知縣譚昇大修會  
 蒙簡記夏公時正至邑謁廟周旋俯仰嘆曰學宮何若  
 是之弗稱也時滇南譚侯公照以進士為縣令履任適  
 周暮蓋嘗有志於學而未暇及也公即喻意曰吾有罰  
 贖白金八十餘鎰貯憲司公汝往取之以為肇事之基  
 未幾僉憲五羊陳公夢祥踵至即接囚徒罪可贖者得

白金二十鎰亦以付侯為助侯即召工師計之輸已俸  
 之餘貨會之疏邑之殷實者為勸助之各出金帛米穀  
 厚薄有差侯悉簿籍記之擇義官耆老素慎而公者掌  
 之以謹其出納於是學基之奪於民者贖其二所凡七  
 畝市材鳩工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厠庫周圍  
 一新南面之像配享之容兩廡從祀之儀莫不衣裳冠  
 履雕塑繡繪尊卑有常等差有辨肇工於成化七年三  
 月二十八日夏六月落成巍然煥然規模可謂宏遠矣

成化十二年文廟災知縣王輔修提學夏寅記

二月泰和縣文廟災知縣王輔修提學夏寅記  
 徵公帑重建於時按治分巡知府縣事者悉致助焉經  
 始於八月越明年正月落成整翼材良工堅規宏  
 於前計經其久知縣輔與學博士林俱以予明總學政  
 請記夫學所以育才也才所冠世也聖朝龍興百有  
 餘載吉安之才登庸為天下冠泰和吉屬也與吉水廬  
 陵安福又為九邑雄冠始知學楊文貞公時佐英廟天  
 下仰以為文章之命既登仕籍時王文端公位冢宰天  
 下之學又皆宗之予學二公之文私心愛慕之何意  
 今日乃來督公之鄉學乎每登快閣顧江山環秀諸生  
 誦誦嚮進喟然歎曰人才之盛其在斯乎巍然文廟固  
 無恙也一朝雷電合章煨為赭墟而旁之齋舍無毫毛

延犯吁其恠哉天道幽遠吾不敢知吾知廟之維新人  
 咸聳瞻諸生盍於是新其德有司盍於是新其民乎泰  
 和固多才而俗負氣抗節儒者不免抑何背而馳也雖  
 然有欲而爭無教而訟天下有定理而無定俗周南風  
 化及於江漢東漢名節成於風俗一家之化由有先也  
 郡國天下有不然而乎有司新民而先於學諸生新德以  
 先乎民所以慰聖靈而承天休  
 者蓋無大於此矣因書為記  
 嘉靖六年知縣張寅修  
 櫺星門羅欽順記  
 社稷山川以靈星名者尊則文廟次則  
 以惟靈星之有祠也遠意者兼取其制名遂因之而立  
 乎相承久矣而莫或正之蓋其曠也吾邑儒學櫺星門  
 嘗值震雷楹之中裂者二勢殊岌岌邑大夫大倉張侯  
 寅以才堪治劇來自宜春甫及數月遂拆而重建之規  
 制率仍其舊而棟梁加壯甍瓦加密藻飾加精視大成  
 殿門良稱門舊臨通道民居藪其前相去僅踰丈許既  
 隘且褻上下胥以為病侯乃徐致其人諭之以禮民輒  
 承命遂以善價屬之得地深若干尺廣百有二十餘丈  
 爰議三屏中隆旁殺石刻泮宮二大字陷置中屏之端  
 而其孺旁通往來以從人便落成之日則嘉靖丁亥季  
 秋朔也於是歲時朔望有事於廟中者進止周旋周列  
 克整襟佩濟濟其有容人心之祇肅殆有加於前日

學師生命謂茲盛舉也乃相率過余請為之記惟今制  
 天下郡邑皆有學所以尊道而明統也吾聖人之學必有廟以事  
 先聖先師所以尊道而明統也吾聖人之學必有廟以事  
 固非有非吾言說所能形容者然而精粗本末初無二致  
 為學者必明乎此然後謂之知政也器為政者必通乎此然  
 後謂之知政也器為政者必通乎此然  
 屏之設雖則形器之粗而道亦器也故一門之建一  
 或安於苟簡而漫不加意或務為侈麗而過用其心皆  
 非理之當也若吾侯今日之舉與壯以易撓闢地以遠  
 褻設屏以致嚴妥聖靈於穆清慰與情之素歉為所當  
 為而心亦未嘗過用非知政之君子歟由是道而推之  
 天下寧復有遺事與過舉乎蓋凡為學之所講求為政  
 之所彌綸固皆不出於聖人之徒也無媿矣敢因紀侯  
 宜則道即此而行而為聖人之徒也無媿矣敢因紀侯  
 之精申舉斯義十年縣人嚴臻建尊經閣歐陽德記  
 以告之吾黨  
 云西昌崇經重道者嚴氏為最宋紹興間有邑學長嚴  
 鄂鼎樓於學門復締經史閣於講堂後為藏書之所吾  
 邑經學之盛自此始已而嚴子方先生著易說十四卷  
 獻諸天子藏之秘府吳文正楊文安諸薦紳先生皆好  
 學深思心知其意而能言之亦越我朝而鏤板亡逸不  
 可得而讀矣經史閣亦與勝園同歸漸盡焉迄今讀傳

學校志

麟經史閣記不禁為之慨然也永樂十三年上命儒臣  
 編輯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布諸學宮儲書無地識者  
 傷之則有吾姻家世契嚴公成栗因經史閣遺址建尊  
 經閣焉結構聳峙巋然於學宮之東下堂上閣閣出重  
 霄兩楹各置耳房二十餘間以爲學者肄業之地譽髦  
 斯士有秋越聖門規模宏敞爲邑城望是役也經始於嘉  
 靖十年秋越聖門規模宏敞爲邑城望是役也經始於嘉  
 董其事邑人士羣謂公崇經重道也於乃祖嚴鄂諸  
 先生有光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閣之  
 作意在尊經而暗無紀詠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邑四十  
 人於道也於是乎書公姓嚴氏名臻一名成栗四十  
 五年知縣祝教重修櫺星門陳昌積記夫記云樂泉祝大  
 予泰和越三月祇謁文廟觀前櫺星門三楹材陳就圯  
 即慨於心踐治數月尋搆奉薪盡拆而鼎新之以丙寅  
 某月某某日而材庇工樸斲如制訖工於某月某某日  
 易撓以卅辟澁而髮蓋自太倉張侯繕治之後於今四  
 十餘年復翼翼然改觀矣司訓周椿諸生會緝等感大  
 夫之敦嚴膠庠抵昌積請記夫靈星之名稽之詩書罕  
 著也惟史記稱漢高帝命天下郡國皆祠靈星魏志載  
 太史許芝請祈靈星以消日食釋者曰辰之神爲靈星  
 又曰靈星爲天田農祥后稷今取以表聖人之門豈以

吾夫子集羣聖之大成猶櫺星之統列宿之繁麗乎抑  
 以其有功德於教養者而報之也或謂古者有天門日  
 門星門之說謂其行度躔舍不遠於人以爲教也子貢  
 善言夫子者乃曰得其門者或寡遊於聖人之門者難  
 爲言不幾高夫子於絕德阻學者所從人之門乎呼二  
 子之言其亦引而不發之教歟夫子之言之明猶患門人  
 行以言示人觀吾無行不與之二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  
 之心見矣程子曰予欲無言庶幾識夫子之心者蓋人者  
 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庶幾識夫子之心者蓋人者  
 而首出庶物非天子之道以天地爲實先得人心之同然止  
 其所而安行之如天與之絕德也實先得人心之同然止  
 文行忠信之四教無非使人踐識其本心於幾微易簡  
 所近得其所同然之教無非使人踐識其本心於幾微易簡  
 之外有所加損也譬之洞開四門循其行於幾微易簡  
 率履而見天則焉弟其習之序四門循其行於幾微易簡  
 復焉是以常時羣弟子知吾心之靈皦如日星與夫子  
 無異顧非言說可得也其及門見而戒懼慎獨爲入門  
 碎幾一日三省主敬行恕聞過則喜戒懼慎獨爲入門  
 其不及見知而私淑艾者則以集義養氣爲入門  
 乎百世之下不待親炙而景行者則以無欲立誠體貼

天理致其良知為入門均之學焉為宅心所止務有諸  
 己其期速肖而悟義牆殆曠百世而並術者又豈同門  
 異戶之相與以言乎逮其知及仁守心盡才竭則有卓  
 爾之契一貫之唯匡坐而長絃歌篤恭而存天載正經  
 以承三聖常泰而暢光霽誠立而究物倫居夷顛起先  
 覺雖或世後千載而學各有綱要皆入夫子之門而為聖  
 人之徒也至於推而行之綱要皆入夫子之門而為聖  
 同道治天下可運於掌次之化行於相使單武蒲淄伊尹  
 虞晉衛楚粵之閒優優乎文武為憲如和風慶雲景星  
 甘雨霄承太和元氣而充盈上武下誠不出門而周位育  
 之化矣天德王道奚貳乎哉故曰萬世王祀夫子報功  
 德於無窮者以此大矣夫式原思之廉偃季政學肅哲愷  
 其業以道得民治行而稱第一然猶樂育才俊月三課  
 行櫛星門之建造固文移督責之所不及而汲汲先事若  
 此誰大夫之自盡其心於為實迪諸生於入聖之門也  
 夫不可入聖人堂奧揚雄有言由於禮義入自門戶之  
 正智人自聖門嚴哉門之辨也余也未得門而難為言  
 諸士子負豪傑邁往之志尚友千古而論其世使能以  
 默識無欲之學為學去成智而忘能心克復吾日昭星  
 朗同然之本體淡簡沈篤而以成德為行則將如顏孟

周程之繼時嗣音矣孰能閉之其或即見成能用智矜  
 賢薰虛美而墮於面牆之門寧不違大夫希聖之期也  
 哉大夫名教字子萬歷間知縣唐伯元拓學基置廟門  
 敷浙之山陰人

屏牆陳昌積記天啟間修明倫堂鄒元標記故云西昌

學故有堂舊額曰明德文信國手澤存焉後更為明倫  
 堂久圯弗治會司李寧波劉公來署邑篆徘徊堂序嘆  
 曰是惡足居多士所得贖金悉出鳩工更為新計明年  
 寧國張侯觀歸復嘆曰此固司牧事而屢使君猷念惡  
 用令為又復斥贖金佐之先後約費五百餘金未幾刺  
 史杭州張公至復捐半年俸以助帑不日公役不煩民  
 蓋迄五月而告成事諸博士及諸青衿走吉水謁記鄒  
 子鄒子曰公與侯德意有目者見之無似緩頰顧汲汲  
 新斯堂者其義可釋思焉書曰天序有典勅我五典五  
 惇故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曰典與禮惇與庸與  
 生俱生非外鑠我也明倫者明德在身我固行之也明  
 庶物察人倫至極矣孟氏曰德在身我固行之也明  
 順性而動由仁義行也作而致其情行仁義者由不  
 倫者明所謂順性而行者耳蓋夫子常云民可使由不  
 可使知即明也然聖人教之有地司徒宗伯教之有人  
 庠衛序教之有地司徒宗伯教之有地司徒宗伯教之有  
 地司徒宗伯教之有地司徒宗伯教之有地司徒宗伯教

教之有方禮履之樂和之刑成之其義歸於使人自得而已蓋善教者如春風披拂物不知其然然後足以使人繼其志而矯其偏夫聖人豈故好為是而不自逸哉蓋眾人以己為身而聖人故曰聖人倫之至也倫性為心而聖人性者也有天下為一人之故曰聖人倫之至也倫性也聖人知性者也有一夫獨能已於憂乎嗟夫是道也天地幽而日月以責者夫江河以流星辰以麗鬼神之內自中國以及蠻貊率未嘗有越也上自天子以及庶人獨怪夫聖人之教庸德是程大略名教自以為是學往謂之邪惡聖教所不游情溟澤脫略也茲公與侯之所憂而新斯堂之義也或曰愛親敬長蓋自孩提之知已然果可為明倫乎鄒子曰赤子之心真性也緣情起識者人遷矣蓋不與物遷者聖人之盡性也緣情起識者人焉元標幼而肄業斯堂長媿未踐厥旨敬本父師生平之習傳者以復博士諸生之命而司李公與侯之屬紀善郭君尚濬淮府教授會君文光思院副使陳學應

縣尉鄧尚卿巡司郭天仁而相其成者學諭應君某文君某桂君某諸生康敏劉純臣劉若庚胡坤蕭景歐陽一舉劉公名某浙江寧波人張公名某涇縣人俱壬辰進士諸德政別紀茲特載學政云

國朝順治十二年知縣楊汝棐增修康熙二十一年知

縣張尚善縣人梁弓等倡修五十六年知縣田維冀重

建明倫堂自為記略云天下郡縣設學宮即有明倫

平四年改建文廟六百餘年來修廢舉墜幾歷春秋迄明

萬歷知縣唐伯元清宮牆其燦然改觀沿至啓禎干楯

蠶午爨亂都城數仞功程必以修學為重然極敝之後

一定鼎振興文教課令寅卯之變又逢灰劫其巋然獨存

一時難以更新矧值流柱朽梁變又逢灰劫其巋然獨存

者止聖殿耳日遷流柱朽梁變又逢灰劫其巋然獨存

張尚善翰林梁弓生員羅林逸等斂資興工首葺聖殿

存其餘者議復明倫而志欲舉因倡捐以成是堂也先

相同爾董是役者教諭朱絃訓導何天錫縣丞張震居典史楊大勳早禾司逆修紀例得連類書之五十五年縣人嚴正劉適楊嘉嚴等倡修雍正十一年署縣

汪元鵬率縣人梁標劉士球等倡修大成殿崇聖祠及

明倫堂乾隆八年知縣劉崇偕縣人袁祖仲王元坤梁

標陳琦璠等修建三十四年縣人羅佩羅美睿捐修兩

廡知縣鄭儻記記略云己丑夏學博范馨浦言於余曰

請詢之乃遵厥父濟川之命也於市材鳩工撤其舊

拓其地視前高廣三尺許長如之東西各七間上一間

貯祭樂二器下即文武官更衣廳仍前代正心肅容二

齋之名惟先賢先儒木主則祀之中五間建以三龕雕

落成其木石所值工匠所獲約費一千五百餘金三十

五年監生康珠捐修學宮泮池李鳳儀等修大成坊知

縣鄭修記羅廷桂修復靈臺記略云西昌文廟屏牆外地狹舊無坊余病其觀瞻

弗壯旋見敗屋一所有菜圃訪知為南寮蕭氏業於是

集議備貲購之維時紳士李生鳳儀遠天熙煦承乾伯

達龍鳳舞陳軾等相與撤屋平園購石召匠肇工於庚

寅初夏落成於孟冬之吉余敬以金聲玉振顏其額是

舉也余方奉檄為同考官而署篆陶尹亦與有勞三十

焉不可以不記其勸捐樂輸料費之數別載於冊三十

四年高行鄉八都人士移建明倫堂於大成殿左倫堂

前代均在大成殿後至是始移建又雍正初縣人郭三

良士妻節婦王氏嘗修明倫堂見縣志盧志均失載三

十八年縣孝子蕭治其修橋星門知縣鄭儻記記云學

橋星門也其位在大成殿前戰門之內其制設三屏如

三峯中隆旁殺棟聳高四楹屹立下有泮池巍乎煥

乎殆宮殿之一大觀也雖稽之典籍考之廟制幾莫辨

其所由名而樹設相沿所在皆然及至撓折必從而更

新之此固賢有司之責抑亦鄉紳士之任也泰和為江

右名縣縣故有學宮中有橋星門宜與宮稱利在更

新余承乏以來愧力薄無能為役課諸紳士於大成殿

及戰門等處固已次第重新獨橋星門尚仍舊蹟正

需其人一日飲賓蕭君益先皓首履眉肅衣冠來謁曰

宮殿已極完美橋星一門請備良材全此鉅舉余聞而

吉安府志 卷十七 學校志 五十一

壯之君即命冢嗣經營量度選材擇匠督理周慎不歲  
月而工畢規制藻飾視昔加壯麗焉其費若干金諺有  
云眾工易舉獨力難為蕭君不誠為其難哉正不容無  
言以記之竊思吾儒舉事上視乎理之所當為與力之  
所能為斯毅然為之事後之君祥福澤非所冀也今蕭  
君勇於赴義亦止盡所當為與守所能為而已矣然其  
嗣彥魁即以壬辰歲試受知郡員聯翩繼起安知非先  
次年仲孫洵又以弱冠補弟子員聯翩繼起安知非先  
聖先賢所默相而速之達乎故四十六年合縣改建泮  
池戟門等處移道義之門於戟門前縣人姚頤記五十  
五年縣人羅美容修兩廡知縣韓暢記嘉慶二年縣人  
蕭彥魁修櫺星門袁純德記在道人者心也大哉二帝三  
王之心至孔子而綜其傳心固道義之戶樞也夫孔子  
之道炳若日星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百官之美富  
當時門弟子且云然故曰得其門者或寡孟子亦謂遊  
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也吾邑學校修而亟壞亟壞而  
復修者未易屈指數乾隆戊子湖溪飲賓蕭翁治其解  
千餘緡屬其子撤櫺星門而改新之邑令尹鄭公費可

記之詳矣洎乙卯門為雨雹所侵翁之子彥魁復命其  
子姪庠生日寅國子生瀆鳩工庀材塗堊丹漆翼將  
將高出坤坭俾澄江一道望之與列戟相輝映每歲春  
秋中月先甲後庚之上日邑大夫率其屬學博士率其  
弟子入是門也濟濟鏘鏘升進退奚翅抱蜀不言而  
廟堂既修矣按靈星門宏治志改稱靈星門曰尊則文  
為靈固已昔鄉先生整巷羅公之記靈星門曰尊則文  
廟次則社稷山川諸壇皆有焉或以為罔見於唐虞三  
代之書薦紳先生難言之庸詎知漢魏以來高帝之詔  
許芝之請靈星之祠相承蓋人雖未嘗取以名門然古  
者天門日門星門之說兼取其制而名遂因之名門然古  
深考第念治其翁勤課子其子彥魁雅彬彬嘗就  
業於門其所學躬行實踐不事浮華發為文章動中架  
礎故及其子若姪登仕版列青衫者實繁有徒儻然此  
而進求之知子若姪登仕版列青衫者實繁有徒儻然此  
道心葆其赤子之心擴為大人之心原於性命之正且  
之設整菴謂雖形器之粗而器亦道也道亦器者是已且  
夫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也世人替於高其間閱厚其垣  
牆為宅身計獨蕭氏一門三世躬逢聖代言孔孟言挾  
心性之微探道義之蘊以心知天猶是以星從月也必  
將有窺朱程之堂與而樹立於聖賢之門庭者若徒以  
庶仕巍科為蕭氏券其猶有蓬之心乎予自分符秦楚

遷守黔疆幾三十餘年泊其翁拓而新之於前子若孫  
 復修飾於後藻采紛披輝煌壯麗雖未獲親觀其盛而  
 予長子福暉嘗勩事於廟蓋耳而目之者熟每於家書  
 中備述其美舉如此遂書以壽願且得為其後世子孫  
 勸二十二年縣人修大成殿及兩廡等處道光四年縣

人孫旭兄弟修戟門蕭則敷修大成殿十三年縣人曾

忠率弟恕修兩廡十四年縣人蕭樹本兄弟修櫺星門

知縣朱良翰記記云昔太史公作史記列孔子於世家

傳為宜夫子之聖配天地冠百王可以世天下萬世非

僅世其家而已且夫世家云者豈必公侯將相世祿之

家云爾哉一介之士讀祖父之書承先世之澤繼繩

繩敬戒不墜雖竭其財力積數十年而不懈亦

可謂能世其家者國家崇儒重道郡國州縣建立至聖

先師廟堂於前楹樹櫺星門設三屏中隆旁殺為得門

而人者升堂入室所自由典至鉅也歲癸巳余承乏泰

和初謁廟見有豐碑鼎柱於門之右為蕭君治其父子

祖孫累世營葺三世四修迨今六十餘年矣歷世既久

朽蠹堪虞余低徊流連謀所以堅好而丹雘之而蕭生

樹本樹林樹芝樹德樹樞樹梳等謂是役也生先人實

終始之今雖薄產日蹙義不可貽長吏憂因竭力經營

易朽腐以堅壯更破缺為完整不匝月而落成是歲甲

午之季夏也於戲可謂盛矣抑亦可謂難矣夫學宮之

興廢繫閭邑之隆替固非一身一家之私計利害切於

肌膚者而蕭生等承祖父業食指浩繁又非若富商豪

依出其贏餘揮擲千金等太倉之一粟而咄嗟立辦者

吉安府志 卷十七 泰和學校 五十三

樹本樹林樹芝樹德樹樞樹梳等謂是役也生先人實

終始之今雖薄產日蹙義不可貽長吏憂因竭力經營

易朽腐以堅壯更破缺為完整不匝月而落成是歲甲

午之季夏也於戲可謂盛矣抑亦可謂難矣夫學宮之

興廢繫閭邑之隆替固非一身一家之私計利害切於

肌膚者而蕭生等承祖父業食指浩繁又非若富商豪

依出其贏餘揮擲千金等太倉之一粟而咄嗟立辦者

慨成盛業則以義世其家也人則以孝世其家也

於道施當世炫赫編氓且巍然自以為公侯之子孫必

復其始聞蕭氏之家世其亦可以興起而自奮歟抑嘗

考之詩小序云絲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

祭天者先祭靈星晉史天文志云東方角二星為天關

其間天門也與後漢書正相印證宋史禮志云仁宗天

外垣為櫺星門者所以象天之體用之於聖廟蓋以尊

吉安府志 卷十七 泰和學校 五十三

是為道光間縣人孫明修明倫堂咸豐元年縣人劉景

雲慶雲葺學宮及明倫堂三年寇壞縣人康迪吉率姪

重熙改建五年寇復燬康迪吉率姪重熙再建

崇聖祠舊在明倫堂後乾隆三十四年移大成殿後

名宦祠在文廟左祀陳承逸以後五十七人元明建修不

可考 國朝乾隆四十六年嘉慶元年合縣捐貲先後

重修咸豐三年寇燬縣人康迪吉率姪重熙兩次修建

鄉賢祠在文廟右祀南唐羅韜以後諸人元延祐二年學

正黃瑞節建劉將孫記 記略云吉安泰和昔望縣今為

倫堂堂之左則祠道統右尊鄉先生世遷迹熄曠弗復

是學揚然流風遺澤之不振爰蒐故實慎考訂圖新美

於先儒迺獲耆舊墜簡有邱貢士節父陳兵部彬所為

泰安祠堂之文在瑞節俛而承曰前修之宜祀弗祀我

不敢知壹舊貫之仍於講堂之左奉周元公邵康節張

獻公程正公純公朱文公右奉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

三顧清節蕭先生楚胡忠簡公周文忠公楊忠襄公

信國公皆舊也惟是德祐乙亥寶慶倅攝守會忠愍公

如驥書舍生取義章於壁投死節無異辭既擇日詣祠

昌光爰以配享先賢父兄子弟咸無異辭既擇日詣祠

舍菜以告於先聖先師安靈奉安願記之以昭示方來

予既詳其所祠者著於篇復諗於同志曰嗚呼大道

之行與三代之英吾夫子已不得與於斯矣自是以來

或鉅公無與於廢興存亡之故或匹夫而有關於晦明

盛衰之運此所以興起人心而維持斯世者諸賢尚矣

三顧先生獨學春秋於政宣廢棄之間有以開編修執

宰執之義厥後澹菴制師服之曾公以可去可守

之節獨毅然自任於城郭封疆之死與燕山之鄉衮一

節相望蓋志於道義者人爵所不論發於忠誠者利害

所不擇也建炎之難杜充以丞相不死陳邦光以待從

不忠忠襄以一倅死之三顧之教忠無以異於諸賢忠

愍之死倅又適類於忠襄然則學問師友固必在阨窮

隱約之間而全大節亦或出庶官百僚之末歷選古今

何莫不然其所以祠者豈徒世道人物在是歟吾黨之

士亦可以自強矣忠愍字德稱第涪祐庚戌進士所至

學校志

多惠政身歿後二十餘年始歸其骨葬之黃君起立正  
 學以來廢者興敝者補而必以祠堂為先殆知所本云  
 延祐三年明宣德三年典史曹鼎重建余學夔記泰和  
 冬至日記明宣德三年典史曹鼎重建余學夔記泰和  
 儒學舊有祠祀鄉先生歐陽文忠公益國周文忠公胡  
 忠簡楊忠襄楊文節文信國公及忠簡受業師清節先  
 生蕭公子荆祠久而廢元祐公如驥附焉劉養節復起  
 祠宇以宋寶慶府通判曾忠愍公如驥附焉劉養節復起  
 之經久復圯碑亦蕪沒洪武乙卯知縣郝思讓從訓導  
 嚴從禮邑士會本立之請設木主祀諸賢於東廡末位  
 教諭廖謙自強記之子庭謂宜別建祠部侍郎吳公廷用奉  
 敕清理軍政調孔子庭謂宜別建祠部侍郎吳公廷用奉  
 侍講曹公鼎時典縣幕承命建祠於學之西偏邑令鍾  
 侯量命工省諸賢像於祠今司訓邑士王積天台虛耕  
 協謀刻石而屬予序其事焉自古有道德者配於馨宗  
 替宗學也宋德隆盛君聖為宋宗臣益公為相雍容廟  
 庸歐公首以道德倡天下為宋宗臣益公為相雍容廟  
 堂善類多所引用忠簡斥大奸扶社稷中興奏議與日  
 月爭光楊忠襄文信國曾忠愍死節高風偉義師表百  
 代文節清節卓行上下諸公間廬陵士居縉掖出縉紳  
 者皆則而像之表表偉偉光昭海內以諸公為之偶也  
 秉彝好德之心自興起於不言之表斯祠之建豈不有

關於風化者予予不敏歷仕三聖罔所建明何敢贊辭  
 於其間持以二司訓之請不可固辭遂書其實以告後  
 之人焉正統四年國朝乾隆四十六年合縣捐修嘉慶  
 元年合縣重修咸豐三年寇燬縣人康迪吉率姪重熙  
 兩次修建

忠義孝弟祠在學宮東合縣公建嘉慶二十年縣人蕭日  
 寅修咸豐三年燬於兵合縣公修

節孝祠在鄉賢祠右道光三年縣人孫發秀重建同治五  
 年縣人蕭炳南繼之

恩之所獨也世宗憲皇帝元年勅各州縣建祠祀  
 已故忠臣義士孝子節婦於其中命有司春秋二仲祀  
 之時邑令委吏董其役祠宇樸窄不足以揭虔展拜邑  
 人士率四祀後裔捐貲恢之其規模闕厥頗覺壯麗旋  
 請於上憲報可此改建所由來也初通邑議改建時蕭  
 生之同懷兄上舍生羅忠經營倡捐與有力焉幸而兩

祠落成羅忠方謀捐田少助日後時享檢修之資會厥  
考定求以孝行聞於朝賜帑金建綽楔旌之羅忠拮据  
伐礎未就而歿祀田之捐緣是不果已而廷恩念故兄  
義舉素志彌留時所拳拳者於是慨然遂映田五十畝  
捐為祠產俾歲入其租凡所以致祭修祠取具焉邑人  
咸美之一日諸紳士呈請為文以記其事使不致於侵  
沒予心志之癸丑夏五穀騰湧黎民阻饑蕭生奉母  
劉氏命大開粥廠於其里饑民飽德者日凡百千人予  
訪聞核實絡區以旌夫廷恩者家雖温而產非陶猗顧  
能以孝友義行世其家洵足嘉也蓋自其先人敦行孝  
弟為父子兄弟法故羅忠所謀捐助而未逮者其弟廷  
恩即克成兄志正可謂賢遠於人亦可為之矣予追本  
饑之仁不為無本而匪徒以聲音笑貌為之矣予追本  
其事而記之以告後之人知祀田之有自相與謹視勿  
替是則蕭生與諸紳士之志也夫維時蕭生遵兄遺命  
又捐田二十五畝送人名宦鄉賢兩祠以資補葺為牽  
連書之并勒其田畝坵坐落土名字  
號弓積於碑陰時乾隆十年乙丑八月

教諭署在崇聖祠右乾隆三十八年教諭喻宗溥倡建道  
光年間縣人李廷棟廷玉兄弟修後十餘年縣人孫明

重修

訓導署在崇聖祠左乾隆三十六年訓導范明德倡建道

重修

學額

光年間縣人李廷棟廷玉兄弟修後十餘年縣人孫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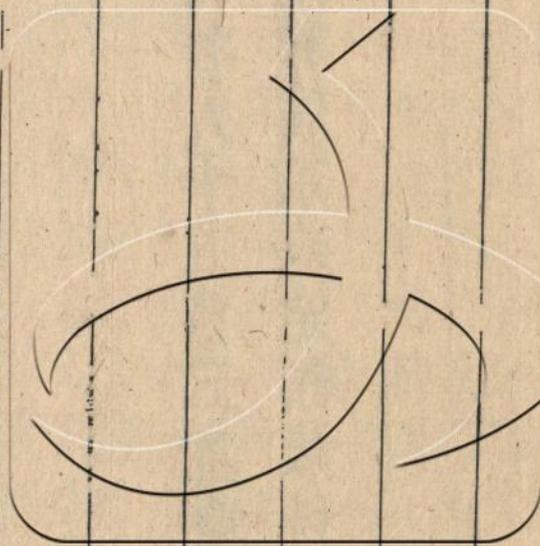
學額

學田

元至正八年州人李以中捐田租一百六石零戴邁記

見宏治縣志今無明萬歷三年縣人嚴子容捐一頃六

十畝計租二百石又陳朝用續置黃家填田租三十八石歸學經收外又有知縣濮中玉捐項



吉安府志卷十七終

吉安府志卷十八

學校志

吉水永豐安福龍泉萬安永新永安寧學校

吉水縣學校

吉水縣學在縣治東北八十步宋天聖四年縣令張浦建

隆興間修慶元間縣令林半千修秘書監會煥記

盧志案云

學初時東向有振文堂及特志隆師存心三齋慶元間主簿李恕已易為南向後半千重修廟後為明倫堂堂上為魁星樓左為歐陽文忠楊忠襄胡忠簡胡剛簡李孝子毛拔萃祠後為會食堂兩廡祀先賢先儒有成德尚德據德明德四齋及櫺星門戟門門左為祐善祠又有廩庠庖湍之所

元陞為州學至元二十三年知州劉煥主簿朱憲修塑

繪諸像劉辰翁記

記云曲阜遺履千餘年自漢高過魯祠始盛開元詔通祀則又盛慶歷置

州縣學則又盛予嘗執俎豆於辟雍祭酒攝三公以袞衣北面庭燎煌煌佩玉鏘鏘工奏樂章搏拊笙簧其行

事視先代帝王社稷宗廟上近年黜陟配享復增會子  
 子思及先儒與一時遊從通諡在列東南遍書院建官  
 御書禮殿不特校庠序止此皆古所未嘗有也吉水郡  
 邑之一在多士為最在賦籍為小江岸漂搖學存亡不  
 計水後三年有仁侯曰劉煥至之日即有意教養簿朱  
 憲魯人材足達志每春秋丁與絳麟之且有事於先  
 聖如魯而宅廟上元之燈民間江南之樂所以崇祀淫  
 威者易彼於此觀聽易為我我而會者巖穴常數百拔  
 奉充庖勸餽禮飲闈成且滿大議修學由長暨尉捐竭  
 裨盡自殿而門自堂而序精廬臚分列祠與秩開徑旁  
 來星明戟幽規制宏新廼像闕里初見眸容乍會閱嚴  
 馮負致美又以社壇接壤修復種樹風雲遊息與學為  
 家教諭肅惟清實來請記因為之言教嗟乎此一時也  
 又三百年所未有也樂始於賈桴士鼓祭始於瑞地燔  
 兔豈不求諸野哉三百年之盛而又盛焉非過也而後  
 有三歎於此者矣魯雖周禮而絃歌不輟亦由武城遺  
 風邑何可無賢宰之澤哉事君者不敢忘其君亦不敢  
 忘其祖古之得天下者必問其所以失猝有問得失於  
 子大夫者亦知之乎其何以言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  
 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又非其所以失也學與政不相  
 待也文與行不相應也其排擊也強而負任也怯則諸  
 君子亦不得不任其責矣我有先正身為盛時慶歷歐

公中興忠襄清熙以來二楊端平剛簡聞焉者而遂至  
 於此人人自愧自悔之無及而紛紛者方肆於平世則  
 亦樂其所以亡矣夫余也豈敢以往事咎諸君子哉均  
 是學也顛也或以為非一繩所維興也亦以為非一木  
 之力一異一同而興壞分進退決強弱異也聞之夫子  
 慈而愛者宜歌商明而斷者宜歌齊今之興於禮者齊  
 矣然而諸君子宜何大德五年知州溫廷進修學宮建  
 歌也教者勉之而已

書廡於明倫堂右遷小學於堂左至治三年知州馬稱

德重修劉岳申記

記云吉水鄉校自至元中令丞多東  
 魯儒生凡致美於學者靡不畢用其

至改州以來東平曹侯始築修隄發夷道作新亭樹  
 美蔭自宮牆以達於內畢致力焉濟南程侯恭始遷亭  
 於學之右凡曹侯所不及為者又畢為之眾謂來者幾  
 無可為矣至治三年冬知州事廣平馬侯稱德以選為  
 州始至仰瞻廟學慨然曰修完當先廩膳當務而皆非  
 教也謂七十子未覩厥容貌則審肖像先十哲凡綵服  
 必明次東西序將以彷彿求聖門之氣象謂大成樂無  
 聲則亦庶幾求道德之聲容然後興除利弊先任牧宰  
 有遠慮者將不遺餘力焉嗚呼何其成之難也於是延  
 祐利興十有二年矣吉水之士貢於鄉擢於禮部者率

常倍也又何其盛也皆曰此興學之力也或曰科第非不盛而士志不立士氣未充何也則曰此科舉之學非古之學此科舉之文非古之文或曰今之學者非五經四書不講今之科舉非昔之科舉也皆以論於郡文學劉岳申則復於眾曰惟我廬陵厥初先正學問之懿者曰忠節忠節之盛自歐陽云而下如楊忠襄楊文節周文忠胡忠簡既以聞於天下矣若丞相文公其志氣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相配其人與五公皆發於科第皆不愧於聖賢由此觀之若之科第固未可少也然則今之士必有三年學不至於穀必有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而後可以讀五經四書如此則士志其有不立士氣其有不充者乎此先哲之望鄉之願也然以士木為尸瓶以玉帛鐘鼓為禮樂以筆墨利達為文章其非馬侯期行之厚意亦豈聖世興學崇文之始願哉

燬於兵

明洪武元年知州費震創建胡行簡記

記畧云吉水州學視屬邑為最

盛創於宋天聖而增廣於元之至正地有文山字水土生其間多秀而文數百年來忠節之士往往為江右稱首壬辰兵變所至殘燬而學校為尤甚歲在戊申國朝遴選番陽費侯震知州專下車甫期月而化行於是夫

懼士風不振聖教不興謀於同知州事薛原義判官馬德明吏目胡延訓曰學為本原風化之地吾屬當究心焉乃命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董其事鳩材僦庸授以成畫先及大成殿次及櫺星門講堂兩廡齋舍庖福丹牖塗堊煥然一新肖先聖先師之像繪羣弟子與諸儒在從祀者悉循舊典明年八月上下集薦紳章布行釋菜禮而落成之侯曰曩官告成職在為國毓才以俟選舉遂出俸金為賞及弟子員若干相與校藝第其高下表其賢能而勉其不及使學者得以優游砥礪益富厥能復遣儒士以書抵余曰願紀茲役以示多士余喟然嘆曰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古今之異方今吏州縣者鮮不以與學為先務是文運一新之機而諸君大有為之日也且是邦數以忠節稱必有不教而善者乘運特出將使鳴國家之盛昭前人之烈余何人也敢置言於聖人之前哉姑述侯之用心而推先王為教之意俾刻諸石使士知所勉

年知縣李恒甫完葺之制禮器歐陽衡蕭受益陳宗舜

各有記

歐記云孔子為天下儒宗學宮之設崇明祀也

之制於此乎稽是為政者之先務也大明麗天四方效順武功既定文治聿興洪武六年春李侯恒甫來尹是

邑勤勵自守廉公以威令出惟行政成民信相舊夫子  
 顯傲遠過其舊又以兵革之餘禮器亡散侯以爲釋奠  
 之禮雖不得行於郡邑而禮器之制豈容不存乎學校  
 爰稽古典遵古制募士之能任其事者埏埴爲匡治銅  
 成液範方圓高下之體制厚薄小大之齊龍蟠虎呀具  
 以法故凡爲籩籥若千邊豆若千尊彝壺洗若千總計  
 若干而器式不加其常形製不違乎古楚序行秩秩  
 布列使施於用始無有遺缺矣緬惟世故輪雲陵谷變  
 易古昔器制蕩不復存生徒釋齒罔聞其舊又焉能識  
 其實而知其用乎後學稽其所聞求其所見則其器之  
 所在道之所在也後學稽其所聞求其所見則其器之  
 如爰記其事并係以律曰於赫聖皇奄有萬方修文偃  
 武德教益彰猗猗李侯作宰於邑廼營泮宮朝益暮習  
 孰爲籩籥漫不復存孰爲邊豆孰彝孰尊釋奠有儀時  
 而得舉禮之所存終豈無取龍文熠燿虎形躡蹠應事  
 以制隨用而施其行其藏惟所用舍典制既存無不可  
 者禮器在廟聖神在天  
 此器此制於十萬年  
 宣德七年掌縣事知州柯暹改  
 造會饌堂景泰五年巡撫韓雍易舊會饌堂爲後堂明

倫堂爲會饌堂建宸奎閣於明倫堂舊址閣下爲明倫

堂增修學舍劉儼記

弗稱登其閣則巍然獨立凡遠近之佳山水獻奇效相  
 於是邦者一舉目而盡得之宜其人鍾靈孕秀後先相  
 望若宋時楊萬里以忠節獨高於廬陵厥後繼武而起  
 或以道德顯或以文章著或以勲業名或獨步當時或  
 大魁天下有難以縷數者宣德間有令斯邑者以興造  
 爲務乃大其堂而去其閣於是下有宏偉之觀而上無  
 以祀山川之秀人才之興日不逮昔至是僉都御史韓  
 公雍奉命巡撫江西之三年威行德立民安時和尙以  
 興學爲務至吉安論知其故乃謀復其舊於是按察僉  
 事嚴陵余公復吉安知府江浦張公瑄皆能心都憲公  
 之心而相成之規模雖仍舊貫而高廣實相倍蓰既落  
 成教諭汪芳乃以書走京師屬儼爲記儼惟都憲公待  
 吉士之心厚矣古先輩以宸奎名閣有取爾也夫宸帝  
 居而奎則主文章也士以文章用於時環列帝居以昭  
 文明之盛亦宸奎也及進至其盛文章昭回於雲漢功  
 業輝煌於當時名聲照耀於後世則又不知人爲宸奎  
 宸奎爲人而所謂在天爲列宿矣先輩所謂自期待如  
 此此其所成如前所云即信乎其不負矣閣廢數十年

一新於今日而猶揭其舊扁於楣儼以是知都憲公待  
 吉士之厚者以先輩望今之士也士際文明之時有詩  
 書六藝之訓成其質暢其文先輩流風餘韻化其習師  
 友以資其講論勸課以致其戒勉而又鍾是山川之秀  
 氣故宜其有成也而亦豈可恃此自畫哉必志先輩之  
 所志學先輩之所學懋修不懈以求不負都憲公作興  
 期待之意與夫扶輿清淑之所鍾然後可以少傅西昌王  
 而於是閣亦不致有光焉學之堂已嘗屬記於少傅西昌王  
 公直儼故特敘是閣之興廢與先輩之所考云  
 今所以不改之意刻諸石使後人有所考云  
 年知縣蔣紱修大成殿劉定之記  
 遠水益廣深士氣質與景類也予與其士相知獨未  
 嘗造庠拜大成殿焉今樂聞其重修昔歐陽永叔記吉  
 郡建學吉水郡屬邑學與殿豈不同時煥飾哉然是後  
 宋遷江墜元起復什兵變弗一革故鼎新宜亦屢矣稽  
 圖志皇朝太祖建極七稔洪武甲寅學復修繼此又以  
 時增葺惟殿以工年矣禮樂百年而與亦常道也况聖明治  
 化丁亥適百年矣禮樂百年而與亦常道也况聖明治  
 追隆古乎况斯邑文獻聞海宇乎况宏基構以祀聖賢  
 崇文首務乎於是江右提學僉憲李公齡以為言由進  
 士來令斯邑者蔣公紱承命其羣僚皆悅從無異意捐

俸雖微示己志以率眾也出庫藏諸物以白金直計之  
 為兩踰千又益以奉助乃沛然焉遂以是年三月興工  
 九月告成址堅以高構聳而豁塑像咸新尊居環翼稱  
 其萬世無窮王祀之禮庠官教諭蔣輔訓導王甫因邑  
 士編修宋爾章微予記惟有天下者集士於庠以教而  
 必記諸聖賢使知歸仰其來尚矣士仰而讀易詩書春  
 秋禮記四書諸子之籍者口其言也仰而對素王公侯  
 伯冕圭衮易之像者目其貌也言孰謂糠粕可因以思  
 慕其仁義禮智信根性潤身之說貌孰謂土木可因以  
 瞻企其溫良恭儉讓粹面益背之符言自口貌自目入  
 與心契而士可以趨賢希聖淑已用世有天下者蓋取  
 效焉然則大成殿之趨賢希聖淑已用世有天下者蓋取  
 珮駿奔於殿庭者其聲實煒  
 煌可數矣後進勛諸是為記  
 修泰和羅環記  
 郡邑公私廨宇類毀殆盡吉水縣廟學尤甚明靈弗棲  
 講肄無所大參舒城秦公從化旬宣至縣問民疾苦勞  
 來安集躬視廟學之廢喟然興嗟進賢尹應天顧君景  
 昌諭之曰是豈可以緩會計規畫得公帑羨餘贖刑白  
 金若干兩擇清慎者董其役縣尹承命惟謹屬役於耆  
 老李老健藍錫禎鳩工市材端日以作不數月而大成

殿宸奎閣明倫堂修葺俱復舊觀重塑聖賢諸像建兩廡及櫺星門綵繪丹雘煥炳一新落成於是冬十二月之望縣尹遣使請記璟惟學所以淑人心固不可一日發也然非大參公幾何不視爲可緩因循數月頽毀當日甚志亦日懈矣且財出公帑而不勞民委任得人而既畢其事而歸功於公也雖然吉水文獻素爲郡中之望學校之類毀固賴名賢尹有以復其舊矣人才與盛必有如宋之三瑞忠襄文節諸公及國朝諸大老之文章勲業然後可謂復其舊茲不在諸士子之自勉乎對越聖賢精神如在心孔孟之心不爲耳目之學斷斷乎期爲一世之偉人有此志期有此事業人才之盛又不在此乎如是而後可以答名公賢尹之盛心宏治四年不負朝廷養育賢才之初意遂爲書之以記

知縣顧景昌增修王臣記

倫明而後風化美治教興苟爲不作僭慝不行禍亂不階邪說不肆左道不干國家以之而尊榮閭閻以之而睦順三代之盛職此故耳後世願治之君未嘗漠然於斯而收效卒未古若有其名無其實也夫有國者能詔郡縣皆立學而不能使爲吏者皆留意於學俗吏則虛應故事春秋不得不祀先聖先師終歲不得不供諸生廩饌謂吾力止於如是視廟

吉安府志

卷十八

學校志

六

學兀兀將壓無以庇風雨若無與已者嗚呼彼浮屠老子之教果何益於人家國而舍宇宏麗遍天下糜費不貲今乃以吾人明先王之道所賴以扶人極致太平者顧吾力反出其下謂之何哉吉水古文獻邑戎化乙巳大水廟學傾圮前江藩參政舒城秦公屬邑長金陵顧侯景昌以贖刑之金規而修之惟生舍饌堂射圃未備謂宜作禮致有財力者以義動之欣然出貲以助役作青雲樓於宸奎閣明倫堂之後射圃亭於庠外隙地之西作生舍三十餘間上樓外廊後榻屋西饌堂秩秩馮馮可謂備矣工始辛亥七月十有一日訖壬子八月望日侯以書來徵記嗚呼世道升降何常之有惟人心天理終日可恃焉今日之人心視唐虞三代之人寧有異耶惜乎道闕學廢世降俗靡舉唐虞三代教民之法而盡棄之惡在其爲治教也宋盛時累詔天下郡邑興學下逮民間書院義塾日增月益教養備而後造成尚能庶乎唐虞三代之治况我國家大統之盛薄海內外郁郁乎者哉顧侯博學偉器長於材而敏於政者也其真知本體國家育才之德意哉諸生尙其子孝臣忠以長我國家俾無負焉斯善矣時縣丞景峪主簿朱海典史邱尙文教諭敖憲訓導高陞克相厥成義官劉循典黃特美老人解瓊瑤糧長劉循岳督工助力義官周

仁學等出贊樂助咸 義也其可以不書 嘉靖二十五年知縣王之誥建尊

經閣羅洪先記 聖人欲人各得其本心以明倫也聯之以比閭族黨之

師羣之以學校庠序之地齊之以節養摩揉者則習禮之周旋進

董之以孝友睦姻任恤之行而節養摩揉者則習禮之周旋進

御書數之文其所所以節養而摩揉者則習禮之周旋進

退升降俯仰之容以束其體合樂之事精書數煩細之業

兆之度以平其氣操射御勞役之疾徐清濁屈伸綴

以出其智力長其技能使通達而不滯於方安與而不

教之行有出於名位之外者是師承其指意而無難論其

名也及其學成而授以政也則宴饗養老勞農讀法所

以行吾之禮也殷薦陳風敷言與道所以行吾之樂也

選材斷獄治賦執誠所以行吾之射御與書數也蓋衰

則以憲老禮之沒則以樂祖祀之其道之尊有出於名

位之工者是經即其人未有經之可尊也及周之衰教

弛道喪孔子生於魯而魯則周公之遺也易象詩樂之

書猶有存焉孔子悲列國不皆魯而後世不可以無遺

也自衛反魯正其舛雜而竊取之義莫大於春秋然猶

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蓋深慨其無能自致夫節

養摩揉而徒託之於經焉爾孔子沒未及百年諸侯去

籍處士橫議其紛裂而損毀不待秦火之為烈也夫人

亡經存猶為糟粕而又出於煨燼之後緝於蠹蝕之餘

是所存千百之十一爾然千載之下有欲窺古人精神

指意之所歸與當時士大夫之所及者尚有所據以得

其彷彿然則經之必名於後世與後世必經之是尊豈

得已哉漢唐而下訓詁專門人皆數十百萬言其於經

也蔽昧剗刺而靡所助其去煨燼蝕亦無幾也雖然

善講習之語工程苟不至於蹈戾即為今人之所材而或

擊揮持鈞調以古之偃僕盤辟酬酢授受以為禮拊搏考

御書數其從事為甚密其計時為甚專也然未聞人之

可尊如前所云者出乎其間而甚則賓與常期數百里

之邑曾一無以應明詔豈節養摩揉卒不可廢經雖存

亦必有待其人乎吉水令石首王君之誥以明經起家

興學禮士而丞以長沙尹陳君時中繕治起廢之才嘉

靖丙午冬值令入觀邑以無事建尊經閣於儒學之後

高幾四尋廣逾六尺而深與高稱不關公儲旬月就緒

明年王君返翼以兩廂豐闡椽楹具備且飾未幾丹徒

朱君錫來為學諭日督學者講習而程試之然尤拳拳

於古人之說又以為經之不完則閣猶虛器也既三年  
將齋膳金入太學躬市之自於巡按御史曹公君忭復  
得罰鍰若干以行明年辛亥至自太學遂有漳州之命  
乃礮石謁予文記其役予惟孔子之於六經猶后羿之  
穀率王良之範馳驅也為羿與良者吾心之率範也即經  
然舍是無以造乎羿與良者吾心之率範也即經  
求之而吾心不返焉其概於吾心者必經之言有不盡  
也而不可不存焉其概於吾心者必經之言有不盡  
合於經者必吾心之誠有不盡也而不可不存焉其概  
反於吾心而後孔子之全經雖謂經無損於煨燼蠹  
蝕可也準之經而後孔子之全經雖謂經無損於煨燼蠹  
摩揉亦可也深者以經為節養摩揉之具則質之偏者不  
不移習之深者以經為節養摩揉之具則質之偏者不  
其餘以應令甲之求凡吾之悅諸心者不啻聞簫韶於  
齊廷而言動可則唐虞揖遜於一室也凡吾之悅諸心  
不啻觀河圖於周室而喜怒不偕周孔刑賞於兩觀也  
始之以為節養摩揉之具而卒沖融流動於精神指意  
出處措施之間蓋經之可尊者如此若夫度閣之嚴亦  
猶古者懸象魏而徇以木鐸固有其司之所以不廢也  
務返其本而已諸嗚呼學者其毋畫其力以自棄於今將  
若所市御製書之為卷幾經之為卷幾子之為卷幾史

之為卷幾集之為卷幾總為卷幾嚴扁大橫萬歷三年  
藏數於有司授代必稽欽躬必時任在來者  
知縣江沛然復修會同亭記天聖四年在縣治左稍後

百步而近其始故東面慶元中主簿李恕己謀於邑人  
改而南向今學宮是也國初因之當是時登進之數最  
甲寰宇名流碩輔勲庸節概照耀青史嘉靖甲寅有司  
以科第稍開頗采眾議盡取前民舍撤之自是宏敞軒  
豁與峯前聳如奔龍躍馬一時規畫視舊改觀矣顧未  
幾長吏以遷代去其於易朽作新之事未之及也後二  
十年萬歷乙亥楚黃涵齋江侯來為令始至祇謁文廟  
謂櫺星門且卑陋無以示瞻仰更議新之會時詘不果  
又二年歲值大登乃斥贖鍰之羨檄少尹漳浦許君貞  
鼎建如式而大成殿明倫堂尊經閣左右兩廡啟聖名  
宦鄉賢孝子諸祠亭下至廡庫庖廡齋廬公署凡棟宇  
懷桷覆瓦級輒腐黑撓折者以次繕完既又用形家言  
改文盛橋東徑路使循橋而南復折左由經濟坊入以  
合於孔道又為增高官牆西偏地凡若干丈而學之  
制至是大備復以諸生講業其中廩餼不時無以明授  
者歲捐其贏優助有差於是學博西黃君韶偕其僚  
鍾祥毛君炳謂侯茲舉有功德於章縫甚盛宜有言以

詔來者予惟有司之於學拓其湫隘致其崇峻飾其澁漫所以嘉惠此邦之士者其勤可謂至矣凡役夫若干工費若干侯名沛然楚黃岡人隆慶辛未進士為政篤於愛民而嚴於繩下赫然負神明譽人故樂為之役凡有工作其費捐而二十三年知縣沈裕廣學基移向近事易集類如此

東天啟四年知縣何應奎縣人鄒元標創願學堂為諸

生學舍後巡撫解學龍改願學堂為仰止祠以祀元標

崇禎十一年增祀劉應秋

國朝康熙十年知縣王雅重修二十五年知縣朱行義

建堂廟祠宇樓閣鄧心清記四十四年知縣馮震修五

十四年知縣湯敘修雍正十二年知縣張彤標修建宗

奎閣及義路禮門二坊乾隆五年改儒學門三十八年

知縣楊大觀議復古制改建南向三十八年知縣朱廷

基率紳士畢其役知縣金潛有重修儒學大門記

見縣志

道光九年縣人改建燬於兵同治五年縣人改建學宮

坐壬向丙兼亥巳復宸奎閣閣下為明倫堂畧如舊制

崇聖祠在文廟後

名宦祠在文廟右祀五代南唐歐陽廣以後諸人

鄉賢祠在文廟右祀隋李孝子以後諸人

忠義孝弟祠在文廟右祀宋楊邦乂以後諸人

節孝祠在文廟右

教諭署在文廟後迤左訓導署在文廟後迤右

學額

舊科歲兩試各取文童十五名歲試兼取武童十五名

雍正二年覆准文童入學准加五名每歲額取文童二十名咸豐七年九年同治元年六年因捐助軍餉陸續題准合計加永遠定額歲科文童各十名歲試武額同

學田

明嘉靖間知縣王象萬歷間知縣江沛然先後置田租一百畝明季兵燹田失國朝康熙十四年縣人徐泰來捐田租除新舊荒外實存二十都烏江邊及五十二都東螺田共一百三十二畝八分舊存一都齋夫田租入石舊撥覆船岡巴公廟石隴坑江背廟前田租共一十二石為土地祠公費又撥五十四都田租六石助學書紙筆以上錢漕統歸西坊官圖儒學戶乾隆二

年縣人邱大洪捐石崆山煤山一處乾隆九年縣人共捐買田米二斗麥土四斗共十一坵地丁銀一錢七分六釐兵漕米一斗三升三合歸儒學宸奎戶為贊禮生公費四十七年縣人黃梓捐田租九石三桶

永豐縣學校

永豐縣學宋至和間縣令段縫建在縣治西南建炎初兵廢紹興七年縣令李謬移縣治東後令鄧覲立講堂及東西序十七年縣令吳南老以舊基狹隘遷感應坊右

縣人董良史記

記云永豐為廬陵之支邑其細民力穡而純固士大夫多美秀而文以通經學

古濟時行道為志蓋自文忠公倡之陶染風化百年間其俗大概如此延平吳侯南老之來是邑也下車之初欵謁先聖慨然嘆曰百里之封風聲習俗之美而縣序湫隘氣象褊迫其何以崇化礪俗仰稱朝廷稽古右文

之意遂於縣之南得隙地焉廣袤千尺厥土平衍與流  
清澈爰即其所命工庀徒嚴先聖於中而學宮環布自  
門徂堂講筵齋館各有位序既成屬予為之序蓋舊學  
綿蕪於兵火之餘置邑東鄙士民舉欲易而新之故人  
樂公之有是舉也經始於紹興丁卯之六月越明年四  
月告成緬惟三代之際士皆樂於自修不特能別於尋  
常之人而有三代之際士皆樂於自修不特能別於尋  
人之習素本於學哉王化行而習俗成仁義禮樂孝友忠信  
者無非粗豆之容琴瑟韶濩之音德行道藝之美居有  
教養之漸出有爵祿榮名之勸苟或不然而屏棄不齒  
戮辱之羞隨其後故政僻俗廢誣偽之習興異端之說  
熾先王教養之具論治者迂之而崇獎勸勉之方又不  
足以聳動一世故士之能自異於流俗為君子儒者無  
怪乎其鮮矣國家承平日久泮宮辟雍之化淡於寰宇  
詩書禮樂爵祿榮名之勸與夫屏棄之政無不具備異  
時也今吾邑學旣成士之來游者必皆目前庠序布韋之  
士也而自後於古之人吾將見繼文忠之懿躅必有  
人矣是歲夏四月於古之人吾將見繼文忠之懿躅必有  
以下上其等列而吾兄德元遂魁天下於是無有遠邇

皆知吾鄉彬彬儒學之盛而士大夫所為崇勸之效是皆可書者也

元縣尹何仲温重修尋廢於兵延祐元年縣尹察罕不

花修會德裕記記云上臨御之三年詔天下用科舉取

知所向務修其孝弟忠信明於古道達於時宜不變吏

弊以與天下更始於是皇元教暨朔南四十年矣此道

治政成之時也天下莫不以通經學古為高郡縣有司

欽承天命凡所以修學養士者惟恐後吾永豐由歐陽

公名聞天下而廟學不稱元貞乙未眾建新殿及大德

戊戌予初仕鄉校嘗以私錢新講學堂祠歐公至是又

二十年弗修且倣延祐甲寅邑長察罕不花始至順民

欲惡罷行害利百里之民從風而靡顧瞻廟學殿堂樓

柱漫漶捐已財而悉更之越明年始克完美又明年教

諭鄙陽余玉成率諸生求記其事予以廢歸田里固辭  
而請益勤惟曩日濫官於朝嘗為公卿大臣言古之治  
天下者必先敷教而明刑次之漢儒所謂威文德之輔  
刑而急兵教化率視為刑刑弼教之初意而又安知聖人  
佐知者蓋鮮况古人之明刑弼教之無係焉直格與免之  
政刑德禮之辨生民之耻心有無係焉直格與免之  
應而已哉故欲兵寢而刑措莫若化行而俗美欲使天

下化行而俗美莫若由學以唐虞三代之治亦不能外乎庠序學校若夫滅禮儀之官而使操文墨之徒日徵於刑辟盡法周防而姦究終不可止盜賊終不可息奈何終不以教化風俗為務雖有聖賢在上天下可得而理乎方今明詔取士雖用漢唐科目之名而實本成周德行道藝之意此千載一時也吾邑而有賢大夫以承流宣化邑其庶幾乎夫橫政不作則橫民自息五教漸修則五刑自簡予何幸身親見之

明洪武初知縣蔡玘重建今所建文二年知縣趙季通

修葺宮牆永樂十九年知縣朱圓修大成殿會榮記

國家混一海內首建大學詔四方郡縣皆設學校自是京師以至海隅徼塞之地莫不薰涵於詩書禮樂之教萬然唐虞三代之風也何其至哉今上皇帝嗣承大統銳意文治即位之初親幸大學令諸儒講說經義錫宴賜衣恩禮隆洽繼命儒臣纂修性理大全之書頒行天下以嘉惠學者德至厚也由是居師儒者益思有以盡其職為弟子者益思有以成其學嗚呼盛矣永豐之學在縣治之西南臨乎恩江其地亢爽而清曠學舍整飭獨夫子廟隘狹且歲久圯壞今教諭清源張仲賓訓導汾陽葉餘忠既職教事願瞻殿庭輒慨然曰廟圯且陋

永豐學校

可稱朝廷興學之意即相與白之縣令太原吳公將叶謀而新之僉言既同經營伊始未克就緒未幾監察御史金華朱公孟規來為縣下車之初首謁廟學視其敝壞退而嘆曰廟貌若此何以勝治民之寄乎乃訪之師儒市材鳩工悉撤其舊易之以美材瑩之以堅甃卑者竦之隘者擴之像設有嚴筵几有秩丹漆照燿煥乎一新誠鄉邑之盛美儒林之偉觀也經始永樂辛丑秋九月九日落成十月初二日既畢工乃礮石請書其事惟學校王政之所先故古之言治者必曰謹庠序之教洪惟聖朝右文崇道益修學校之政而永豐故詩書鄒魯之邦民多文秀而好學矧今復得良有司賢師範以敬承上之所以教勵學之意相與振起而作興之永豐之士又何幸歟雖然游於此者必將求夫聖賢大道之要明於日用彝倫之理乃所以為學若徒矜其記誦街其文辭以汲汲焉於其請也烏得不具書其實而樂道其嘗遊學其間則於其請也烏得不具書其實而樂道其成焉

正統四年知縣李珣修大成殿十二年知縣黃永從

修櫺星門會鼎記也謂之櫺星門者應天象之角宿名為天關黃道之所經七曜之所行也周祀后稷以配櫺星故壇壝之棘門後世遂通以櫺星目之自孔子之廟與

夫山川社稷之壇壝皆設櫺星之門蓋孔子之道與天地相流通社稷山川次之則其為門固宜有以極規制之完以稱瞻仰也永豐邑庠夫子廟舊櫺星門皆以木為之間以瓦覆於其上然非古制也且歲久不能不為風雨損壞正統十二年丁卯邑宰邵武黃侯永從游事與楣六扉則木為之既完且固無復風雨摧朽之患觀者莫不稱嘆侯之為政能知所重而足以傳於久遠乃屬予記之惟夫子之道政教之本春秋釋奠禮之所先是門之修所以重釋奠而致敬也重釋奠所以重斯道也重斯道所以興禮俗之所由勸資材之所由出國家之所賴以治也侯之為政信知所重矣既新縣廳公宇以及橋梁壇祠又將重新學舍而先修是門莫不秩然有序故書以成化十九年知縣歐陽明修文廟羅倫記王祀紀其槩

孔子尊己乎未也尊以文也非尊以道也易為孔子尊乎眾人棄之聖人至之孔子者道之至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之道所以至也至者立教棄者由教口其教不尊其道可乎開元禮自天子執弟子禮尊以文也尊其道則未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其道也尊之何宜靜宜畏馬動宜謹馬學宜博馬問宜切焉思宜

密焉卑汚者宜易之以高明狹隘者宜易之以廣大傲戾者宜易之以溫良猥薄者宜易之以敦厚柔懦者宜易之以剛毅昏愚者宜易之以通敏本之身也視焉宜明聽焉宜聰貌焉宜恭言焉宜慎事焉宜敏移之家也為父宜慈為子宜孝為兄弟宜友為夫婦宜正為姻族宜睦為隣里鄉黨宜恤時而我用達之天下也宜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之人心宜富宜復井牧之制以養之俊秀者宜教宜復學校之制以育之教之成也賢者宜用宜復鄉舉里選之制以取之君子既進宜遠小人以成天下之務宜冠婚喪祭以厚天下之俗宜朝覲聘問以通天下之情宜黜佛老巫覡之道之教以正天下之士習宜斥權謀術數百家眾技之流以徒以端天下之人才弗化也宜明刑辟以威之弗順也宜詔戎兵以備之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尊孔子之道宜如此也漢唐宋之君臣尊孔子之道至此乎雖至今存可也奈何其未至也於戲孔子之道尊之至此乎雖至今存可也武矣臣馬臯夔伊周矣士馬顏曾思孟矣奈何其未至也今之尊孔子者問其所讀之書孔子也聽其所言觀其所綴之文孔子也求其所以為孔子則未也昔有學曰我仲尼也求其所以為仲尼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

其猶此人之學孔子乎優孟之學孫叔敖也楚王以為  
真叔敖也求其所以為叔敖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其  
猶優孟之學叔敖乎或曰夫子之道不可及也蓋觀諸身乎  
可階而升也噫惑也孔子之道不可及哉蓋觀諸身乎  
吾手之持吾足之行吾聖人也吾心之同然獨不聖人乎聖人先得  
耳之聽吾聖人也吾心之同然獨不聖人乎聖人先得  
我之心之同然者故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永豐新  
孔子廟成初僉憲陳公驥倡之通判黃公景隆承之大  
尹歐陽公明成之三公者其志於尊孔子之道者乎伴  
來曰子邑人也宜有以告邑人倫故以尊孔子之道告  
邑人嘉靖二十二年知縣魏夢賢縣丞梅繼儒修鄒守益  
記倫記之初成化癸卯永豐縣新孔子廟一峰羅文毅公  
子者無異於優孟舉失其真莫若尊以道而世之學孔  
髮尙疎嘉靖癸卯冬守益適至永豐雙江聶子豹與鄉  
大夫士出贊議新學宮時中丞淨峰張公嶽主其議柱  
史槐川魏公謙吉覈其成縣尹魏君夢賢及丞梅繼儒  
經營締構以臻其績首文廟次明倫堂尊經閣次櫺星  
門次號舍次名宦鄉賢祠踰年秋八月告成林掌教應  
芳執訓諸生曰願以繼文毅之聲守益不敏請釋聖學  
之真與二三子商之夫忠信與人同而好學與人異非

聖之異於人也學失其真往往出於忠信之外故以訓  
釋而進德修業茫無與幾存義之功黜精神愈竭歲月愈  
邁而弗可學二三子其亦攷於孔門功課乎所以聖為絕  
德而弗可學二三子其亦攷於孔門功課乎所以聖為絕  
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其天機剛健中正有未純粹  
德有未信庸言有未謹終於龍德剛健中正有未純粹  
故有餘不盡者非於忠信有加也弗失其本體而已矣  
於相顧慥慥者非於忠信有加也弗失其本體而已矣  
二三子反身而驗之庸果信弗弗信乎庸言果謹弗謹  
乎不足果勉弗勉乎有餘果盡弗盡乎自欺自慊學術  
誠偽之關也嘗竊怪洙泗之上從游三千矣速肖七十  
矣其於好仁惡不仁胥可底績也而孔子喟然有未  
見之一嘆則諸君子向道宿方竟何功課其聖門閑偽存  
誠而約由是而樂由是而顛沛故富貴不處貧賤不去  
是而殺身且不避彼可使加者皆一故曰憲章與天地一  
真與堯舜一故曰祖述萬世一故曰刪述以垂憲是果  
故曰上律下襲與天地萬世一故曰刪述以垂憲是果  
也建學立教夫非進學於聖子思誠者人道學也自顏  
孟迄諸儒先曰吾師門彬彬也駿奔於斯陟降於斯詠  
歌於斯吾猶可以自棄自小已乎學之失真舊習蒙之

猶可諉也發其隊而一新之當道之鼓舞邑令丞之勸  
勞鄉大夫士之規畫寧獨文具而已忘食忘憂不怨不  
尤竭吾才以尊孔子之道寧為真叔敖無為偽優孟瀧  
岡金牛山川具在豪傑林立絃歌洋洋守益不敏固宗  
國也願與二三又修三元樓林應芳記  
子敬圖維新之元奏對大廷第如之於時令吳君南老  
建狀元樓學門之左慶元三年令汪君文振增美馬樽  
齋之記可稽也入國朝文學彬盛矣解元王公昭明  
張公唯會公鼎陳公律羅公奎會元朱公瑄狀元曾公  
榮羅公倫文獻之望最於東南遂總其名曰三元樓  
跨孔道歷歲久傾側僅餘朽蠹日就湮廢山陰魏侯夢  
賢以進士令是邑三年式崇化本巽舍恢葺完美載閱  
舊志謂樓界學而左於地勢宜且鴻號之揭足以昭勸  
也迺更撤而新之節力約財不靡於眾命東坊民涂正  
督治其邑庠弟子員俱願輸貲以和其成民之慕義侯  
之德有以鼓之也臺之崇三尺宇之列十六楹垣以堅  
璧襲以重阿文以丹腹隆棟雕甍錯雲際經始於七  
月既望迄重九乙巳畢役是日也張樂且宴肅賓佐之  
賢以落之龍華九峰環伏如拱恩江滌迴一望無極曠  
言曰山川之靈磅礴而鬱積其至和之洩實自有期止

永豐學校

苟作之下其不勃然而興也乎繼今豐之人土濯磨奮  
發巍科相綴所謂道德明秀可為公卿者駢起後先固  
斯樓之興廢感抑亦有位者之光不但以侈觀望然也嗟夫  
某也不愧科名者也某也後之人烏知其不指而議之曰  
毋自墜厥美是則斯樓之所以不俾吾徒者益懋迺行以  
榮聞其議者知懼樹風聲以詔三十一知縣孫濬修  
後其不在斯乎其在斯乎

羣英閣聶豹記  
江之許在儒學儒星門西偏去門三百

步而近堪輿家謂宜閣於其上以收江水西奔之勢使  
之灤抱紆迴滄瀟靈祥以篤生英俊雖其為說未必盡  
然然謂人材之生不盡由於山川者亦未必然也議已  
二十年乃未有當其事者蓋為政以人材為念世固難  
其人矣往嘉靖癸卯冬邑丞梅君繼儒署篆不數月而  
學之殿堂齋舍一收而新之方欲從事於閣而丞以遷  
去去今又十年而閣始成時維嘉靖壬子元日也閣聶  
拔連霄而一方形勝吐奇獻秀錯陳於几席之下可一  
覽而盡題曰羣英者其以是歟而縣大夫之席之意誠不在  
是也大夫考國朝以來凡登進士科者六十餘人標其  
名於閣之楣謂是為一方之英使游於庠過而登者得  
毋有感而興歎夫永豐土宇之廣凡三百二十五里國

朝開科凡一百八十餘年其間生而少且老者不知其  
 幾千萬人而僅六十人題名於閣謂是為萬人之英非  
 耶蓋進士之科始自隋唐而獨重於國朝公孤卿相胥  
 此焉出昔人有登瀛之喻英後入穀之聲有以哉夫花  
 之為英以其香遠其實大而美若乃其氣臭腐其實苦  
 腥朝榮暮落化為飛塵亦何有於英也今六十人之中  
 兒童走卒知名而欽之者惟恭愍鍾公同以忠烈著文  
 毅羅公倫以風節著等而上之文忠歐陽修以文章道  
 德著鳳凰之於飛鳥麒麟之於走獸如三公者謂非出  
 乎其類而無愧於英稱也耶其餘則固有三公者謂非  
 可概見要成化以前風俗純厚士行朴畧雖世遠人亡無  
 官輒怙勢播惡敢於肆然無所忌而士習日壞昔蘇氏  
 作族譜亭引有曰自斯人之貪且淫也而廉耻之道喪  
 詐反覆戕虐鄉間也而忠信之義薄即欲為化塵之英  
 而其遺之可指摘者名與聞而俱在他日豈無登而  
 追論之指某以為戒如蘇氏之所云者噫榮利飄風而  
 也乃不忍於飄風之意微矣大夫孫生不亦重可傷哉  
 於是知大夫作人之意微矣大夫孫生不亦重可傷哉  
 庚辰進士來合予邑為政急先務此其一端也寧之宣  
 城人與梅丞為同里之嫻亦可見宣城之多賢也已

萬歷五年知縣王來賓改學西南向八年署縣馬闌孫

守道改復東南向築堤捍水九年知縣馮應鳳增修會

于拱記 記畧云吾吉自宋以來人文之盛稱於天下而

彬彬同望永豐又畧有其人焉堪輿家謂豐之學官外

濱恩江異流朝之長發其祥蓋宋時已是有是說矣萬歷

主午復修學成邑之大卿陳太常慶偕艾侍御朴張藩

參鏜聶郡守棟遣庠生涂儀陳紅詣于拱敬記其書曰

豐學建於宋紹興間負乾而向巽時董良史之記有曰

巽水清澈其徵也我朝成化辛卯嘉靖癸卯重修之四

皆仍其舊記之者羅文毅公鄉文莊公也丁巳水決南

岸為民害而辰流衝學文運因以弗振自戊午至萬歷

丙子士無登薦書者或聽庸術謬論易向以避其衝有

勢曰嗟乎法應治水何為易向若築堤障水以廟縱觀形  
 而學門復舊向庶利就害遠矣謀諸郡伯今分巡憲副  
 楊公惟喬深以為然具詳當道咸報可侯乃定築長堤  
 若千丈士民爭輸貲以助工未半而侯改視安成別駕  
 孫侯守道繼至督理益勤凡五閱月而工畢由是水復

其故學門清漪迴薄如初辛巳春新令馮侯應鳳至俗  
 修職業諦視山川則有堤宜補所未備學當全復其舊  
 白諸分守大參余公一龍躋之分巡楊公初主其議益  
 贊之士民又咸輸助侯於是鳩工並作擇能分董學則  
 林簿棟堤則翟尉可義出納以屬鄉之耆宦堤則徐別  
 駕裕學則湯州同慶鱸上下協心遂底於成萬眾欣欣  
 相慶以為民害既除交運必復振也今年秋薦果得一  
 人龍生鐘是宜永傳來世願為之記于拱念茲重典非  
 薄劣所可任以書固辭太常同年友錄二公記復貽書  
 曰羅公之文子素樂玩鄒公則又聞其教也二記爛然  
 昭揭繹而述之不亦可乎且慶嘗撰堤記前書悉記內  
 事所未盡者僉謂辛卯癸卯之修皆因舊而為新今則  
 創新以復舊難易殊矣余公楊公主之馮侯孫侯營之  
 馮侯彈心力以成之功在士民甚大先是民謠有曰不  
 中要修學除是馬生角踰歲而馮侯至其事又甚奇文  
 以傳遠奚遜哉余不能辭則取二公記三復之羅公謂  
 尊孔子在尊其道鄒公則述其語而詳示孔門之教倦  
 倦以竭才為望至矣盡矣于拱復何言哉惟今之修學  
 也諸邑人士咸喜談之有疑者曰堪輿小說也科第榮  
 名而已信彼以冀此得無詭於聖訓歟愚謂相士辨方  
 載諸禮地靈人傑紀諸史乃若學校不為科目而設科  
 日不足為學校重先正有是言矣竊以為亦有為而云

也夫學之設固惟在於明先聖之道而成德可見之行  
 則明道之實也孟子不云乎幼而學之壯而行之當今  
 之世而欲行道舍科目奚由哉然則士之自期與夫官  
 師之期士皆以科目為宜矣彼謂不足重者豈輕之乎  
 亦曰科目之重又在人耳今夫登第而擢狀元得位而  
 至宰相孰不重之名賢也狀元亦多矣文公先生而後則  
 忠公蓋開先之名賢也狀元亦多矣文公先生而後則  
 必稱羅文毅公其故可知已蘇子稱歐陽公曰以通經  
 學古為高以犯顏敢諫為忠以救時行道為賢是道也  
 固孔子之道也羅公相後二百餘年而道與之昭合舉  
 世倚以為重奚獨郡邑哉二公皆豐產也同郡之士聞  
 風猶興豐士生於其鄉家傳遺俗人誦餘教殆無異於  
 親炙者矣惟共遵二公之道由之以學孔子無若優孟  
 之學叔敖如二記中所垂戒者異日登第得位隨所遇  
 而道無弗同焉則豐之學又將為天下重矣監司守令  
 嘉惠之盛心邑父老勸相之美意皆可無負矣于拱不  
 佞託名斯石亦與有光  
 馬謹直書此以為記  
 四十七年知縣瞿式耜與縣紳  
 遷新之自為記  
 丁不云豐陽之學屢建屢更向位之異  
 則何以說焉歲萬歷戊午不佞來蒞茲土瞻禮宮庭聞

諸士之請睠然有懷越一載邑駮濯水變學舍悉圮諸士乃進而策之曰豐陽之學介峙郊外前拱恩流水勢北來龍脈左入荒山巽向固是定局今水以兆告革之時也不佞謝曰唯唯乃規形宇乃定局今水以兆告革之時也

更廣之離脈出昏者更進之經始有序矣維時帑無羨醵集事頗虞其艱諸士又進而策曰泮宮之作事勿沮勿墮江水民聚厥績以造福於豐是在使君不佞謝曰唯唯乃為多方儲設捐所入歲祿次益以寅佐及五鄉之樂助者所糾費二千金授之堂籍俾執宮功某且有成模矣不佞適引嫌歸里辱邦人士庶之請詔仍視故象至之日諸士復進而策曰豐陽之學再造於茲奕世嘉賴馬第綜規全局尚有一二弗協於極者考中度衷參萬全之利以垂永構使君其終勉旃不佞謝曰唯唯乃繕啟門之偏於西者更移之齋之過於門者更遷之屏牆之障水者更撤之養院之礙龍者更徙之江岸之傾動者更覓之三元樓之左踞者更右鎖之鱗次

制備矣餘而為庖福為庫藏為祠宇為講院為河隄前

永豐學校

十一

者夫興葺大政也後有君子文獻是徵詎可無紀爰削墨授簡載諸石是役也肇於己未歲八月竣於癸亥二月勤事惟勤則邑諸生宋濤宋棟劉懋卿鄒那騫聶世述陳士美程源吳當復湯之佐郭詠督工官縣丞孫詡鄒懋奭主簿胡啟享劉國璋典史虞佐國屬官李端聶可與陳履動與有厥勞例得附書

國朝順治七年知縣儲曾修復改建啟聖祠聚奎堂於

明倫堂右十六年知縣鄧秉恒復建儒學大門康熙五

十七年移建廟學於城內湖西道故址以舊學為啟聖

祠齋署如故雍正十二年知縣趙憲清修自為記

正十一年癸丑秋七月余自廣信之弋陽令調涖承豐

先是豐邑於是年五月被水思城垣祠廟及居民田廬

為波臣所壞夙夜惴惴以不得其職為懼視事之日即

齋沐恭謁先師廟見其牆壁多圯棟椽飄零悚然者久之隨遍禮各官鄉賢暨忠孝節義各祠則倒塌傾欹無完宇而忠義孝弟一祠竟成坵墟欲謀所以新之維時瘡痍之民未盡起撫宇鞠育未遑也今歲初夏幸時和民安無旱澇疾疫之憂向之流離瑣尾者休養保聚已

漸復其舊爰經營學校捐微祿為費又以贖刑之金補  
其所不足而豐人士之知源反本者皆竭力以助共勤  
厥事缺者補之墟者新之三越月而工始竣雖規模制  
度不改其舊而棟宇巍峩已煥然一新矣豐人士欲丐  
余一言乾隆十四年知縣江伍圖重建於感應坊舊基  
故記之  
自為記始立學於縣西南歲稔倉後紹興七年邑令段公  
築於城東開後令鄧公起講堂及東西序遺址不可考  
紹興十七年吳公南老徙郭外感應坊即今所也元延  
祐中監縣察罕不花重修尋燬於兵明洪武初蔡君玘  
泄縣事重建之嗣後代有修葺明末又燬武國朝順治  
七年庚寅知縣儲公修復規模畧備至康熙己亥歷歲  
既久風雨傾圮邑紳士移建縣左湖西道荒址為費不  
繼祇創成禮殿兩廡廟門其崇聖祠明倫堂及學署仍  
舊歲乙丑予調宰是邑首謁廟庭瞻上下徘徊太息  
以為學校者所以崇先聖育人材今地居闕閭湫隘器  
塵神無以妥靈土無以肄業且廟學之制宋以來合為  
一處茲廟與學離隔為二非制矣既而履舊學見其地  
爽愷恩江環流羣峰拱峙山水之奇勝誠他邑所未有  
也第殿宇將壓兩序窘步樞星戟門相距有咫尺規制弗  
稱急欲告邑人以新之越二年四境阜序乃謀之僚佐

元豐學校 十六

吾之神士莫不踴躍願勤厥事予遂捐俸首倡而闡邑  
之人欣然各出其私錢就舊地撤而新之推擇士之有  
行誼者董其事朝夕督程毋苟毋緩首文廟取剛士雜  
石子築殿基高四尺拓舊基東西十五丈退十七丈殿  
廣六丈有六尺深四丈八尺棟之西四丈有五尺環以  
廊凡二十四石柱其大成門崇聖宮暨兩廡名宦鄉賢  
諸祠次第聿興工績堅緻宏敞起工於己巳之正月至  
是年十一月告成計費白金一萬六千有奇他如明倫  
堂文昌閣三元樓齋舍射圃河堤部署已定十五年知  
未施工作而予適調任南豐因記以告來者  
縣陳材續成之自為記又江蘇沈德潛記豐有學  
肇自宋至和間先是慶歷初天子開天章閣納大臣奏  
令天下建學故永豐之學得漸次以興學在縣治西南  
紹興七年遷治東十七年復遷縣治南即今重建址也  
自元歷明迭有興廢國朝順治中兩次增修康熙五  
十七年夫子廟圯改為崇聖祠齋署如故而移建夫子  
廟於縣治左然以偏處闕闕隘隘隘塵塵特出一時權宜  
而敦教化之大觀猶有待焉乾隆十三年知縣江侯  
伍圖慨然念規制未稱觀瞻未肅民之俊秀者何自與  
起請復遷原址重建為宜又念地瀕恩江屢受水患前  
所修建制度卑淺不足當江水衝齧乃擴而倍之閱三

載歲車潔白金一萬八千有奇中為夫子廟後為崇聖祠前列兩廡尊經藏書祭器有庫大成門名宦鄉賢祠省牲齋宿有所禮門義路道德有坊有類池有戟門左為明倫堂右為奎文閣為忠義節孝祠為儒學衙署為射圃繚以周垣其外築石隄六十四丈以禦江水又置學田二百畝有奇以給生徒膏火學制視前大備焉乃舊貞石因孝廉解君友梓為介乞予文為記予惟國家承平以來列聖重光表章聖學大化翔洽百有餘年於茲矣顧皇朝建學其望從事於學者將惟是涉獵藝圃發為華詞擅長于祿之學已乎抑將冀其讀聖人之書志聖人之道循循而升疑邈然視乎其途也夫聖人之道猶天之不可階而升疑邈然視乎其途也而其切近精實則為眾人所與知與能立心一於為己也其好惡成乎其自欺也存誠始於閑邪也求仁始於強恕也人倫則子臣弟友自反未始於閑邪也求仁始於強勉之又勉也凡此皆日用常行莫能也言刻離者學者以之居心以之立行而又沐浴乎詩書禮樂之菁華屏黜其異端邪說之簧鼓將實學成人材出達而在上固足行道救時即窮處蓬蘽亦不失為天爵自薦之士此上所厚期於學人而學人尤當自責為天爵自薦之士此上所攻邑歐陽文忠公產於其鄉後文山公文教羅公繼之其風節文章忠盡理學真足炳耀古今爭光日月皆

前事師也今之司教事為弟子者誠能以鄉先生為楷  
 模且由是以上溯乎聖人之道果有循循躋躋以輔其  
 途者予故表我朝造士之盛心暨嘉慶四年知縣李  
 邑宰建學之規畫為此邦人士勸焉  
 咸一修道光二年知縣陳徵芝增修三十年知縣林燕  
 典修咸豐五年燬於兵同治元年縣紳劉紹書重修

崇聖祠在大成殿後

名宦祠在大成門左祀宋趙誦之以後十二人

鄉賢祠在大成門右祀宋歐陽觀以後二十二人明萬歷

間縣人聶元纘捐修知縣瞿式耜記畧去豐陽之聶

名臣樹績一時代有諸人不替其武其先有諱廉夫者

用卜式輸財法起家授七品散官顧獨好施好周賑貧

乏好侶領邑中高義學官舊不設鄉賢祠右有祠一所  
 以祀文昌鄉賢隸馬廉夫慨然曰此宮牆缺典也忍令  
 表表先達無片席俎豆地乎高山景行之風未光於俗  
 未可勸也遂捐貲營構即文昌祠改祀鄉賢而移文昌

吉安府志

卷十八

學校志

於別所豐學之有鄉賢祠自廉夫始歲久祠圯則廉夫  
之子若孫仍加繼焉不佞來蒞茲土因邦人之請改建  
學宮次及於祠廉夫之孫元續可與亟進而肩其役備  
貲修葺煥然鼎新不忘廉夫也夫自能仁氏檀波羅蜜  
之說流唱震旦福田善果趨者如鶩此固遠勝阿堵中  
守虜然以準諸義或猶未協昔人有云布施非難不妄  
布施難廉夫之施施及於學宮之祠從名教中作津梁  
法門得真實不妄義子若孫繼之元續可與又繼之一  
祠而聶氏之精神聚焉而聶氏之世善託焉表章先哲  
一物而三善備是足以風陳仲弓之後有謂公慙卿  
慙長者元續可與之德不慙矣守此義以往聶之子若  
孫其長有後於茲邑也夫爰次數語以彰其概

忠義孝弟祠在明倫堂門廡右祀宋羅開禮以後四十三  
人增祀若干人

節孝祠在明倫堂左祀宋魏國太夫人鄭氏以後九十四  
人增祀若干人

教諭署在明倫堂後訓導署在奎星閣後咸豐間寇燬同

治六年縣紳王如瀚重建

學額

廩增缺與各縣同科歲兩試各取文章十二名歲試取  
武童十二名同治四年因捐助軍餉題准加永遠定額  
歲科文章各十名歲試武額同

學田

舊額四畝七分零額租七石除完地丁銀三錢零漕南  
米一斗二升外餘為檢蓋學宮之費至乾隆十四年知  
縣江伍圖十五年知縣陳材先後倡捐置買田塘一歸  
明倫堂戶一歸崇聖祠戶收租完糧俱詳碑記五十四

年諸生陳九淵捐田租四十七石民人陳永祿捐田租  
三十七石六斗嘉慶二年購田租三十五石四斗十六  
年購田租一百三十一石八斗道光四年監生鄒騰芳  
捐田租一百九十八石七斗

安福縣學校

安福縣學在治東南百三十步宋元豐四年知縣李康成  
修縣人伍誥記記云以學處天下之士而教之有序取  
為至備蓋自漢序達之於天子之學而養之以道也小  
至於射圃書數太至於受成訖故士之自幼及長其  
見聞服習無非可以從政者此其為教之序也書之  
以月吉校之以歲時興之以大比而賓之以鄉成皆行  
全材美入可以長而出可以治非特閱實其一且之長  
而後用之此其為取之法也由先王之遠慮而學之  
興廢無與於後世之治徒以釋奠孔子為之廟又不能  
編舉於四時而州縣所不敢遂廢者以應令耳其詔相

薦徹進退降興士大夫不能深明禮意而不知所以舉  
行之者皆無其人也夫釋奠釋菜禮之小者耳其殘缺  
若此則士何賴於學而所謂絃歌舞象又吏道之所不  
先而籩豆簠簋亦詩書之所謂急故仁宗慶歷中嘗詔  
州縣立學而吏或不能祇順上意有志之士莫不嘆悲  
於茲焉安成之學距令廳東南無百步其繪塑汚滅頽  
折而不備於形其器數缺亡而不足於用周視其宇則  
旁穿上疏始不可蔽風雨每歲春秋祭祀則人迹有不  
能及尚何以盡報本之事哉縣令李侯之至也未及他  
事即慨然以為憂於是邑之學士相與更新而同治之  
蓋不踰月而工畢李侯知士之有志於學而士方幸令  
之樂於教養也遂相率而興於學而以其予得觀其盛也  
強使記之蓋予聞夫之治田也時其耘耔而灌漑之  
是以有秋天下之治固有待於賢且能也庠序不立教  
道不備而以士不足取為患者是猶不耕而無所獲也  
方今主上一新學政而教養之法未及於縣縣學之所  
有者又皆輸之州則縣之學於興為難且於縣學之勢  
夫以難興之事而遇勢輕之令非有知本信道之篤者  
持之而又文致牽其前俗論劫其後則斯學也何時而  
可以復存哉安成於邑為事劇而李侯治之獨有餘裕  
其勇於有為則不知其勢之輕樂於行道則不顧其興  
之難故能急當時之所未急非知本信道之篤者固不

能如是也夫牧民而導之以善者吏而學者養才成德之地也吏不知所以導之而徒使斯民自養而自學是豈朝廷立學之意而為令之所當然哉 元祐五年知縣

譚侁移治東去縣里許今復古書院地紹興十年縣令

向子賈修王庭珪記向子賈十年冬十有一月開封

民成俗之本太懼弗能究始先聖於學惟王宮四

壁無旁屋以備登降宮之外故基甚宏大學皆頽垣壞瓦

異時師旅暴起有司以軍興責吏事視學校若迂遠而

不切於治如是者十餘年侯乃進諸生告之曰郡邑不

可無學是於國有繫也邑丞趙君洪聞而贊之諸生退

而喜相與出私錢度外垣地增築其址推擇諸儒有行

業者六人董而作之越明年成廟像一新重門繞垣

堂房庖廩若經籍祭器之藏若師儒之舍皆嚴麗壯雅

冠於一時乃屬其邑人王庭珪記之庭珪因得考庠序

之廢興以明侯之用心而為之說曰周衰黨序之致息

夫子無大位乃立言以傳世書成而亂臣賊子懼後世

有國有家者由其道則治不由則亂魯不廢周禮君子

以為未可動秦人潘詩書楚人亦燔其官漢興公卿起

屠販叔孫通與魯諸生作漢禮儀其事至苟簡猶足以

奪拔劍擊柱之氣厥後春秋饗祀無所郡國者儒以素

不匏葉行禮於私家縣宰反率吏屬而觀之何其陋也

終漢之世雖通經而不本於學至其衰也王氏小兒談

笑而竊其國東京建學之盛士三萬人以名節相高奸

權崛起橫行天下猶悚然畏之何哉又嘗見唐公卿大

臣失節於賊而六館之士獨不受汚然則士之漸摩由

學校而出者其風如此世之為吏者或不足以其化將

侯獨知以為急也治縣一年而刑清訟簡民服其化將

見禮義行而先王之俗成士皆光明秀傑足以有為於

世或登朝廷位將相為時偉人有如不試尤當勵名節

鼓舞振動有以自列於後世者未必不 十三年縣丞趙

自侯興學始紹興壬戌夏五月癸巳記

師日請改建治西丹霞觀地即今學所祥興二年為元

至元十六年縣丞張信之修縣人王炎午記

元元貞二年陞為州學元李燬於兵

明初知州姜明修大成殿州人彭及記洪武二年復為

縣學侯志健建明倫堂劉霖記洪熙元年知縣趙敏修

吉安府志 卷十八 學校志 二二二

廟學豫章胡儼記

廬而請曰安福為邑雖僻遠而學校生徒頗知務學但  
 廟學歲久風雨圯壞天台趙敏來令茲邑下車之初修  
 謁廟庭慨然獨以興廢為己任一時力不逮乃節己俸  
 倡之積歲而後有為於是鳩工庀材修其舊而益以新  
 經營於洪熙乙巳春告成於宣德丙午秋學廟廊廡堂  
 筵齋講規模宏壯有加於昔休息之舍庖漏之所各以  
 其敘既而煇又得貳令南樟徐才以翼其成故上下之間  
 得於觀瞻者皆稱其能士子來學得有依歸者皆讚其  
 美願有以善俗之俾來者徵焉呼學校之設唐虞三代  
 皆為化民善俗之地漢唐以來或興或廢而治道之隆  
 替亦因是而可考見矣洪惟聖朝稽古崇文自京師郡  
 邑皆有學而祖宗拳拳垂範立極養育人材者亦欲  
 夫廩餼之豐而已化民善俗者政之本也安福在吉之上  
 游人多士大夫學知務本之士之居學校者相與切磋  
 講明周孔之道以砥夫道德之歸出為公卿為大夫為  
 守令而文章事業有可稱述其父兄者老率其子弟相  
 觀成善禮義與行孝弟忠信之化治於其鄉庶上不負  
 朝廷建學立師教育之恩下不孤賢令良師造就之景  
 意雖余老處山林則亦喜聞而樂道之也故為之記

泰五年知縣賈懋修廟學宏治間知縣莊典葺之正德

十六年知縣俞夔修大成殿兩廡大成門戟門明倫堂

日新時習二齋庫房饌堂神廚牲房儒林門殿前泮池

石橋建教諭廳於明倫堂後鄉守益記記云正德辛巳

史中丞孫公燧郡守徐君冠節推王君暉邑令俞君夔  
 縉紳士夫及山林之逸儼然造焉由與賢之衢西歷於  
 泮宮北入於儒林瞻於戟門櫺星以拜大成廡下又北  
 升於明倫堂東北入於於號舍煥然改觀以為元豐紹興所  
 於鄉賢名宦南出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未備也司教事劉君勳楊君繪然薛君騫相率徵言以紀  
 成績某竊聞之父師曰學校者士之肆也師以孔子棲  
 之正鵠也揭以明倫示敷率也孔子聖之大成南面王  
 祀而春秋灌獻間從以四配列也七十子而續以漢唐  
 宋之諸儒所以教學者之為聖人也以生知安行之聖  
 而子臣弟友之道欲然以為未聖人也以生知安行之聖  
 矣由其毅率以求至乎正鵠然後不愧於聖賢陟降庭階  
 今之為士者果能不愧於學校乎對越聖賢陟降庭階  
 誦其詩讀其書偃然以爲孔氏之徒矣試於有司洋洋

乎孝弟忠信之辭雖使游夏命辭予賜操筆幾無以逾  
之而其所以事父事君從兄而先施者顧疾背而遠去  
一旦升於民上則功利刑名簿書筐篋雜然以為民蠹  
而親親長長之化寂然以為迂緩而不切呼學校之設  
其責望於士者豈擬至是哉吾邑以多士名於東南來  
遊來歌者亦思循孔氏之教率以中乎大侯之鵠庶無  
負師帥崇嘉靖十三年奉詔建敬一亭於廟左藏御製  
廟之意云敬一碑及五箴碑三十五年巡按御史高行縣重修遷  
名宦鄉賢祠於廟右縣丞何一慶捐創戟門外石欄鄒  
守益記萬歷十一年知縣閔世翔撤新故廟知縣吳應  
明相繼增飾縣人鄒德溥記二十八年知縣夏九鼎修  
縣人劉孔當記數月而邑理顧獨於學舍圯心欲新之  
而未言也會下里有奴產子乘其貧累千虐使其主至  
甚諸青衿之子與薦紳先生以為言侯既以重典繩之  
復念此豪者奴毋亦惟是刀錐錢鏹之贏故至此顧沒  
之官則無名廢之他用則不經其以新學宮可因屬之

吉安府志

卷十八

學校志

二十五

學博饒君楊君鄧君會估其直自文廟兩廡而下以及  
各祠自明倫堂而下以及諸博士之廨自泮池而外以  
及負郭出入往來之途計費若干令悉賞營之踰數月  
而學宮壯麗視昔有加吾邑上下之分視他郡類異  
他郡國名雇工子取羈置而已有故則去而吾邑人  
奴始故用厚值鬻之已復取婦之婦生子又為卵翼  
哺祗之長子孫仰衣食生名為主僕有親父子之澤故  
俗謂之義男或者不察而一以他郡國之變爭相驚以告而  
曹接踵特起邑遂以為希有罕觀之學舍之新也余適  
侯令新諭已前知其俗至即痛摧之屬余余領其始末  
以使事過里門楊君饒君鄧君以記屬余余領其始末  
而嘆曰侯其猶行古之道也夫嘗觀詩至魯頌之篇曰  
在泮獻囚泮故先王所使學官之子弟講業習禮其中  
雍雍乎以揖讓文事相後先者也四於何用而獻之及  
讀虞書而後有味乎斯言也虞書之言曰庶頑讒說若  
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也虞書之言曰庶頑讒說若  
恐屏之贊之明之撻以記之也虞書之言曰庶頑讒說若  
將致其州閭族黨之眾張侯而抗射於斯公議其罰而  
徐致其辟眾目之所視眾手之所指其愧心於所與競  
者當不待痛而服而其羣聚比耦之眾歸而父告其子  
兄語其弟亦莫不曰夫某以某事得某譴吾所耳而目  
者也一有非是輒動色相戒均有戢心泮之戲囚意亦

本此奴之陵其主其猶陰之乘陽而冠之宜於履也在  
虞已浮於庶頌之科在魯不滅於匪茹之夷今將暴其  
逆節以正告於庶眾而為之蔽所恃以有事於壁水橋  
門之區於以懲奸陵於此而厲風教於彼即藏器揚解  
莫斯為大故曰侯其猶行古之道也夫泮之役史克實  
作頌余史也即未能頌何可無紀侯名九鼎璞齋其別  
號也浙之嘉善人四十二年知縣陳保泰修天啟六年  
萬歷王辰進士

葉子發修明末燬於兵大成殿僅存

國朝順治十三年知縣袁時泰復建明倫堂康熙五年

知縣焦榮復捐建明倫堂移舊材於後為啟聖祠於左

創儒學舍修大成殿建東西廡名宦鄉賢祠王辰施閏

章記 王記詳縣志 施記云天下之盛衰人才之得失  
於簿書士窮於衣食淹月累歲卒以無成故非強幹有  
為者不為功安福之學不治久矣新野進士焦君榮治

縣之三年振廢扶萎賦充而暴戾乃出力新夫子廟置  
學舍又以私錢買田租六百斛贍士之來學者不數月  
而就邑人來告請記之此蓋安福之盛時所不數見者  
也今邑中比歲水旱通負相接漕艘之營作屯卒之勾  
補兵艦之驛騷粵餉之督催山民之獷悍事煩節促不  
遑宵晝於此而從事學宮進諸生敦古儀吾見其才行  
之去人遠也雖然古者有學無廟羣師弟子日習其中  
而因祭菜以明敬也後世有廟無學置博士之長僅司  
俎豆而弟子不與居也然則學雖具而闕無人焉以滋  
茂草猶無學也名隸而實背塗一而趨歧雖委粟於地  
以飽饑士猶無學也夫學者求諸聖人之道而以之育  
才則才出以之治事則事治者也漢人多尚經學既受  
業而以其餘力治經父師之一不出於經今人首尚制舉  
秋之指甚且稍昧於聖人非惟無學又無經也學聖人  
之言而至於無經不其甚歟安福於吉為中縣士澗而  
材茂舊多君子明正嘉間以理學稱者鄒公守益最著  
次則劉公陽及文敏邦采諸公皆反身切理深入而自  
得故一時從之者甚眾其後學者之患或離經傳後空  
談於是劉公陽嘗極論之以為世儒道堯舜之孝弟而  
鄉黨無稱小温公之誠實而然諾不踐深言幽獨而無  
忌於可指可視高言著察乃宋及乎行之習之吾讀其

言未嘗不撫卷嘆息深吾道之憂也居今之世志聖人之道雖鑿巖而處負經而鋤孺子行踴躍苟其氣專而力深吾知其必有獲也況生潛材茂聚族於學而弦誦飲食其中者乎工有肆農有畔士有學各其所也亦各其業也由其塗者眾而收效者寡則吾所不敢言也

十六年知縣張召南捐築

宮牆建儒學於啟聖祠左教諭龔運亨捐貲成之四十二年大成殿圯知縣劉廷瑛捐俸倡復五十四年知縣

劉學愉重修雍正元年知縣王鈞修大成殿十三年知

縣張崇樸倡修自為記縣志詳乾隆二十八年知縣尹廷

賓倡修三十九年知縣李慧教諭張禹遜訓導王步蟾

復勸輸竣工改建星門添造內泮池增築露臺改明

倫堂於聖殿左教諭署於明倫堂後訓導署於崇聖祠

後知府盧崧記記云安福廟學可攷者伍君記宋元豐四年興學其基在治東南元祐五年移

治正東紹興十二年復徙治西則邑人王庭珪有記自

元至元十六年至明嘉靖三十五年凡十修治而邑人

鄒守益兩記其成自萬歷十一年越國朝康熙五年

又入修治守道施閏章記馬距今蓋百有十年矣中間

隨時修治不一役近自乾隆二十八年前知縣尹廷賓

詳請節文武試費佐以邑紳士樂輸大修治之然首事

不盡得人十年功猶弗就歲癸巳余典郡事時則直隸

李君慧為安福令司鐸則張君禹遜王君步蟾皆切切

欲竣斯舉未幾余親按邑紳賀世駿歐進諸生朱德

言胡京山歐陽艇以新建磚坊非制公籲改造二司鐸

請曰諸紳士方別釀金為工費幸公成其美余謁廟禮

成集諸生講學復周視工程各如式獨前所云磚坊者

果勝腫不中繩墨急論撤去於是羣權欣鼓舞召匠伐

石就其址建橋星門增立露臺前首事等既新大成殿

開內泮池園橋三又浚外泮整園橋五遷明倫堂於殿

未訖甲午八月積十年之久而後成事益交相慶以成

美之功歸之而環請為記余惟李令之治邑也與民

不擾借兩司鐸率邑人士完垂成之工誠有所不得已

至於閉者開塞者通循定制而加宏敞惟斷乃成余特

為諸紳士斷之而已雖然學之士之學其亦從鄉先進之

也而行不必皆孔子安福之士之學其亦從鄉先進之

學孔子者可矣郡志稱吉州自明正嘉以來譚學者至  
眾而士所共宗必曰八先生獨安福居其四四先生之  
學皆從王入而各相為救因各底於有成獨東廓蒞  
於戒懼慎獨粹然一出於正入先生之學主王學南野  
泰和羅整菴獨憂之致書與王辨又往復與歐陽七  
相商權晚著困知記期於由下學而上達也諸生於四  
先生中當主東廓於八先生中尤當主整菴本下學立  
心之始以入德即學孔子從入之階梯在是矣况邑舊  
有復古書院其鄉先達又立四書院於鄉以提倡學徒  
盍各修復而肄習焉標其極醇無弊者以為依歸將見  
上之足以應 聖天子之旁求亦爭自濯磨於一  
鄉一邑作比間族黨矜式夫然後其學即其所行庶幾  
無覲然於廟學之中 四十年教諭萬廷芮建三楹於  
云謹記此為諸生勗 署左嘉慶十八年知縣成啟恩勸輸重修咸豐五年燬  
於兵同治二年知縣殷禮勸輸新建移尊經閣於崇聖  
祠後增訓導署後楹一所餘如舊制

崇聖祠在文廟後

名宦祠在文廟左祀晉謝瞻以後諸人

鄉賢祠在文廟右祀宋王庭珪以後諸人明宣德間知府

陳本深倡建於文廟東垣縣人吳節記

正諸君子也天生賢哲其數不偶而其所成亦不一概  
宋紹興間編修胡銓以言事被斥時秦檜擅權羅織鉤  
黨獨庭珪王先生毅然不顧以二詩投銓有奸諛羅織  
之句遂並坐斥凡二十餘年晚方被召入直祕閣陳  
謨阜陵受祠祿以終身其高風直道為士林首禱閣德  
祐初融州守子薦劉先生提孫兵數千保靜江戮力抗  
敵書其笏曰吾頭可斷而膝不可屈卒於城陷不支盡  
瘁以死可謂守義狗國者矣迨寇蜂起洞獠肆行攻  
掠時行簡李先生尹信豐擁兵守城父子俱戕於難  
邑人懷之以雙節祀焉其生平所著春秋會通今行  
於世至若開居不仕淹貫經籍留心理學則有公瑾劉  
先生詩傳通釋能發朱氏之蘊魯叔彭先生推廣樂  
書足補蔡氏所釋未備而瑞節黃先生得西坡之傳則又  
輯濂洛關閩諸儒之言以為朱子成書此家傳人誦如  
日用器物不可暫無者也以先正諸君子之在當時  
卓然風節之高如此傳曰有功生民則祀之以死勤事

則祀之合斯二者其於祀典容可缺乎按前志邑中舊有鄉賢祠歲久圯廢宣德中廣右憲副萬資中始慨然於此未幾南歸謀於祭酒時勉李先生又得郡守陳公本深捐貲為助遂經營創構於文廟之東垣方十尋為室四楹廣三尋深稱之中設几筵置酒器為位凡六遇春秋二仲祀先聖孔子禮畢邑令率學官子弟與耆英諸老奠焉於是邑後學吳節論於眾曰吾邑人物其將必復有大振者乎昔郡學既立鄉賢祠益國周文忠公祇謁有願學六一之語信國文公則退而誓曰效不俟豆其間非夫也後皆如其言今新廟巖巖禮器修飾麗駿奔走相奠有容豈無二公其人慨慕奮興茲誠有待矣乃相率攷古定議紀歲月刊姓名而刻置麗姓之石嘉靖三十五年遷於廟右國朝康熙五年重修

忠義孝弟祠在文廟右

節孝祠在明倫堂左

案學基北至興賢坊西至城牆北至大路為界南至水溝直三十丈有奇橫二十七丈周圍三百六十餘丈外泮池舊有二一在明倫堂後名北池周圍六十餘丈明宣德間副使石璞修復今廢一在儒學東名東池周圍

二十餘丈明景泰間都御史韓雍修復 國朝乾隆二十八年知縣尹廷賓浚之並修圓橋嘉慶十八年同治二年復先後濬修

教諭訓導二署詳前

學額

原額入學文生員二十名武生十五名廩膳增廣生各二十缺乾隆八年分文生員額五名武生額三名廩膳增廣生各三缺隸蓮花廳學咸豐七年同治三四年因捐助軍餉陸續題准加永遠額歲科文童各十名歲試武額同

學田

明嘉靖間知縣俞則全始置田坐落十五都銅鑼鄉佃

戶宅舍三間租八十七桶糧俱開免王學夔記

君某偕同寅江君林君來授予以牒曰茲俞侯之教也  
侯念公廩之有制也子弟之繁且賢也為田以助給之  
虞王政之勸也田牧政之平也予曰善哉君子之識其  
大也志其永也示其周也申其忠也猶勸之道也古者  
塾庠序學咸有公食田則歲入有常而與乎士類無窮  
已矣顯比之公也抑所謂顧其安由其誠而盡其才者  
乎國家建學育才之意益以張大與創物收名者殊故  
曰猶勸之道也惟侯端而嚴愛而有禮身教之功不假  
於田惟士也亦將待田而興者乎則侯之教荒矣是故  
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與共要在於擇善修身以至  
於化成固大學之道也其始從人莫先於篤信好學由  
誠以自盡其材猶之田也固惟五穀之正味求之而布  
植之力既耜而播播矣而櫛量時侯稷乃登崇墉要在  
乎熟而已惟今日學校之設純用經術固正矣開明誘  
導以興起焉者非師之責乎葉君作而言曰嘗聞之矣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約也學之的也夫謂六經為註脚其或誤乎侯留  
情於學崇經術也惟士不迷於所趨實見而篤行之為  
有以報也江子曰實勝善也炫虛以誣名自欺也善侯  
之養以實也林子曰斯道也有正大而非渺漠有光明

而非空虛有易簡而非捷徑精思力踐恐未之能誠恐  
訓窮理盡性之學於是馬徵有不疎然動聽者乎學之  
真也賢之聚也田若干畝租若干石里址佃名具載碑  
陰將以俟後 萬歷間知縣倪凍益田八百畝餼士外以  
君子之續焉

時散給寒士縣人鄒善記

有存者有起學舍選明敏吏自飭厲之復遣詣京師受  
業博士者有禁婚喪勿循奢靡吏子弟好遊敖不務田  
作輒罷兵之者有造立校官令椽家子悉詣受業免其徭  
防奸之意者有雅重庠序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  
役者有崇儒雅重庠序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  
者夫自文翁以來大者廣設湖度頃畝重牛犢教犁耕  
凶早有賑賑孤知恤小者種桑柘植苾蒨藏果實蓄菱  
芡榆韭有數龜雞亦所不遺非不蔚然可紀居悅而去  
思也而史獨詳於學校教化者良以庶富而教王道以  
之而成也兩田倪侯之宰吾邑其用是道歟侯始涖任  
勵精治道明允獄情正己率物其觀而歸也誠感雨澤  
教洽師徒嚴虛糧之歸嚴無賴之禁城樓圯為重新之  
浮橋毀為更造之兩書院規未備為振起而資藉之今  
復以贖鏹置田若干畝

陸倫詣予曰侯之無助者學博陸君應龍蔡君博韓君  
以紀成績善嘆曰茲古人居官如家之義也記曰聖人  
能以天下為一家者非意之也理有固然吾惟循之而  
已倪侯以家視吾邑吾邑之子弟浸漬教澤其思所以  
仁耕義耨日穰黍以圖有秋政成而召命至將以家吾  
邑者家天下蒼生矣漢循良云乎哉侯名凍字霖仲浙  
江上虞人成萬歷甲戌進士案原額學田計租五百  
九十七石一斗五升除荒蕪外實租二百九十五石歷  
係縣吏徵解康熙四年六月由縣移學署訓導劉一元  
申詳徵收不及情由於督學道王批據該學詳稱縣冊  
開載學田陸續水決荒蕪兼以研戶拖欠不能賠補每  
年徵銀二十七兩零解道永為定例

龍泉縣學校

龍泉縣學宋明道二年縣令何嗣昌建於城中慶歷初為  
夫子廟熙寧四年改建城南門外紹興二年殘於盜入  
年攝縣事李準建屋數椽十六年縣令蘇欽繼作殿堂

齋舍咸具南野田邦鎮記

記畧云惟皇慶歷四年詔州

舍法於天下作新人才而邑始度地創學在城南門外  
東偏靖康之際戎馬臨郊齋舍蕩為灰燼今幸武偃文  
修政教播於遐方吁江李準來倅龍泉縣事慨然與復  
依舊址結屋數椽未竟厥事温陵蘇侯欽以漕檄領邑  
宰復申前議建學而邑紳士王大猷劉夢兆輩又率秀  
民以為之倡鳩工市材費出在公而不擾於民若文廟  
門廡講堂齋饌以及生舍局庫咸鼎新之自有廟學以  
來於斯為盛蓋邑之士夫暨諸受業之子弟咸感侯之  
修樂於釋菜之有其地矣邦鎮南野與泉介隣侯同年  
友也屬記其事余考泉之學原在縣城內今遷在南郊  
當山川之勝故清淑之氣鍾而為人率多穎悟出羣之  
資使澤之於庠序之中其底於成人有德也何有哉願  
泉之君子共勉之  
紹興二十九年知縣胡敦詩修豫章  
以無忘蘇侯之德  
胡敦實記  
畧曰入於壞豫章胡敦詩來宰邑之初年見學將荒簡  
乃會其祿入並勸勇於尚義者葺材度工修敝易新不  
數月而告成既設奠於廟遂立之師進諸生而教之凡  
民有來觀者皆勸以學而民之強暴子弟一有弗若則

父兄長老切責諾怒惟恐見絕於司牧休休焉方日以興學為事泉之民卒無一人攜離轉徙者長吏豈獨賢民得其生者也考泉地山明水清壤沃而產厚民多殷富自立縣以後猶有古樸之遺風迄乎皇室南遷國惟周孔之教是明惟堯舜之道是適此則守令承流布化治得其要亦王者禮樂百年而後興之說也若夫捐輸之多寡工役之成就宜力效勞之姓名邑令吾若也自能詳載

淳熙三年十年兩祀於水十五年主簿黃幹

每縣事修復慶元三年縣令景時重修孫逢吉記

泉吉屬邑也代有聞人學日就圯士以狀白邑宰邑宰憮然曰學官蕪勿治是惟有一完整費出有經俱辦自公落成之日邑宰景侯名時邀予同率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鳴鼓升堂與諸生論說其博士弟子與其故老皆喜謂侯得所先務也問言於予予曰士顧以多舉為學官重哉士多舉為其以仁義禮樂代天子施之四方則坐而言者皆可起而行仁義禮樂隨時而用之四方遠而達之天下近而不出戶庭故草野有正學而後天子之庭有真儒泉俗素樸其子弟亦皆兢兢以廉耻自

待而純龐博厚之習未雕即今雖未施仁義禮樂於四方亦必有修之家者今以科目稱盛者曰某郡舉士幾日某邑舉士幾跡士所自為未聞以仁義禮樂號於四方由此言之固不如泉士猶養其純龐博厚之氣以自全故科目不在多舉士而在舉得其純龐博厚之氣以自昌泉必有偉士出卓然見重乎郡邑城郭社稷幸勿悅於紛華貴盛以散其純龐博厚之氣云

嘉定四年縣令郭應祥重創堂齋

開慶元年攝縣陳昇重建大成殿景炎二年為元至元十四年燬於兵是年遷建城西隅

元至元二十三年巡按趙顯復遷南門外縣人項振宗捐修至大二年振宗復修之至正十四年燬於兵

明洪武元年知縣高德賢重建主簿張時敏記

戊申上防帝位詔中外郡邑興學校修典禮百司欽承庶幾咸熙厥初乙巳春予被命來佐是邑時則汝寧高令起巖率先視事越三日同謁孔子廟禮既高令遇耆老趙文蕭望李齡暨儒蕭暉劉韶蔡鑰若而人告曰泉

文獻邑而學庠圯於兵燹祠宇湮廢殆弗稱予曰學校  
居六事首令此當先予其可後然廢墜在昔興舉在茲  
勉而行之未為艱令曰旨哉翼日乃議於公庭縣丞胡  
原幕賓許百達咸曰建學之設曠能先命曰項氏名善  
可次雲彭彥進可又次玉義伯均茂可曰疇能董厥工  
日蕭望可令召之咸造不待勸而說從乃捐厥貲鳩厥  
工各就緒望總董之以丙午二月朔經始十二月望告  
成禮殿門廡煥乎其新者廟學基邑南兵後以城限乎  
外厥土高厚環山帶川因舊址而作越一日蕭望踵庭  
請記予乃言曰聖人之教行於世猶日月之在天愈遠  
愈明欽哉孔子以生知之聖繼羣聖不傳之緒集厥大  
成其功過於堯舜遠哉宜夫教貽百世道垂無窮巨古  
巨今而不可泯哉惟我國朝光宅中夏文敷教誨敷煥  
明詔興崇學校將以復振隆古而高令居牧式克欽  
謂學校曠廢大本未立乃謀及寮宋勗諸好義惟曰我  
夜不遑寢食甫期年而圖功攸終我其尙哉自時俎豆  
有以設威儀有以陳禮樂有以講教化建文元年知縣  
不宣髮倫攸敘其為世教豈小補之哉建文元年知縣  
吳壤重作大成殿宣德四年訓導劉屋修明倫堂五年  
同知王仕昇知縣蔡恩修兩廡兩齋縣人譚原性記

器記

云龍泉儒學舊址後界方城前抱大江橋南山拱五華  
疑嵐聳翠形如筆架江渚洲橫魚袋澄清漾碧儼若書  
臺邇者口廟曰無曰堂曰齋歲月積久風雨震陵材腐  
而臺中瓦墮而垣毀宣德己酉冬邑有儒士劉君倣  
領薦超試內庭獲中程度授職歸為邑庠弟子矜式憫  
學制漸廢奮然有志重修白之府照山東博興計君默  
邑貳姑蘇虞君緄邑簿崇明黃君承發命耆老數人持  
疏謁諸富而好禮之家莫不翕然而集不踰月間明倫  
堂成堂後別有退室窗戶軒殿粉飾維新晨昏擊鼓升  
堂諸生濟濟會講堂下金聲玉振邑人奔走而觀聽者  
老稚以百計予時官吏部拜宸恩歸獲觀盛事將赴闕  
下倣載倦倦不記予因遺之曰廟廡未葺兩齋未修生  
徒學官亦不得其安適子尙勉之今年春倣致書幣  
走京國報曰近得郡大夫同府上虞王君仕昇別駕舞  
陽邢君璘邑宰東陽蔡君恩邑貳郴州吳君應琦別駕  
中山謝君貴邑幕平陽曾君仕圭協心共成偉觀視前  
制度迥不侔矣若其物費不資於官而規畫有方不歛  
於民而取給不竭願以鄉邑為念援筆為記斯文幸甚  
惟聖人之教充滿天下雖一邑之小亦必得其人則其  
教因以興行不得其人則其教由以隳弛倣載司訓邑  
庠而能篤志修學人材賴以作興景泰元年巡撫韓雍  
予奚可不思記一言乎遂志之

飭教諭方玘勸縣人謝汝泉項所循方宏佩等捐貲大  
新廟學歷四年工竣五年儒學門圯縣人彭修復之

國朝順治十二年知縣路汝前修復正殿十六年知縣

石曜率縣人李魁春修大成門康熙四年知縣郝爾瞻

修明倫堂及兩廡縣人李士琮獨修櫺星門十三年寇

燬縣人彭祖謙捐葺二十年教諭盧夔龍再修自為記

記畧云龍泉學宮自宋始歷年既久遞興遞廢至甲寅

鼎沸芹宮戍草之傷匪朝伊夕矣康熙丁巳夔龍司鐸

於泉雖捐金竭蹶以從而猶未敷也為勸閩邑紳耆捐

助共勦厥事工竣凡毀廡齋舍煨模畢備經此而名儒

烈端可待也政摠但言以為記 三十二年知縣趙嗣

拆修明倫堂縣人項弼先記 記畧云泉邑廟學鼎革之

年始復建廟然簡畧樸陋僅足以容俎豆蔽風雨我趙

侯蒞任之二年鳩材化工建明倫之堂諸生之講肄有

所既而製邊豆飭禮器惟廟制之規模弗稱歲在攝提

乃撤而新之面蓮峯循舊址向明之義也費取於公餘

益以私祿雖私倍公不勞籍也徒傭給以值不煩里甲

也孟夏經始七旬而工成豈惟士類得所仰瞻即農工

商賈咸知聖人之道常尊於萬世其係於世教何如哉

自仁義之道不明而異端邪說得以其怪誕不經之言

肆然欲駕出於天命民彝之上陽儒陰釋者又從而羽

翼之而子臣弟友之道數而弗彰我侯斯舉俾將來之

為學為治者咸知愛親忠君為教而不惑於自私  
自利之異端其有裨於聖教者可為後世取法焉 乾隆

二年知縣三保率士民移建於縣署東典試江西學士

彭啟豐學政趙大鯨泰和梁機俱有記

趙梁二記詳縣志

彭記云吉

之龍泉有宋時學宮固在城也熙寧間舍法與行改建

高郭外其毀於兵潰於水者屢矣元至元十四年始得

遷城內西隅二十三年復遷城外嘉靖間孝廉胡作霖

吉安府志

卷十八

學校志

三

學 木朝典教之隆曠古未有凡欲吏斯土者興賢愛  
士有以長養而成就之其為士者生逢文教誣敷之日  
皆當仰體所為建學設教者培實學毋獵聲譽敦實行  
毋狗浮華處為鉅儒出為名宦初非如形家言將以此  
撥巍科躋脚仕以誇耀其鄉鄰已也學記云凡學官先  
事士先志邑有賢尹而事克舉有磊磊明明秀杰軼羣  
之能毅然醜乃金襄乃力務規其成俾數百年曠舉嘉  
與維新於以傳之永弗替乃為克竟厥志梁子云考  
之往牒有元時學之舊址會改為龍吟厥志梁子云考  
云廬其宮者及易而為儒者之宮廢興有時修復有數  
毋亦不至聖之靈有以默為佑啟將以光大茲學乎夫前  
事之不志後事之備也十百科名不敵一賢達者之所  
從稜也昔者朱文公在經筵持論切直為思者所中  
右正言孫逢吉俟上怒少害謂熹所言皆正願留之以  
重經幄以忤韓侂胄名至今猶芬齒頰也裴行儉云先器  
文行孫氏三賢之名至今猶芬齒頰也裴行儉云先器  
識而後文藝龍泉孫氏有馬且即以文藝論寧正毋僻  
卒深毋濶寧枕經藉史直造古人堂與毋令後生小子  
徒逐逐然日汨於時俗帖括馴至於不可救藥此士子  
精明果銳之氣所出也役也擇基卜吉初未有成議久  
報 聖天子者也是役也擇基卜吉初未有成議久  
之於縣治東偏得故大家宰彭公維經宅基眾以舊學

龍泉學校 三二

吉安府志

卷十八

學校志

三十五

址易之計其基延袤三十五丈廣半之其爽塏陽明泉  
山遂水之間增靈異焉其面勢審規由殿而廡而儒星  
門殿後翼以崇聖祠明倫堂凡鄉賢名宦署齋庖滷井  
欄無不次第竣功所尤異者坎地靈所濬或亦是邦祥和  
弗耗學海心源文淵如鏡地靈所濬或亦是邦祥和  
氣有以感之使然興功始於乾隆二年五月落成於三  
年七月費凡七千縉有奇其慨然捐千緡以倡者為需  
次州佐歐陽崎其共梁子襄事者為需次縣佐郭超高  
萬昇需次州佐張隨仁至更法值日省防工役則縣尉  
傅榮昌孝廉胡振明經劉作又生員高萬鼎等六十餘  
人之竭厥從事亦不可泯也功在學校例得并書 盧  
志案云吉州人文紀畧載有宋博士須溪劉辰翁所作  
龍泉縣新學記文無紀畧元但云五星聚南斗之明年乙  
酉龍泉改夫子廟星聚南斗當時或有此占今已無可  
考證以宋三百二十餘年計之凡五閱乙酉當辰翁自  
寧宗嘉定四年縣令郭應祥重修堂齋以後至寶慶元  
年相距僅十有七載未聞復有修學之事如須溪文內  
所云朱簿謁殿圍視見門扉齋廬無一有試思此十七  
年間何遽傾頽若是之速耶又云請孫氏設官宅為夫  
子廟又云相攸得孫氏故居金山之麓又云奉城外遷  
城中等語攷泉邑學舍初建城中至熙寧四年改建城

南門外歷經修葺速元至元十四年始復遷城中西隅是南宋歷朝學官俱在城外未間有寶慶時移建城中之說至城西雖相傳有孫氏故居而金山又在城北門外非城中也然則須溪之文與泉邑建學始未迥不相符且核之寶慶以後如明主簿張時敏邑翰林譚原性等修學記所敘廟學基址修復歲月俱無一語與須溪文合者今將錄其文而不能實其事則事與文異即聞與見歧後之展卷者將於何徵信耶須溪文甚奇崛姑置不錄附記於四十五年縣紳修嘉慶十三年縣紳重此以質後賢

崇聖祠在大成殿後

名宦祠在學宮門左祀宋何嗣昌以後十一人

鄉賢祠在學宮門右祀宋蔣賁以後二十一人明景泰七年

年合縣捐建方坵記

記云古之有道有德者生則教於其鄉死則為樂祖祭於馨宗馨宗

殷學也學有鄉賢之祠非禮也禮出人心之本然居其鄉習其文章德業感發寤寐或如見之不有崇報之禮即故建祠於大成門西歲春秋之仲月丁日進釋奠夫子之官退率諸生拜祭祠下仰止高山崇報之在人心自不容已者祀肇景泰七年八月六日在祠者九賢朱三司判官蔣公賁轉運副使蕭公世京翰林學士郭公知章敷文閣待制郭公孝友承信郎李公靚解元王公洋集英修撰獻簡孫公逢吉省元羅公克開知龍泉縣孫公

忠義孝弟祠在訓導署前祀宋李靚以後諸人

節孝祠在孝弟祠前祀宋梁固縣志固妻李氏以後諸婦

女

教諭署在學宮東訓導署在學宮西咸豐六年寇燬

學額

歲試入文生八人武生八人科試入文生八人歲科俱

撥入府學一二人無定額廩膳增廣生各二十人同治

三年因捐助軍餉題准加永遠額歲科文童各十名歲

試武額同

學田

宋嘉定時知縣郭應祥置學田以佐廩膳開慶時知縣

陳昇增置漸廣至六百石有奇知縣劉必端捐俸代輸

併詳免租稅後為天寶桑林兩寺僧侵占元延祐教諭

胡可詩與達魯花赤伯顏主簿胡浞及縣人項雲叔等

按籍清復劉將孫有復田記記畧云龍泉學舊有田六

因循不省延祐乙卯教諭胡君可詩按籍而索之天寶

占五百石桑林古百二十六石往僧歲輸自稱僧田官

不問而聽之胡君遣儒生臨田循覈僧豪抗則白縣下

之里里胡進可集驗如學籍疆且歸以吏賄緩閱三月

邑長伯顏承事來閱實慨然以為任戒行吏署成案唯

謹三年簿新安胡君浞來暨典史龔君正協贊其長學

舉事項雲叔以今學乃其弟司丞公重建也又偕子姪

懲愚其間然後邑再上之府府再報歸之學非胡君疆

力必為非伯顏侯不利疾不物遷非胡簿君能相其終

幾何不奪於異議而移於重貲也故著僧之所以本無

田者以祛世惑歷敘田之所以失者以示戒今之復之

之難也以勸功云教諭字詩度澹菴忠簡公五世孫

乾隆十五年奉文查報見在學田實止四畝一分有奇

生貧士

萬安縣學校

萬安縣學宋熙寧間知縣許浹建凡三遷慶元五年知縣

趙師道改建縣治東北廬陵周必大記記云學所以明

吉安府志

卷十八

學校志

三

一日廢學校其可一日廢乎雖然此王政也故凡君國  
子民教學為先治世則制度在上虞夏商周皆立大小  
學於都畿諸侯之國亦必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者是  
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禮失則或求之野故任王朝者多  
有不悅學之說以及其大而列國如鄭青矜不至反朝  
夕游於鄉之校者是也或疑論語一書如帝王歷數之  
授受邦國政事之得失大道德性命之要小而寢食之  
衣服之節罔不及之獨學校畧不問答抑嘗深求其故  
司馬遷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  
藝者七十有二如顏濁鄒之徒願受業者甚眾故當  
是時或問為邦或問為政以至於祭朝觀征伐盟會治  
民折獄之類講習之已熟切磋之已至往往隨其才器  
各底於成舉而措諸事業斯無難者是則傳道育才不  
在乎辟雍泮水而在乎杏壇之上洙泗之間也久矣又  
何問焉宋興藝祖方四征不庭已數幸國學欽崇將聖  
親為之贊列聖繼志首善始於京師及外至於慶歷  
學校遂徧天下蓋祀先聖先師於學古也後世郡國廟  
祀而已復古之制且及於邑則起於木朝若守與令敢  
不敬承吉之萬安自熙寧五年為縣今將百三十載而  
學凡三徙七以爲然慶元戊午夏四月知縣事宣教郎  
玉牒趙師道實來政知先後首闢龍溪書院遂議新學  
相方視址捐直與民得地二十餘畝以明年三月壬子

僦工盡十月而殿宇學舍皆成經史之閣左右生之  
內之庫帑庖漏外之門闔垣牆邃深爽塏幾亞都學費  
緡錢以萬計皆士人所樂輸而官以餘財助之且為經  
畫悠久贍給之計纖悉無遺往來者但視其成而不知  
所以成也諸生請記其事予惟夫子教人非可一言而  
盡其論行藏亦豈一端而止然學成乃許以仕故說漆  
雕開之對而惡夫賊費宰之佞豈嘗使人以政為學也  
哉粵自王道衰而異端作霸者之後有楊墨揚墨之後  
有縱橫有韓申有黃老有諸儒之專門至漢唐以來又  
設科目以取士士方倚率時文或不得一意於學今國  
家開設學校惟周孔之教是明惟堯舜文武之道是適  
為士者雖藉舉業為入仕之階然平居父詔其子兄詔  
其弟自灑掃應對而充乎孝弟忠信由聞見卓立而極  
乎高明光大蘊諸中者既不為淫辭誠行所汨則形諸  
外者亦何適而不可故施之試程非駁雜之辭進而師  
儒得橫範之正臨民則為良吏立朝則為名臣舉不出  
乎素學於以副治世化民成俗之德意此則賢令承流  
宣化孜孜徙學之本心也可不勉歟若夫江山之勝棟  
宇之備與夫竹木工役之多寡宣勞協力之名氏令也能  
文自詳紀於碑陰此不復云

明洪武三年知縣馮勝建明倫堂并門廡七年知縣王

居敬修趙倣記 記畧云萬安居贛灘之下古為鎮宋熙寧間割龍泉泰和贛縣之壤以立縣治

儒學居縣之東制極卑陋厥後更造今學於縣東北山川濼迴勢若飛鳳相攸胥宇實稱完美近代兵與震凌

日久燬撤殆盡獨禮殿歸然皇朝誕興文治建學立師

前知縣馮君勝始創明倫堂周列門廡以蔽以翼規模

粗復而葺治弗繼旋復傾圮洪武甲寅古豐王君居敬

來知縣事借縣丞林君公異主簿王君信顧瞻大息懼

弗稱朝廷作新之意乃程材度庸詎日鳩工先作櫺星

之門門凡三座繼作進德育才二齋齋各三舍又作兩

榮以輔戟門者六間乃斥明倫堂而竇之其間為五其

廣五丈有二尺其袤半其數而贏尺之二左右廊廡為

間二十有四塗既完密丹曠華輝垣屏四周營治悉備

惟禮殿工浩費鉅未克就緒而縣丞濟南劉君延來乃

相與勸邑之士而眾舉焉堅良效材而取諸羨強力趨

事而庸諸隙用不加侈人不知勞輪奐之美克尊象設

用是講學有其所行禮稱其儀齋廬庖福咸具無缺高

壯宏麗之象視昔有加矣役始於是年冬十二月訖工

於丙辰夏五月既落成教諭劉子完狀其事實來謁記

將勒於石以示永久竊惟古者國都黨術莫不有學宮

庭堂宇禮殿器數莫不有制所以隆政教嚴禮奠以為

崇化尊賢之地王君仰體國家右文之意究心學校若

黃須建樂育堂修明倫堂左右從屋并齋舍庖福之所

訓導劉池蘊修廊舍正統十二年吉安同知趙銓通判

蔡保倡修大成殿縣人朱與言記 記畧云萬安為上下

禮殿在焉創自國朝洪武計今七十餘年梁宇傾圮維

時同知華亭趙銓通判永嘉蔡保暨予小子顧瞻徘徊

不遑寧處乃論於眾曰孔聖之道際天極地祇奉無間

今廟貌寢陵若是何以對越而瞻仰乎盍圖修葺以表

尊崇輿論攸同爰捐金購材鳩工陶瓦經之營之不疾

而速寢殿既完規模真翼至於廊廡齋舍各治就緒經

始於正統戊辰季秋朔且畢工於景泰庚 景泰三年巡

撫韓雍勸修學廟義民曾時望力任興建大成殿王直

記云萬安文獻之邑也儒學在縣治東北而當山川

浪不間遠近故昔之作者有取焉其建立廟在前學次  
 之人既鍾其淑清之氣而益以學問往往登科甲躋  
 任有盛名當時而萬安之學著稱於天下至於今久矣  
 僉都御史姑蘇韓公永熙奉命巡撫江西政令修舉威  
 行惠施而首以興學為急至萬安謁先聖周覽殿庭而  
 嘆其敞陋召邑中耆儒秀士豪家巨室集眾力而新之  
 邑之義民曾時望言於眾曰公之興學以聖人之道教  
 敝邑弟子為父兄者奚可不勉學之資用毀為大時  
 望請獨任一木湖湘間必取合抱大材其地磚瓦鐵石  
 細費市杉木及諸工匠皆求其良者計白金千餘兩是  
 聖丹漆等物而以明年九月成其大成殿三間高四丈  
 五尺有奇而深廣稱之修梁巨棟重簷刻桷土木采章  
 極其輪奐聖賢像貌之居殿中者皆塑繪如制視昔之  
 美有加焉既而韓公復以事臨萬安徘徊瞻視益大喜  
 曰時望嘗出穀賑饑璽書褒賞為義今又獨構巨費五  
 以成興學之美豈非好義之士哉爰為記以刻諸石  
 年縣人士增建學宮方玘記  
 文武以教詔來世非必強  
 人所從而君尚於仁臣尚於義士尚於學問禮讓不少  
 過焉者亦率其性導之故樂從焉耳夫教出人性之樂

從則學以育其徒廟以受其靈春秋以時其享若未盡  
 報本之萬一王通曰吾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嗚呼獨  
 乎哉國朝設學百年賢才之出江右最盛御史姑蘇韓  
 公雍來巡撫越今三載民飽暖樂生無所事事樂以  
 餘貲為廣廟學之資而萬安禮殿適壞義民曾時望請  
 於公以新為任邑人士又各有助以經理其餘既而大  
 參劍澤黃公琛僉憲嚴陵余公復知府江浦張公瑄同  
 心獎督功克用就告成於甲戌中為屋百八十楹而門  
 牆齋廡講藝之堂食息之室與夫庖湍之所以備為器  
 四百八十而籃簋籩豆燕飲之用以具為神像十有五  
 為主百有九而聖哲之神有所依於是訓導洽融邵潤  
 書來徵記惟春秋不書頻官以常事也而以道養民  
 知聖人之教用新聖人之宮漢唐盛時且非但紀成  
 秋侯伯有此乎是不可記昭公功而記非但紀成  
 而已皇上有此乎是不可記昭公功而記非但紀成  
 觀瞻之美亦所謂率其性而導之云爾董是役者主簿  
 劉福相之者巡檢譚章天順間建樞星門齋舍樂育堂  
 夙夜勤勞皆宜書也  
 督學僉事李齡記  
 記云壬午之冬予奉命提學至萬安  
 萬安處吉之上流儒學在縣治東北山川清淑之氣鍾  
 而為人往往魁奇俊偉出而以功名事業鳴於世者代

不乏人焉前是文廟規模隘陋而殿堂齋舍亦各傾圮  
適巡撫韓公雍謁廟顧瞻嘆嗟思欲新之時有義民曾  
時望者獨出已貲首營大成殿三間又建明倫堂三間  
於其後輪奐之美足稱其殿而副使余君復僉事宋君  
儒應君欽行邑乃命有司權其餘積令驛丞盧華專董  
其功復建樞星儀門兩齋而梓潼一廟華獨捐俸修理  
繪畫神像尋委捕寇與知縣徐安縣丞吳級主簿姜衡  
秉公協謀凡平民為盜所誣者直之俾出木石磚瓦諸  
料而助以己財又構樂育一堂於講堂之後其役經始  
於天順己卯以某月落成昌等忝教是邑而諸公有功  
於學如此願祈一言以垂不朽仰惟聖人之道與造化  
同功故自漢唐以至我朝混一之君咸立廟以崇祀之  
建學以教養天下英俊而同亮一天工為政首務莫踰於  
是今諸公按臨一方而能倦倦以興學育賢為心可謂  
急先務矣雖然廟已新堂已構任師儒者聚諸生於一  
堂要必率之以正心誠意之學導之以忠信之行使夫  
濟濟青衿環几席而觀聽者莫不遵正學迪正道一旦  
出而奮庸於時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而措天下於泰山  
之安則斯道之傳得之者眾及之者廣而其樂為何如  
哉若夫舍正道以為教曲正學以徽名則不惟有孤詣  
公興學之盛意而實有負朝廷作養之厚恩矣  
成化二十年布政司參政秦民

悅修大成殿副使陳煒修東西二廡僉事徐懷義民曾

時望建戟門教諭王汝南記宏治六年知縣郭英修廟

學樂育堂十年縣丞濮奎修殿宇及樞星門富民謝鼎

修儒學門正德間燬於寇鼎子慶復修嘉靖四年知縣

虞守愚修羅欽順記

記畧云萬安在吉之上游稱望邑其俗尊禮教尚儒雅詩書之誦習

科第之奮興歲以益盛其長才偉器出為時用以文章  
政事聞天下者蓋往往有之固本其山川之靈而漸磨  
成就未有不由於學校者也儒學在縣治東北洪武七  
年因遺址創建景泰間撤其舊而一新之迄今歲久亦  
漸敝矣義烏虞侯守愚以癸未進士治優嘉魚更令茲  
邑初至謁廟周覽學宮謂夫今不修將來工費必倍遂  
慨然以為己責將隨事區畫邑富民彭南齡聞之躍然  
即輸白金二百以助侯大悅白於提學監司郡守皆  
報之議乃卜日興事擇義官朱廷望周軫督工殿堂齋  
廡門庭廡舍泮池射圃鄉賢之祠題名之閣以及於周  
垣通路治之皆徧凡十閱月而落成實歲丙戌之季秋  
也教諭毛君鵠等相與請余文以紀成績洪惟我太祖

高皇帝受命之初即以建學育才為第一義蓋將俾百  
千萬世永有賴焉與造化相為無窮者也學校之教大  
抵先經而後史祖孔孟而宗程朱至於諸子百家則亦  
隨其力之所及而博觀焉以考其是非得失之歸而亦  
夫取舍之極務明其體以通諸用是惟聖祖建學育才  
之大旨也列聖相承所以尊崇而風厲之者無或不  
是以百六十年來士有定志庠序有正業異端邪說舉  
無所入乎其間敦厚者德以之崇通明者才以之廣公  
卿百執事之選佐理成化之功亦既屢得其人而顯收  
其效矣然士之進用必由於科目本末輕重之分有所  
未察則其所汲汲焉者鮮不在於記誦詞章體之弗明  
弗暇計也豈不汲汲焉者鮮不在於記誦詞章體之弗明  
振起之意亦善矣至考其所以為學往非所謂知者過  
注心元妙巧立宗旨而妄議先儒又豈非所謂知者過  
斷乎不可尚已其於佛老二氏皆有以深究其微陷之  
失而顯摘其似是之非自非見道分明何以及其舍程  
朱之說而欲求至於孔孟惑矣嗚呼世道之隆污鮮不  
由於學術而吾人之所謂學其不及者如彼過之者又  
如此有志之士不可不明辨而熟講之乎虞侯之令萬安  
通敏慈祥政教兼舉方與論訓諸君日勵諸生俾從事  
於正學期於知類通達強立不返有以踵賢躅而應時

需此其意良厚非徒興修之續為可紀也諸君子尙思  
國家之所以教益自茲懋以無負賢大夫之所期待者  
哉  
二十五年前知縣虞守愚來撫江西發金檄縣大新

廟學厥後知縣劉繼文再修

國朝康熙三年知縣胡樞修大成殿建兩廡二十六年

知縣黃圖昌增置大成殿神龕作倡修引引畧云風俗

之也人心之正教化倡之也明教化以正人心正人心  
以厚風俗此其責不在下而在上昔之聖王慮天下之  
秀頑雜處無以作其氣而興其行也於是散天下之農  
於畝畝而聚天下之士於膠庠上自國都下逮郡邑莫  
不有學陳之以德義陶之以禮樂嚴之以黜陟夫亦可  
以已矣又懼百家異同羣言淆亂學者罔知折衷也若  
曰吾欲齊其心志端其趨嚮必使之兢兢焉羣奉一聖  
人以爲師然後可然則學校之設宮牆之麗笙磬俎豆  
之陳豈必爲聖人大觀瞻哉亦欲學聖人者藉是以作  
其翻然勃然之氣馬爾余謁選得五雲私心自喜曰五  
雲爲吉州名區理學文章代有作者今而後庶得與五  
雲之賢士大夫倡明絕學以崇聖教乎甫下車謁文廟

塵封蘇滿內而廊廡外而垣墉存者半而圯者半問司  
鐸曰貧莫措也問諸紳士曰荒涼久也嗟乎聖教之不  
崇一至是哉四顧踟躇慨然太息者久之因簿書多艱  
未遑修葺然而學校者教化之所自起風俗之所由勵  
也將聽其棟撓桷折而計畫無復之乎今夫平居相徵  
逐里巷相慰勞見有室室蕭然風雨弗蔽者不待急聲  
疾呼猶將扶持而曲量之冀斯人之得所而後已况於  
遊聖人之門沐聖人之澤而坐視賢序之飄搖也其必  
有怒馬之心傷者矣且吾見今之學士大夫而或馬汨沒  
於佛老之說溺情於施報之間禮浮屠峻嶮若費金錢  
以億萬計學校荒蕪會不之問何重於彼而輕於此也  
其於過廟生敬之義得無有悖焉者乎今余為五雲人  
士倡薦紳先生暨爾譽二十八年知縣黃圖昌增修廟  
學重建啟聖祠雍正十二年知縣施陞錦倡葺兩廡大  
成門乾隆九年知縣江伍圖興修大成殿崇聖祠易柱  
以石補葺兩廡明倫堂文昌宮魁星閣及兩學齋舍十  
五年水圯學宮泮池牆垣十六年教諭鄧培蔣倡修三

萬安學校

十二年知縣胡萬年倡修學廟移建戟門泮池重葺廟

門東西二坊教諭趙鳴岐記

魏煥為郡邑賢官所僅有而泮池又適值創修之時計

木石工費前後共二千金有奇自丁亥八月創始闕四

載庚寅告成諸生屬余為文以記按五雲學宮初建城

內泮街旋移東華觀地至宋邑令趙師道始遷雲岡即

今學也前志所載學基東至蕭直清糴址南至泮池北

至雲岡下岡之上為射圃其東西橫闊三十丈南北直

深五十丈抵太平寺巷由來歷明規模特備國朝遞

經修葺而大成門以外多因陋就簡又泮池湫隘不稱

體制形家每言假濠池為泮水形象最吉邑人士雖議

改易而未果前縣令胡公萬年及教諭萬君廷芳銳意

移建邑廩生王悉溫儀蕭聲清鄒鎮坤等三十人並皆

協力同心於是邑眾樂於急公於乾隆三十二年經始

稍擴清前築照牆環砌方園東西各跨水造橋以通行  
人而收蓄白雲山源流之水於內名曰外泮池維時浚  
深濠池於塘底中得砌石鱗次環如半月形乃悟前志  
所載南至泮池即此濠池其照牆橫長十一丈有奇厚  
三尺牆脚倍之深九尺俱用灘石填底出水面始用白

石壘砌至平地又加石砌高五尺闊三尺通高二丈一尺兩橋各長五丈闊一丈六尺脚深如照牆純用石橋上俱豎石柱欄杆蓋地勢汙下每患洪水衝擊不得不慎重以勸堅固余嘗謂學宮之興廢與人文之顯晦相倚前明萬安豐功偉業學問文章為江右望邑後漸就衰頽而士氣鮮振拔今學廟幸復舊觀將必有其人應運而興吾願得躬逢其盛焉嘉慶三年縣人楓林王姓送書以答諸生并以相勗云

雁塔王姓同修崇聖祠五年合縣修大成殿明倫堂及各祠廡樂育經義兩齋儒學門左右廂房十七年水塌屏牆道德二門紅牆外泮左右石欄儒學門左廂房合縣重修并葺崇聖祠道光十四年朱飛鵬廖璇重修成豐七年燬於兵同治九年合縣重修

崇聖祠在大成殿後

名宦祠在大成門左祀宋許澹以後諸人

鄉賢祠在大成門右祀唐羅森以後諸人以上二祠康熙三年知縣胡樞修

忠義孝弟祠在節孝祠前祀宋曾仔以後諸人

節孝祠在明倫堂左祀張某妻吳氏以後諸婦女以上二

祠乾隆三十六年知縣顧鑑倡修四十四年縣人朱昌

灌補修

教諭署在崇聖祠左訓導署在崇聖祠右

學額

歲試文生額取十二人武生額取十二人科試文生額

取十二人廩膳生增廣生各二十人同治四年十年因

捐助軍餉陸續題准加永遠額歲科文童各十名歲試

武額同

學租

明嘉靖間知縣劉繼文及知縣譚希思置田租四十石

瞻學舊志云瞻學田租四十五石今存二十七石三斗有奇

山租銀七兩六錢有奇儒學每年檢葺用又山租銀二

十六兩八錢有奇每年徵存縣庫遇修理學宮儒學牒

詳動用

永新縣學校

永新縣學宋慶歷初始建於縣治東二十步建炎初兵燹

紹興八年縣令趙不愆修十四年縣令牛宏廣其制縣

人尹躬爲簿佐成之躬記記云永新古縣也唐制郡縣有學學有孔子廟永新之學

萬安學校

四四

蓋始此我朝慶歷間詔縣士滿百人得立學及廟厥後

教養之制有加崇寧間徽宗頽舍法於天下作新人才

建炎初學宮圯廢士鼓篋莫適紹興八年趙公不愆爲

幸於是議建學宮未幾殿堂齋廡廚庫門屏悉具塑先

聖先師十哲像繪七十二子之徒俎豆布列復見太平

儀禮及牛公宏代至覽學西偏尉司門偪東廡二齋未

足容眾欲改作而未逮今上紹興十四年議復天下舍

法縣皆葺學養士會提刑夏公文提舉學事躬永新人

也備員未屬請以學之東圃易尉門增置二齋夏公忻

然可之聞於朝命縣按圖鳩工四齋相望既廣且正中

外煥然一新而趙公之績牛公之志於是獲成焉牛公

命躬爲記夫大江之西山高水深吉爲之最義山綿延

百里川流萬折異材世出史不絕書若姚元之牛思黯

劉冲之後先相踵爲相下此治無論已然冲之世永新

人按史元之則陝右人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後安定鷄

觚人二公固寓跡於邑者也今縣東有古墓世傳元之

母葬焉北有聰明臺元之築舍其上覽山川勝槩以傳

通羣籍思黯之祖自交廣罷官還至郴衡間爲士寇所

掠思黯方幼與母獲免避入邑西鄉逮長與母舍元之

吉安府志

卷十八

學校志

四四

書門下平章事世之相去四百餘年而三相繼盛非邑山川之為助數牛公即思黯之裔其家譜亦載之古者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德六行六藝皆教之所有事也然必以聖人為教學之極所謂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又豈特區區名利計哉士能體此而期至於聖人則繼三相而為社稷之臣亦其餘事此自然之明效也

淳熙十五年縣令柴必勝闢地建講堂及四齋別建興

文閣於堂右為射圃於閣東北隅

元初陞為州學後至元五年知州完顏瑋倡修馮翼翁

記記畧云學校之設所以明人倫也視科目之興廢為固當明則學校之廢固當修也使不鄉舉里選人倫之道日方興之日或留心於科目暫廢之後以此扶世教明人倫人心所嚮移固在一舉措間耳永新自混一以來衣冠之胄禮樂之習懷仁義而樂忠信以視後來科興之際人心習俗何如也然黨有庠家有塾有往學無來教今茲科暨廢人心習俗以視前科興之際又何如矣物窮則變時往必復不有障其波流風靡之漸而進之衣冠禮樂之舊者乎則臨民職教之官皆得其賢斯有

相之道也今公之賢適與教官陳質同時其留心學校不以科暨廢為作輟所以明人倫而為人心世教慮甚深矣使予言有驗則後來繼今之賢皆能以新俗美化為務義山禾水衣冠禮樂之復其舊與他日科目得人

六年歲在庚辰正月之吉 至正六年知州趙大訥重

建廟堂學正喻立記 記云永新去廬陵西南二百里山

昔者鉅公名卿班班相望自唐姚牛至宋劉楚公皆位至宰相事業在國史聖朝賓興科有其人然今之言永新輒曰難治噫豈誠時俗然哉上無德化下不知教無怪其若是也至正六年東陽趙侯大訥來牧是州不鄙夷其民爬紛別蠹期月之間治效顯著時即學宮顧瞻廟宇傾者扶之徹者易之齋舍廊廡及詔旨亭魁輔堂先賢之祠嚴整深廓次第完美訓導江澄捐已貲倡州士左克言暨先賢之子若孫咸樂助焉江君董之與同知橐侯舉行鄉飲酒禮勸駕多士亦命江君董之是校做出為人上者每易視焉教化之所以不行民俗之禮師徒劬勵是之由歟侯未至也諸生倚席不講侯延學當無愧於前時今詞訟日息強梗日變嗚呼其亦有

由哉侯今告老歸其鄉士民戀慕相與樹石紀侯政績屬筆於立因併列修學人名氏下方庶有所勸

明洪武元年知州田盛謀於守禦千戶俞茂大修廟學

提舉李祁記記畧云三代之學與軍旅之事未嘗不相

執有罪必釋奠於學以訖其功及蓋學校乃人才所自出

受成於是欲資其才以成其功亦莫不皆然魯僖公之

天子之學然也而諸侯之學亦莫不皆然魯僖公之

頌官也詩人頌之其言曰既作頌宮淮夷攸服矯矯虎

無敬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一

詩之中反覆咏嘆率皆形容當時軍容武功之盛吾夫

子以魯司寇攝行相事來魯師及齊將戰樊遲請笑

問三都之墮仲由實任其事魯師及齊將戰樊遲請笑

刻踰溝齊師卒遁而冉有以用矛入軍則當時之為師

弟子者其能不可見矣自三代之制廢而文武之教遂

分千數百年之問習是為常而莫有能推明其故者是

可嘆也已永新文學之士由前代及今於江西為盛學

校廢弛自兵興以來則然今新安俞公領符來鎮是邦

首葺興文閣明年有事禮殿嚴飾像設及從事諸賢闢

兩廡移置戟門使殿庭廓然有容櫺星門則改創於泮

池之外繚以官牆既成請記嗟乎學校之不預乎軍旅

也久矣今俞公之為是役不以守職為拘侵官為嫌舉

積年學校之敝而新之且朔奠謁進升講堂討論古今

肄習禮樂非惟使韋布諸生得以從容涵泳於教育之

中而介冑之士亦得以踴躍歆慕於觀感之下將見學

校之政與軍旅為一異時人才之由是出者文足以經

國理民武足以折衝禦侮則三代之制可以漸復二年

其權輿固不在是歟元年歲在丁未十二月一日二年

復為縣學永樂間知縣沈瑜重修宣德二年署知州柯

暹勸縣人蕭可道捐建大成殿大成門兩廡自為記景

泰五年巡撫韓雍按縣勸蕭可道子夔復建明倫堂遷

譚烈婦祠於學西南縣僉事劉儵記記畧云上嗣位之

治隆俗美後世罕儷秦挾山西雄強畢六王欲帝萬世  
 劉氏一呼關門不守鹿失眾逐餘詩書廢而教學不立  
 也漢孝武世祖皆孜孜儒術表崇學校延於靈獻運去  
 世遷天下尚知尊漢雖有強檄不敢即去臣位僞二君  
 務學以啟之也永新舊有學始備於宋慶歷間僞嘗閱  
 考圖志謂廬陵八邑惟永新學而後文藝宋季紛亂丞  
 講肄者一時來聚其學先德行而後文藝宋季紛亂丞  
 相文信公起兵勤王以此出永新書約彭震龍為應震  
 龍結諸豪傑一時並起據城誓守元兵所過各城乞降  
 不暇獨承新執義不屈於人心久且專也我朝學校遍天  
 降者是皆教學之結於漸人染習成善良茲得賢都  
 下風俗軼三代矧永新承家於下學官一新來學之士得  
 憲作新於上良有司仰承於下學官一新來學之士得  
 以羣居族處學古人之學踐於古人之跡居官臨政者於  
 無事之時談道德而服仁義以淑人心設遭事變尤當  
 仗大節而振綱常求無忝所生無愧於前人斯不負聖  
 朝建學之意我成化三年知縣李愷建櫺星門及學號  
 公崇獎之美矣  
 舍四年分巡陳騏行部至委官重新大成殿兩廡戟門  
 大理卿夏時正奉勅巡視檄同知黃景隆助成大學士

商輅記詳縣志九年副使陳煒至命修兩齋及教諭廨

十三年知縣馬崑勸張寧修興文閣臨江知府沈棨記

記云永新縣儒學與文閣成余友永新令馬君克昌方  
 欣其工之儻也乃是時監察御史員缺克昌擢焉檄至  
 趣行過予治以閣記屬予曰發公帑幾何曰未也  
 民力幾何曰未也然則何以始儒學師有以是閣久圯請復  
 希選効獨力以爲之也始儒學師有以是閣久圯請復  
 建者其曰昔魯莊公春新廡春秋特書以譏其不時  
 今歲浸奈何寧父子聞之欣然來任茲役度其費輸二  
 百緡有奇此材鳩工堂構棟宇塗墍甍壁而興文之閣  
 完且美矣閣在明倫堂後凡若干楹以上以貯聖人之經  
 下則師生飲膳之所又割田若干畝以爲歲葺計此閣  
 之所成也予聞克昌言而重有感焉今夫世之治人  
 者恒曰我讀古聖賢書師法焉頭會箕歛而後民之膏  
 然自信也及與一役後焉焉頭會箕歛而後民之膏  
 血者比也而治於人者彊乘弱富齧貧知聚而不  
 知散知私己而不知公家是始其痼疾也上既無以作  
 夫民願欲民之服勤乎亦抑難矣吾乃知克昌之能動  
 民寧父子之樂應乎上亦必有其道哉大學曰未有斯  
 好仁而下不好義未有上好義其事不終是克昌之能動

學於斯而來京 正德五年縣丞朱相白參政周津以贖

於斯者勸矣 金令縣人史玘董修文廟并兩廡嘉靖二十八年知縣

徐衍祚勸張寧孫萬濬修興文閣鄒守益記 興文閣在

儒學明倫堂之後成化間邑令馬侯克昌屬義民張寧

創構割田為歲葺計嘉靖甲午邑之薦紳甘子公亮李

子儼率諸生舉惜陰大會而徐侯丙主之相與切偲於

閣中煥然壯也歲久滋敝已而義民之孫萬濬偕其

姪曰朴曰應堯克紹祖志而任之規制宏麗視昔費倍

焉以辛亥夏告成於侯侯請於中丞張公柱史曹公以

獎厥義而趙子暨其寮章子文瀾鄺子驥謁言以紀成

績且曰文之敝久矣請以尊經易之東廓子守益曰無

以易也諸師諸生其粵稽文王之文乎穆穆敬止亦臨

亦保演美里樂辟雍顯西土以光四方洙泗源流錯綜

不齊有以約禮對則曰博文有以力行對則曰學文而

上律下襲錯行代明是詞藻註述是飭是崇而孝弟謹

傳往往并交學而眩之詞藻註述是飭是崇而孝弟謹

信判不相關况望洗心齋戒以神明其德乎好古之士

慨然厭文之敝而欲易之孰若會人文之大成使庶民

興而邪慝息耶帝降之衷精明純粹無有歆羨無有畔

援蒸民與文王所同也善學者以兢業葆厥貞全而生

之全而歸之無所待而興以順帝則是謂豪傑不善學

者以逸豫滅厥德舉之弗勝行之弗至而諉曰上無以

倡也是謂凡民之與豪傑非昏明強弱殊也其有志

無志之辨而已矣世固不著察其蔽也實而支有探

也華而蕩有篤志力行而不著察其蔽也實而支有探

性命測元妙自以為極深研幾矣而脫畧細行批駁聖

言其蔽也高而虛雖清濁殊科其未免歆羨畔援均也

諸師諸生其敬念之哉誕登於岸蕩蕩平平陳蔡之厄

亦羨里也吝壇之樂亦辟雍也將居上居下處順處逆

無攸往不利而况一科第之多寡一爵位之隆卑又烏

可以滄吾經天緯地中耶永新為吾吉名邦節義功烈

先哲炳炳邇來從事良師知教訓者舊俊髦環橋門而聽

者勃勃焉茲復得良師貞教以萃渙振頽而迪顯民

相訓節祇承德化繼自今詠歌泮宮駿奔交廟升堂以

陟閣高明廣下庶幾無負爾良師帥之望 三十二年

文廟災縣人尹臺議徙縣治西南與知縣朱賢馮符先

後倡捐修建尹臺羅洪先各有記 尹記云三代之盛自

以學為本務故學校之建... 永新學校... 備矣其時吳楚之邦介在要綏... 況壤接乎江嶺之僻者學校之政... 其民之安於簡陋不可程者宜... 地生人風習久而漸開今吳楚... 卽詩所稱王國多士未能或之... 漬之效豈先人力也哉吾永新... 歷間前此蓋未聞有興舉之者... 居之以成業其建樹胡可無慎... 南諸水之會風氣悶鬱士業於... 遠地易水渠壅廢形家每以為... 癸丑之春廟忽燬不可無議改... 公遵閭而重念之檄縣俾計其... 志以臺嘗相邑西南隅舊為監... 支委伏山川儲靈人文宜茂報... 材棟策至集不數月而文廟成... 春祗先聖於新宮其秋二士並... 一人厥兆示昌士類胥悅已而... 入工弗迄竣巡按御史徐公紳... 符俾鳩度迺成馮侯受令降觀... 向轍其址加崇二尺有羨堂視...

左右廡序以嚴以翼已而靈星... 宦鄉賢之祠靡不煥然飭新齋... 穹豁咸登其制官師獻奠陟降... 承檄綽後甲寅秋繼成廼事則... 觀矣役始大備益巡按二公倡... 構時迺大備益巡按二公倡作... 始勤終於下賢績其庸可忘於... 將推前作者之休美而自遜以... 功以時究非知政之先重者不... 邑雖三代以前載籍未有所稱... 其民之朴茂秀穎可振古賢士... 一顯用於先主之世豈非學校... 夫三代建學欲專成士之材德... 道達諸家國天下無弗理焉耳... 莫先於禮樂人倫明而百姓親... 王教化之醇倫紹極也我聖祖... 義皇上帝之倫紹極也我聖祖... 成蹟三代之道化何其盛歟惟... 之教然後不負上之所作成其... 氏矢函之喻不既深切痛至矣... 吏暨邑長令所夕矻矻不少懈... 矣乃士自居其身不知所慎擇... 學校志

良廓之於人倫禮樂之大以成其材而自進乎治已治  
 人之道是擇術之善皆非由外得者自今吾邑士講道  
 論業歌遊出入於此學必俛焉孳孳慎求而弗止怠則  
 出而履眾職之任列百官之中願然不失其材之成庶  
 幾家國天下之理可賴其輔翼不置斯固二三君子改  
 學興教之盛心抑士所以自成一學不愧其治已治人  
 之道者也嘉靖甲寅秋月羅記云古之為士非獨有  
 師承足以相觀而善也亦上之勉也蓋籩簋劍韞以習  
 備制弗敢苟焉其勢不得不自勉也蓋籩簋劍韞以習  
 其禮者必有升降奠獻之位琴瑟勺象以和其樂者必  
 有舞蹈搏拊之次工詩書之文則誦說諷詠之有其羣  
 操射御之器則馳驟縱送之有目不雜而心又絕商賈以別  
 其類環辟泮以異其宮使耳目不雜而心又絕商賈以別  
 其類環辟泮以異其宮使耳目不雜而心又絕商賈以別  
 夾輔之力於學者靡有不至所以使其入而孝弟恤睦  
 行於家出而仁義聖知用於國無弗宜也然則古之多  
 士與士之貴於世者豈偶然哉政教廢有司視學校為  
 不急其能畢心力者蓋鮮往予道永新望學宮在邑之  
 左做壞不稱因訪今吏部侍郎尹公臺舉以詰之則曰  
 地宜失利兼之市井囂雜欲宅徙而未得吉也未幾文  
 廟告災始議改卜尹公躬為相宅徙而未得吉也未幾文  
 廟告災始議改卜尹公躬為相宅徙而未得吉也未幾文  
 廟告災始議改卜尹公躬為相宅徙而未得吉也未幾文

遵分巡僉事馮公舉謨於是士民爭捐其金若干二公  
 下議助以公殿肇基於甲寅七月明年乙卯文廟成遂  
 作明倫堂已而吳公受代朱亦赴召丁巳御史徐公紳  
 至屬今知縣馮侯符竟其工督率則主簿陳璞戊午七  
 月遂告成八月上丁馮侯率教官包一夔項子勳沈  
 子汝文暨諸生釋奠於廟庭階廉辨駿奔有儀尊簋牲  
 帛區列以式退而登堂鐘鼓聞作考業說書矜珮願若  
 如遊三代之澤官祠馨宗而聽雅樂也徐公聞而樂之  
 既請尹公記其役并載勞者之姓氏而諸生曠效忠李  
 子惠復以馮侯之命來乞言竊以古者道化不可遽復  
 而其激勸鼓舞之機未始不存今羣公之於學也懼耳  
 目穢雜而徙之既合於古者擇地備制之意而馮侯  
 繼事不憚更置之勤亦曰使居者安其序而久其業將  
 行於家用於國者其勤亦曰使居者安其序而久其業將  
 之畢其心力者若此居者其亦思乎歲時之間奠謁  
 飲射必於斯詠歌遊息必於斯亦思乎歲時之間奠謁  
 亦省曰吾之俯仰進退以爲禮也果可交神明而事長  
 老抑亦有慢易玩忽之心否與吾之淡洽倡和以爲樂  
 也果能養性情而滌滓穢抑亦有怠肆宴溺之氣否與  
 吾之請益問難以從事於業文也即稱引古誼商榷時  
 難幸不甚謬將處於鄉居於位者果能不負所學抑亦  
 有富貴利達之懷否歟有是穢雜而弗之徙其如羣公

何雖然今之從事業文者未有能雜耳目嗜好以為之蓋不待持久而冀速化則尤不可以無專亦其勢然也古者環辟泮以為之官得使學者思不出位以養其心知而達其志意耳目雜好莫能得而撓焉所謂禮樂示之者蓋其師承之道也今業文者藝而已雖然古之誦說詠歌納言而颺之其去業文也宜無甚異而其成材乃有古今之別其故何居將所謂師承之道非耶夫業貴專道貴自得無變今之業而有得於道入而宗族孝弟可稱出而朝廷仁義可法是即古之成材國家賴以廣道化也羣公之望已乎惟有志者共圖之嘉靖戊午冬萬歷四年知縣龔錫爵出贖鍰建興文閣於明倫堂後尹臺記詳縣志二十四年知縣余懋衡徙建廟學於治東四十七年知縣沈維堡更明倫堂於廟後天啟三年知縣王維受建坊表於學門崇禎七年知縣管正傳濬泮池上架秀水橋建祀雲閣以補良方之缺明季圯國朝順治十五年知縣王登錄修學宮賀鳳生記記畧云永

新地僻而遠界連吳楚之衝乙酉以後署其地者歲而數遷相率為因循苟且之計屹屹類官幾化為荒草斷碣雖文廟幸存然亦蕩搖將就圯矣癸巳春古趙王侯登錄以丙戌進士來蒞茲土未浹月大兵即壓境侯經營慘澹以靜制動以簡御煩一切興除之事不急急於旦夕而務與民為休息故繕城堡葺公廨建倉厥以次落成侯始進學博曹傅二君而言曰文廟之修其在今日乎試與邑紳士共謀之庀材鳩工始戊戌冬迄明年六月告竣重丹疊翠視昔如麗於是曹傅二君偕邑紳士以余不佞與侯有一日知備書其事介余言為記而始善當時名卿碩輔以文章經濟焜耀史冊者志云備矣若劉友益賀善顏山農賀中男金光弼賀鳴祥之數君子者雖生不同時然其品行著述皆彬彬大雅之遺豈非聖教之涵濡仁義之所漸被不以地之僻遠而少遜也哉余既副諸君之請而樂有是言又懼來者之不獲如侯也

康熙二十一年知縣王運禎捐俸重葺自遂鑄諸石

為記記畧云永新地連荆楚荏苒竊據學宮鞠為茂草家作樹人之計必先取聖哲之式靈學士之仰止者縹緲安侑俾耳目未新者藉以鼓舞之意氣不張者從而

振興之但四境初平物力告匱問之公帑不能索之民  
篋不可用捐俸賞鳩工庀材棟榱維舊而椽題新馬地  
勢是宜而坊級固焉門楹祠祀整理而丹雘之配享從  
祭分晰而位置之罔侈前規毋書後觀後之君子倘聞  
風而踵美馬庶 二十五年知縣趙作霖重修自為記  
幾其常新矣 志 三十六年知縣夏之時增置齋舍五十三年知縣張

景齡捐倡重修廟學增高大成殿址自為記 詳縣志 乾隆

二十八年知縣唐廷樞修自為記 記畧云新邑素號西

南琴水芟川襟帶左右由宋迄明巍科顯宦史乘不絕  
書謂非數百年涵濡於學校中者深乎考學宮原坐東  
關前明嘉靖中葉曾移西南不數紀乃徙故址然規局  
卑隘位置失宜無以妥聖即無以育才余自下車以來  
倦倦焉欲覽而新之歲癸未闔邑紳士呈請改建適合  
余願於是申詳各憲節府試路費作學資不足則費毋  
於四鄉而勸輸焉於是移其基址廓其規模數月間雕  
甍插漢畫戟連雲工雖未竣已駸駸乎大有可觀矣詎  
余因他故挂吏議解組去仍需次都門而首事郵書至  
以工成問記於予予既喜愜予素願也又幸士生川水

秀靈 地讀往代賢哲之書相漸以道誼相蒸 道光五

年縣人高謙吉修十七年縣人劉暄珠等重修咸豐五

年燬於兵九年縣人李夢堯等復修同治二年知縣黃

汝梅改建尊經閣於學宮門左

崇聖祠在大成殿後

名宦祠在學宮門左祀南唐陳省躬以後諸人 國朝康熙

鄉賢祠在學宮門右祀南唐蕭儼以後諸人 國朝康熙

初訓導何屬乾改學署重建縣人賀貽孫記 記云學官

祠將以勸賢也雖然將使賢者相勸歟抑賢者勸之  
歟必賢賢者有以勸之而後賢者相勸也吾郡文忠烈  
兒時入學官見所祀鄉賢歐陽文忠胡忠簡二主奮曰  
它日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其後卒如其言夫學官一俎  
豆而能使入奮欲為歐陽公為胡公是前之賢者有以  
勸百世以下之賢也天下之為鄉賢先生者眾矣夫孰

不欲俎豆於古賢人之間然身不如歐陽公胡公則懼  
 百世後有文公者出焉升堂而愧曾不足當其軒輊  
 則必勸躬砥行以求無愧也但使各相勸則賢者與賢  
 者有以勸天下矣是故途之人不必皆賢而其可為賢  
 者惟其可為賢故鄉賢之稱必致謹焉貴道德而賤聲  
 勢然後有以相勸所謂勸者非勸夫為歐陽公胡公者  
 乃以勸夫不為歐陽公胡公者亦無媿於文公使天下  
 為文公相勸為歐陽公胡公而無媿於文公雖不必祀  
 皆勸為歐陽公胡公而無媿於文公雖不必祀而其可  
 祀者固在猶之傳無非直者雖不盡傳而其可傳者固  
 木則後之賢者勸之而後賢者相勸也今日學宮所祀  
 故曰必賢賢者勸之而後賢者相勸也今日學宮所祀  
 果皆歐陽公耶胡公耶文公耶將何以勸之也所幸  
 江何君來訓永新憫兵火之後賢祠傾圮乃捐其官署  
 以棲神主而聲伊唔於尊經閣又手輯鄉賢事蹟以見  
 吾邑所祀無非賢者後附補遺一帙以見吾邑多賢不  
 能盡祀而且勤學好問飭躬砥行身為勸之噫使勸賢  
 盡如君吾知後賢之相勸終未有已也是為之記

忠義孝弟祠原名忠孝義烈祠在學宮東南祀唐賀泰以

下十三人明萬歷六年知縣龔錫爵建自為記

見縣志

國朝改名忠義孝弟祠徙建學宮左共祀三十人

節孝祠原名貞節祠在譚烈婦祠左祀南唐節婦段母吳

媛以下八人明萬歷六年龔錫爵建自為記

見縣志

國

朝改名節孝祠徙建學宮右凡被旌節烈婦女皆增祀

教諭署在崇聖祠左訓導署在崇聖祠右

學額

原額入學文生員十五名武生十名廩膳增廣各二十

缺乾隆八年分文生員額三名武生額二名廩膳增廣

各三缺隸蓮花廳學同治三年八年因捐助軍餉陸續

題准加永遠額歲科文章各九名歲試武額同

學田

萬歷四年知縣龔錫爵捐置學田百七十石有奇縣人

劉朝噩記

記畧云吾邑學舊無田有田創自今石巖龔

六德六行六藝六德六行六藝六德六行六藝六德六行六藝

諸博士鄉大夫慨然於古今之際以其實亦甚勤矣間與

既有所拘弗能周士之遺於所養蓋多矣夫士誦法孔

孟固不期上之養而後思奮勉於學獨所謂資富能訓

上之責果安在哉是吾所不敢朝夕懈者於是斥金售

田百七十石有奇身之學惟士之賢以見於貧而隳其

舉者甚眾非必所食之艱其婚喪俯仰固累之過半今

入之多寡以施之其施之無以周之無以養者則量其田

之師帥是邦者必有慕義以興所計非一人可為者吾

特為之倡焉爾凡司是田者無以食先事無以利先義

則厥成克永濟嗚呼觀公之所措畫其愛推於士也厚

其教而養之豈獨在田云爾哉抑有勸之道焉則咸豐

十一年縣人蕭夢樑捐田租計糧一石五斗

永寧縣學校

永寧縣學在縣治西明洪武五年知縣蕭文斌創建後知

縣趙裕建兩廡十五年主簿朱厚增修宏治三年知縣

馬鉦大新之王臣記正德嘉靖間知縣陶膺陸時雍熊

欽張節唐宗陶謝元光相繼修葺

年矣乃嘉靖癸巳能侯特請於上撤其故而新之而大

備其費則科於公帑得贏金若干以不足復捐俸倡民

又得金若干肇工於癸巳之八月越明年四月十九就

緒也歸然改觀而寧之校至是始可與吉之諸邑稱先

是甲午春予與東廓鄒子暨九邑諸友會講於郡之青

原山侯嘗肅庠生謝某周某尹某徵記於山中予未有

乃復戒三西臘月新令至承厥烈亦惟於學政是謀

朝以舉業造士崇理學也絕學大助於宋故談理之文

學校志

世嘗慮夫有一於此者之未易得也蓋四子之文四子  
 之學也是豈可以摹擬藻飾為哉是故持格剛方如伊  
 川守理嚴密如橫渠學者苦其大而難之或然矣乃無  
 欲主靜之教大公順應之學皆原人心本體之易簡日  
 可見之行也日可見之行而文生焉是謂天下之至文  
 如易通定性書佐佑以經卒為百代殊絕之見光天下  
 以為不足為而日沾沾焉猶格舜度以取必於有命之得  
 為其不足為而日沾沾焉猶格舜度以取必於有命之得  
 之所望也侯熊姓欽名桂之臨桂人新令覃潯陽人也  
 名照邑博南海林滋江浦吳麟董萬歷七年知縣倫天  
 秩改建縣治左史翊記時秀接義禾而川源濼迺又與  
 禾川琴亭諸水環合匯注土產茲鄉樸茂俊穎談詩書  
 敦尚實行神吉郡諸邑瀆龐始未漸焉舊有學在縣治  
 之西地勢淺隘陰陽向背火宜議者以為非昌熾之徵  
 謀欲遷而未遂適順德倫侯來合茲邑政先大體以興  
 學育才為首務朔望禮先師進諸生講誦已而校藝品  
 儲英之地有未宜乎乃環視邑之境內相其地勢平曠  
 山川秀結風氣攸萃得縣治之東舊廨一所躍然喜曰

是足以受聖靈而儲育髦士矣請諸代巡邵公守巡胡  
 公唐公太守楊公咸允所議乃捐其俸以倡之而邑之  
 崇義者亦樂為助經始於萬歷己卯之冬越明年庚辰  
 秋工告竣凡廟之為殿為廡為門學之為堂為齋為號  
 舍翼然改觀敬一有亭聚奎有樓名宦鄉賢有祠凡位  
 置名物有關於學者罔有不飭視其基則隘者拓而宏  
 視其位則卑者尊而崇視其材則腐者易而固規制軒  
 豁偉麗出塵囂而挹清曠人之襟懷瞻視不自知其暢  
 且適也樂其成者入而問之侯曰非吾之能吾民之  
 好義所致出而問之民曰吾侯為之而吾不知也即  
 舉而質諸士曰民之言然於學博陳君命索記於予予  
 懋典謂侯嘉惠之功不磨時學乎夫聖人之道昭然如  
 日茲舉也其寧岸不振之一機乎夫聖人之道昭然如  
 日之中天士羣處於學宮而以六經之道迪而訓之欲  
 其明大倫崇正學識治體探化源以成士君子之行以  
 濂公卿百執事之選而人才之盛衰俗化之厚薄於茲  
 焉繫然士必有忠信之質而後可以進道必鼓舞於茲  
 而後轉移有機焉寧士渾樸未鑿真淳未漓衣冠之胄  
 於禮樂之習彬彬焉矣而倫侯又為之更置學基宏遠  
 其規模而昭曠其氣槩士於此必感激思奮爭自濯磨  
 瞻廟貌而深仰止之思觀堂與而懋優入之志藏修息  
 游日取聖賢六經之旨體而玩之精思力踐卓然以真

才自期待時而輩英騰茂則隨其所至懷仁負義不愧  
 為名卿大夫即未遇而好修自重亦思以孝悌忠信不  
 失為士君子之行茲固寧多士美質所優為而實倫侯  
 域樸作人之化可通觀厥成者信或斯文丕振之一機  
 也倫侯名天秩字惇五粵之順德人登隆慶丁卯進士  
 潔已愛民懋著廉平之譽其德惠之洽浹於民者最深  
 建學特其崇禎間縣令陸起龍訓導鍾鳴時改建於今  
 一端云

地明末兵燬

國朝順治十七年知縣閻士樟倪德機先後修復康熙

十二年知縣楊顯宗建明倫堂廿三年學官兵燬知縣

陳欲達修南昌熊一瀟記

記畧云吉州文獻名區自宋

溪屬吉僻地也我朝定鼎登進士第自鄭溪始竹林  
 甲乙相繼甚矣地之不可固也然永寧苦兵燹遭寇氛  
 蹂躪者七年巽宮傾圮壁椽垣牆僅存形跡歲庚申仲  
 春邑侯陳公欲達膺受茲土謁廟慨然進庠之士而問  
 曰向之經始者幾何人營創者幾何年士歷舉以對且  
 曰前之選形勝者白上海陸公起龍瑞金鍾學博改建

於斯翼其新秩秩其序諸無不備未幾而際改革燬

者存者僅得規模順治十七年五臺閻公士樟來治是

邦亟謀興復得倪公德基勩告厥成嗣是而明倫堂啟

聖祠則又成於今康熙十二年邑侯楊公顯宗崇閣數

伊視昔功倍甲寅迄今兵戎交訌綦莽愴心陳公授事

公願若羅公得勝皆合陳侯之心留意官牆葺補大畧

庀工月餘而兩戎使報嘗遷矣陳侯慨然於懷自去秋

迄今春於於籌畫口每庠宜復吾分也第時勢維艱欲

釀金錢則正供尚通於民間瘡痍方起欲征力役則又

重困吾赤子爰集兩學博謀捐貲重整規模煥然即戟

門櫺星泮池牆垣未詩書而目惟任以來奉行儒圖之

法俾士子得勤業於詩書而不苦差徭是則侯之造士  
 育賢敦重庠序至無已也余從子學麟司鐸鄭溪邑紳  
 士屬歷敘其由索記於予以誌陳侯之績余曰善政善  
 教陳侯兼有之綱舉而目張何必過為之辭即所述鑄  
 之碑石垂之永久殆將合前令而先  
 後一轍焉是亦不忘教澤之意云  
 雍正五年知縣崇

曉捐貲拓新之正殿前列露臺兩翼為東西廡戟門泮  
 池櫺星門東聖域門西賢關門皆倡建十年教諭黃光

且倡修學宮崇聖名宦鄉賢忠義節孝諸祠及儒學署

明倫堂堂西有虛受軒又於齋署前建文昌閣詳廟祀知縣劉德清記

詳縣志書聖經一章於明倫堂復自為記記畧云寧邑諸

竣之後致書聖經於明倫堂甬壁之上首事復求余為

記余曰聖經之書原欲使學者咸知修身齊家之要治

國平天下之本是不可以不記我孔子上承列聖之真

傳下開萬世之道統允微精之旨不外誠意正心之

學諸生縫掖其衣自無不當以聖賢之學自命然或一

日之間玩愒中來既不能明德又何望新民余忝為邑

宰竊有風勵之責敬書聖經於堂使諸生登其堂三復

之絕玩愒之漸遠淫匪之黨杜悖亂之萌定靜安慮至

於有得皆能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則身

無不修家無不齊國可治而德可明於天下矣道光十

崇聖祠在大成殿後

名宦祠在大成門左祀明蕭文斌以後十七人

鄉賢祠在大成門右祀明鄒祐以後十一人

忠義孝弟祠在崇聖祠左祀宋義士謝彥昇等

節孝祠在崇聖祠右祀明節婦李氏等

教諭署在大成殿右

學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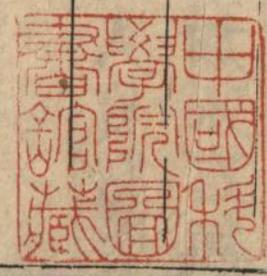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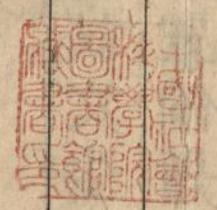
歲試額入文生八人武生八人科試文生八人廩膳增

廣生各二十人同治四年因捐助軍餉題准加永遠額

歲科文章各四名歲試武額同

學田

學田四石一斗租十石五斗內除完糧十五石實收二  
十四石坐落一保六江魚塘三口學租倉屋一所



吉安府志卷十八終

